

八洞天（清）笔炼阁著

序

《八洞天》之作也，盖亦补《五色石》之所未备也。《五色石》以补天之阙，而阙不胜阙，则补亦不胜补也。夫天之不克如人愿者何限？今试举其大者言之。苟欲其悉如人愿焉，将必使夏禹不丧父，宣尼不幼孤，皋鱼不悲风树，王哀不泣蓼莪，虞舜之亲母重生，闵损之先慈再世，汉昭侍奉钩弋，宋仁终养宸妃，如是者方称快。又必使新城之雉勿经，二子之舟竟返，思子之宫不作，黄台之瓜不稀，伯奇孝已俱得还魂，卜商邓攸不致乏嗣，如是者方称快。又必使石娘之夫婿忽归，荀令之佳人复得，买臣不被弃于糟糠之妇，小玉不见负于薄幸之郎，文姬之节幸全，淑真之配弗误，刘家之伎不夺于权贵，章台之柳不折于他人，如是者方称快。又必使左丘不失明，张藉不病目，孙子不腴脚，史迁不腐刑，种芳之歌不见怒于汉帝，斗鸡之檄不见恶于唐宗，孟浩之诗不放还，刘贲之策不下第，如是者方称快。至于箕裘堂构之间，兄弟叔侄朋友主臣之际，务令贤父勿生不肖之子，佳胤勿产败德之门，蔡仲不必居盖愆之名，石衡不必有灭亲之举，伯牛无向之兄，展禽无盗跖之弟，白公继楚而太子建之祀得延，季札受吴而公子光之衅不起，如意获全，德昭无死，快人心者当如是。又务令谷风不嗟弃予，行野不伤异旧，笃友之羊角不亡，负交之暴公被斥，任窻之儿不衣葛，叔敖之子不负薪，爱君之屈原不沉渊，存孤之杆臼不断领，卖主之长脚受极刑，易储之新恩蒙显戮，快人心者，当如是而未已也。以天之力，奚求弗获，而男定是男，女定是女，虚定是虚，实定是实，犹未见天道之神奇而莫测也。必也阴可变而为阳，阳可变而为阴，无可变而为有，有可变而为无。夫乃叹造物之灵，而识化工之幻。然如是以求天，而天几穷矣。

有疑予言者曰：“以若所云，或天之外另有一天，然后可。”

而予曰：“不然。倘谓天之外另有一天，是非复人间世之天，而别一洞天者也。而彼别一洞天者，以为不在人间世之中，而又未始出人间世之外。试思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人特囿于成见，拘于旧闻，有不及知耳。假如女娲补天之说，古未尝传，而吾今日始创言之，未有不指为荒诞不经者。推此而论，又安知别一洞天之天，非即此人间世之天也哉！况自有天以来，所不必然之事，实为自有天以来，所必当然之理。诚知其理之必当然，更何得以其事之不必然而疑之也。”予故广搜幽览，取柱史之阙于纪、野乘之阙于载者，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凡八则，而名之曰《八洞天》云。

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

目录

卷一补南陔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卷二反芦花

幻作合前妻为后妻，巧相逢继母是亲母

卷三培连理

断冥狱推添耳书生，代贺章登换眼秀士

卷四续在原

男分娩恶骗收生妇，鬼产儿幼继本家宗

卷五正交情

假掘藏变成真掘藏，攘银人代作偿银人

卷六明家训

匿新丧逆子生逆儿，惩失配贤舅择贤婿

卷七劝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义感神梦赐内官须

卷八醒败类

两决疑假儿再反真，三灭相真金亦是假

卷一补南陔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诗曰：

新燕长成各自飞，巢中旧燕望空悲。

燕悲不记为雏日，也有高飞舍母时。

这道诗，将白乐天《咏燕》古风一篇，约成四句，是劝人行孝的。常言：“养子方知父母恩。”人家养个儿子，不知费多少心力，方巴得长成。及至儿子长成，往往反把父母撇在一边。

那时父母嗔怪他不孝，却不思自己当初为子之时，也曾蒙父母爱养，正与今日我爱儿子一般。我当日在父母面上，未曾尽得孝道，又何怪儿子今日这般待我！所以，白乐天借燕子为喻，儆劝世人。然虽如此，也有心存孝念，天不佐助的，如皋鱼所言：“子欲养而亲不在。”又有那父母未亡，自己倒先死了，不唯不能养亲，反遗亲以无穷之痛，如卜子夏为哭子而丧明，岂非人伦中极可悲之事！如今待在下说一丧父重逢、亡儿复活的奇遇，与列位听。

话说宋仁宗时，河北贝州城中有一秀士，姓鲁名翔，字翱甫，娶妻石氏，夫妇同庚，十六岁女毕了姻。十七岁即生一子，取名鲁惠，字恩卿，自小聪俊，性格温良，事亲能孝。鲁翔亲自教他读书作文，他过目成诵，点头会意，年十二即游庠入泮。

鲁翔自己却连走数科不第，至儿子入泮时，他已二十九岁，那年才中了乡榜。明年幸喜联捷，在京候眩春选却选他不着，直要等到秋眩鲁翔因京寓寂寞，遂娶一妾。那女子姓咸，小字楚娘，极有姿色。又知书识字，赋性贤淑。有词为证：红白非脂非粉，短长难减难增。

等闲一笑十分春，撒下半天丰韵。停当身材可意，温柔性格消魂。更兼识字颇知文，记室校书偏称。

鲁翔甚是宠爱。到得秋选，除授广西宾州上林县知县。领了文牒，带了楚娘，一同归家。

石氏见丈夫才中进士，便娶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妾，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原来士子中了，有四件得意的事：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

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校

当下鲁翔唤楚娘拜见夫人。楚娘极其恭谨。石氏口虽不语，心下好生不然，又闻她已有了三个月身孕，更怀醋意。因问鲁翔道：“你今上任，可带家眷同行么？”鲁翔道：“彼处逼近广南，今反贼侬智高正在那里作乱。朝廷差安抚使杨畋到彼征讨，不能平定。近日方另换狄青为安抚，未知可能奏效。我今上任，不可拖带家眷，只着几个家人随去。待太平了，来接你们罢！”石氏笑道：“我不去也罢，只是你那心爱的人，若不同去，恐你放心不下。”鲁翔也笑道：“夫人休取笑，安见夫人便不是我心爱的。”又指着楚娘道：“她有孕在身，纵然路上太平，也禁不得途中劳顿。”这句话，鲁翔也只是无心之言。

哪知石氏却作有心之听，暗想道：“原来他只为护惜小妮子身孕，不舍得她路途跋涉，故连我也不肯带去，却把地方不安静来推托。”转展寻思，愈加恼恨。正是：一妻无别话，有妾便生嫌。

妻妾争光处，方知说话难。

鲁翔却不理会得夫人之意，只顾收拾起身。那上林县接官的衙役也到了。鲁翔唤两个家人跟随，一个中年的叫做吴成，一个少年的叫做沈忠，其余脚夫数人。束了行李，雇了车夫，与石氏、楚娘作别出门。公子鲁惠，直送父亲至三十里外，方才拜别。鲁翔嘱咐道：“你在家好生侍奉母亲。楚娘怀孕，叫她好生调护。每事还须你用心看顾！”鲁惠领命自回。

鲁翔在路晓行夜宿，趲程至广西地界。只见路人纷纷都说，前面贼兵猖獗，路上难走。鲁翔心中疑虑，来到一馆驿内，唤驿丞来细问。驿丞道：“目今侬智高作乱，新任安抚狄爷领兵未到。有广西钤辖使陈曙轻敌致败，贼兵乘势抢掠，前途甚是难行。上任官员如何去得！老爷不若且消停几日，等狄爷兵来，随军而进，方保无虞。”鲁翔道：“我恁限严急，哪里等得狄爷兵到！”沉

吟一回，想出一计道：“我今改换衣装，扮作客商前去，相机而行，自然没事。”当晚歇了一宿。次日早起，催促从人改装易服。只见家人吴成，把帕子包着头，在那里发颤，行走不动。原来吴成本是中年人，不比沈忠少年精壮，禁不起风霜，因此忽然患玻鲁翔见他有病，不能随行，即修书一封，并付些盘费，叫他等病体略痊，且先归家。自己却扮作客商，命从人也改了装束，起身望前而去。正是：只为前途多虎豹，致令微服混鱼龙。

不说鲁翔改装赴任，且说吴成拜别家主，领了家书，又在驿中住了一日。恐公馆内不便养病，只得挨回旧路，投一客店住下，将息病体。不想一病月余，病中听得客房内往来行人传说：“前路依家贼兵，遇着客商，杀的杀，掳的掳，凶恶异常。”

吴成闻此信，好不替主人担忧。到得病愈，方欲作归计，却有个从广南来的客人，说道：“今狄安抚杀退依智高，地方渐平。

前日被贼杀的人，狄爷都着人掩其尸海内有个赶任的知县，也被贼杀在柳州地方。狄爷替他买棺安葬，立一石碑记着哩！”

吴成惊问道：“可晓得是哪一县知县，姓什名谁？”客人道：“我前日在那石碑边过，见上面写的是姓鲁，其余却不曾细看。”

说罢，那客人自去了。吴成哭道：“这等说，我主人已被害也！”

又想：“客人既看不仔细，或者别有个鲁知县，不是我主人，也不可。我今到彼探一实信才好。奈身边盘缠有限，又因久病用去了些，连回乡的路费还恐不够，怎能前进！”寻思无计，正呆呆地坐着。

忽听得有人叫他道：“吴大叔，你如何在此？”吴成抬头一看，原来那人也是一个宦家之仆，叫做季信，平日与吴成相识的。他主人是个武官，姓昌名期，号汉周，亦是贝州人，现任柳州团练使。当下吴成见了季信，问他从何处来，季信道：“我主人蒙狄安抚青目，向在他军中效用，近日方回原任。今着我回乡迎接夫人、小姐去，故在此经过，不想遇着你。可怜你家鲁爷遭此大难，你老人家又怎地逃脱的？”吴成大惊道：“我因路上染病，不曾随主人去。适间闻此凶信，未知真假？”

欲往前探看，又没盘费。你从那边来，我正要问你个实信。你今这般说，此信竟是真的了！”季信道：“你还不知么？你主人被贼杀在柳州界上，身边带有文牒。狄安抚查看明白，买棺安葬，立碑为记，好等你家来扶柩。碑上大书：‘赴任遇害上林知县鲁翔葬此。’我亲眼见过，怎么不真！”吴成听罢，大哭道：老爷呀！早知如此，前日依着驿丞言语，等狄爷兵来同走也罢。哪里说起冒险而行，致遭杀身之祸。可惜新中个进士，一日官也没做，弄出这场结果！”季信劝道：“你休哭罢，家中还要你去报信，不要倒先哭坏了。快早

收拾回去。盘费若少，我就和你作伴同行。”吴成收泪称谢，打点行囊，算还房钱，与季信一同取路回乡。时已残冬，在路盘桓两月，至来年仲春时候，方才抵家。

且说家中自鲁翔出门后，石氏常寻事要奈何楚娘，多亏公子鲁惠解劝，楚娘甚感之。鲁惠闻广西一路兵险难行，放心不下，时常求签问卜。这日正坐在书房，听说吴成归了，喜道：“想父亲已赴任，今差他来接家眷了！”连步忙出，只见吴成哭拜于地。举家惊问，吴成细将前事哭述一遍，取出家书呈上，说道：“这封书，不想就做了老爷的遗笔！”鲁惠此时心如刀割，跌脚捶胸，仰天号恸。拆书观看，书中还说：“我上任后，即来迎接汝母子。”末后，又叮嘱看顾楚娘孕体。鲁惠看了，一发心酸，哭昏几次。石氏与楚娘，都哭得发昏章第十一。正是：指望一家同赴任，谁知千里葬孤魂。

可怜今日途中骨，犹是前宵梦里人。

当日家中都换孝服，先设虚幕，招魂立座，等扶柩归时，然后治丧。鲁惠对石氏道：“儿本欲便去扶柩，但二娘孕体将产，父亲既嘱咐孩儿看顾，须等她分娩，方可放心出门。”石氏道：“都是这妖物脚气不好，杀了夫主。如今还要她则什？”

快叫她转嫁人罢！”鲁惠道：“母亲说哪里话，她现今怀孕在身，岂有转嫁之理？”石氏道：“就生出男女来，也是爷种，我决不留的！”鲁惠道：“母亲休如此说。这亦是父亲的骨血，况人家遗腹子尽有好的，怎么不留！”石氏只是恨恨不止。楚娘闻知，心中愈苦，思欲自尽，又想：“生产在即，待产过了，若夫人必欲相逼，把前生孩子托付大公子，然后自寻死路未迟。”

不隔数日，早已分娩，生下个满抱的儿子，且自眉清目秀。鲁惠见了，苦中一乐，就与他取名为鲁意，字思之，取思亲之意。

只有石氏甚不喜欢，说道：“我不要这逆种，等他满了月，随娘转嫁去罢！”鲁惠见母亲口气不好，一发放不下念头，恐自己出门后，楚娘母子不保，有负亡父之托。正在踌躇，不想鲁意这小孩，就出起痘花来。鲁惠延医看视，医人说要避风。鲁惠吩咐楚娘好生拥护。石氏却睬也不睬，只日逐在丈夫灵座前号哭。楚娘本也要哭，因恐惊了孩子，不敢高声，但背地吞声饮泣。石氏不见她哭，只道她没情义，越发要她改嫁了。过了两日，鲁意痘花虽稀，却不知为什，忽然手足冰冷，瞑目闭口，药乳俱不进。挨了半晌，竟直挺挺不动了。楚娘放声大哭。

正是：

哭夫声复吞，恐惊怀中子。

夫亡子又亡，号啕不可止。

楚娘哭得昏沉，鲁惠也哭了一常石氏道：“不必哭。死了倒干净！”便吩咐家人吴成：“未满月的死孩，例不用棺木。

快把蒲包包着，拿去义坛上掩埋。”楚娘心中不忍，取出绣裙一条，上绣白凤二只。楚娘裂做两半条，留下半条，把半条裹了孩子，然后放入蒲包内。鲁惠也不忍去送，就着吴成送去。

吴成领命携至义坛上。那坛上住着个惯替人家埋尸的，叫做刘二，说道：“今日星辰不利，埋不得。且放在我家屋后，明日埋罢。”吴成见说星辰不利，不敢造次，只得依言放下。到明日去看时，却早埋好在那里了。吴成道：“怎不等我们来看埋？”

刘二道：“埋人的时辰是要紧的。今日利在寅卯二时，等你不及，我先替你埋了，难道倒不好？”吴成道：“也罢！”遂取些酒钱赏了刘二，自去回复主命不题。

且说楚娘夫亡子死，日夕悲啼。石氏道：“你今孩子又死，没什牵挂了，还不快转嫁罢！”楚娘哭道：“妾受先老爷之恩，今日正当陪侍夫人一同守节。就使妾有二心，夫人还该正言切责，如何反来相逼！”石氏道：“你不要今日口硬，日后守不得，弄出不伶不俐的事来，倒坏我家风。”楚娘见夫人出言太重，大哭起来，就要寻死觅活。鲁惠再三劝解，又劝石氏道：“二娘有志守节，是替我家争气的事。母亲正该留她陪侍，何必强她！”石氏道：“我眼里着不得这样人。你若要她陪侍我，却不是要气死我了！”鲁惠听说，踌躇半晌，乃对楚娘道：“二娘，你既不肯改节，母亲又不要与你同居。依我愚见，不如去出了家罢，但不知你情愿否？”楚娘道：“夫人既不相容，妾身情愿出家。只恐没有可居的庵院？”鲁惠道：“你若肯出家，待我寻个好所在送你去！”便吩咐吴成，要寻一清净庵院，送二娘去出家。吴成道：“本城中有个女真观，名为‘清修院’，乃是九天玄女的香火。小人亡故的母亲，曾在那里出家过来。

内中道姑数人，都是老成的。二娘若到这所在去，倒也稳便。”

鲁惠闻言，即亲往观中访看，见这些道姑，果然都是朴实有年纪的，遂命吴成通知来意。道姑见说是鲁衙小夫人要来出家，不敢不允。鲁惠择了吉日，备下银米衣服之类，亲送楚娘到观中去。楚娘哭别了灵座，欲请夫人拜别，夫人不要相见。楚娘掩泪登车，径往清修院中去了。石氏那时方才拔去眼中之钉。

正是：

白鹤顶中一点血，螭蛇口内几分黄。

两般毒物非为毒，最毒无如妒妇肠。

不说楚娘在道观出家，且说鲁惠既安顿了楚娘，便收拾行装，哭别母亲，仍唤吴成随着，起身出门往柳州扶柩。只因心中痛念先人，一路水绿山青，鸟啼花落，适增鲁孝子的悲感。

不则一日，来至柳州地面，问到那埋柩的所在。只见荒冢垒垒，其中有一高大些的，前立石碑，碑上大书鲁翔名字。鲁惠见了，痛入心脾，放声一哭，天日为昏。吴成亦哭泣不止。路傍观者，无不堕泪。鲁惠命吴成买办香纸酒肴，就冢前祭奠，伏地长号。

正哭得悲惨，忽有旌旗伞盖，拥着一位官人乘马而来，行至冢前，勒住马问：“哭者何人？”鲁惠还只顾啼哭，未及回答。

吴成恰待上前代禀，只见那官人马后随着一人，却就是前日途中相遇的季信。吴成便晓得这官人即团练使昌期，遂禀道：“此即已故鲁爷的公子，今特来扶柩。小人便是鲁家的苍头。”

昌期忙下马道：“既是同乡故宦之子，快请来作揖。”吴成扶起鲁惠，拭泪整衣，上前相见。昌期见他一表非俗，虽面带戚容，自觉丰神秀异，暗暗称羨。问慰了几句，因说道：“足下少年，不辞数千里之跋涉，远来扶柩，足见仁孝。但来便来了，扶柩却不容易。约计道里舟车之费，非几百金不可。足下若囊无余资，难以行动。”鲁惠哭道：“如此说，先人灵柩无还乡之日矣！”昌期道：“足下勿忧，令先尊原系狄公所葬。足下欲扶柩，须禀知狄公。今狄公驻节宾州，足下也不必自去禀他，且只暂寓敝署。等学生替你具文详报，并述足下孝思，狄公见了，必有所助。学生亦当以薄贖奉敬。那时足下方可徐图归计耳！”鲁惠拜谢道：“若得如此，真生死而肉骨也。”昌期便叫左右备马与鲁惠乘坐，并吴成一同带至衙中。鲁惠重复与昌期叙礼。昌期置酒款待，鲁惠因哀痛之余，酒不沾唇。昌期也不忍强劝。次日，正待具文申详狄公，忽衙门上传进邸报，探得河北贝州有妖人王则等作乱，窃据城池，势甚猖獗。昌期忙把与鲁惠看道：“贝州是尔我家乡，今被妖人窃据，归路不通。

学生家眷，幸已接到。不知足下宅眷安否？扶柩之事，一发性急不得。狄公处且不必申文去罢！”鲁惠惊得木呆，哭道：“不肖终鲜兄弟，只有孀母在堂，没人侍奉，指望早早扶柩回乡，以慰母心。不能事父，犹思事母。不料如今死父之骸骨难还，生母之存亡又未卜，岂不可痛！”昌期劝道：“事已如此，且免愁烦。天相吉人，令堂自然无恙。妖人作乱，朝廷不日当遣兵讨灭。足下且宽心住此读书，待平定了，扶柩回去未迟。”

鲁惠无奈，只得住下。正是：

一伤死别一生离，两处睽违两地悲。

黄土南埋肠已断，白云北望泪空垂。

鲁惠在昌衙住了多时，昌期见他丰姿出众，又询知其尚未婚聘，且系同乡，意欲与他联头姻事。原来昌期有女无子，夫人元氏近日在家新得一子，乳名似儿，年甫一岁，与女儿月仙同携至任所。那月仙年已十四，才色绝伦，性度端雅。昌期爱之如宝，常思择一佳婿。今见鲁惠这表人物，欲与联姻，但不知内才若何，要去试他一试。说话的，你道昌期是个武弁，那文人的学问深浅，他哪里试得出？看官不知，那昌期原是弃文就武的，胸中尽通文墨。所以前日安抚狄青取他到军中参赞，凡一应檄文、告示、表章、奏疏，都托他动笔。今欲面试鲁惠，却是不难。当日步至书斋，要与鲁惠攀话，细探其所学。只见鲁惠正取着一幅素笺，在那里写些什么，见昌期来，忙起身作揖。

昌期看那素笺上，草书夭娇，墨迹未干，便欢喜道：“足下字学大妙。”鲁惠道：“偶尔涂鸦，愧不成字。”一头说，一头便要来收藏。昌期却先取在手中，道：“此必足下所题诗词，何妨赐览。”鲁惠道：“客馆思亲，和泪写此，不堪入览。”

昌期道：“学生正欲请教。”遂展笺细看，乃七言律一首，云：荷蒙下榻主人贤，痛我何心理简编。

莪蓼有诗宁可读，陔华欲补不成篇。

死悲椿树他乡骨，生隔萱帟故国天。

石砚杨花点点落，未如孤子泪无边。

昌期称赞道：“仁孝之言，一字一泪。容学生更细吟之。”

鲁惠道：“拙句污目，敢求斧政。”昌期道：“学生当依韵奉和。”说罢，把诗笺袖入内来，想道：“鲁生诗又好，字又好，其才可知。若以为婿，足称佳婿，但女儿自负有才，眼界最高。

我今把此诗与她看，要她代我和一首，看她如何说？”便叫丫鬟请小姐来。

那小姐果然生得如何？眸凝秋水，黛点春山。湘裙下覆一双小小金莲，罗袖边露一对纤纤玉笋。端详举止，素禀郝法钟仪；伶俐心情，兼具林风闺秀。若教玩月，仿佛见嫦娥有双；试使凌波，真个是洛神再世。

月仙见了昌期，问：“爹爹有何呼唤？”昌期取出诗笺道：“这便是在此作寓的鲁生思亲之咏，其诗甚佳。试与汝观之。”

月仙接来看了，点头称赏道：“诗意既凄恻动人，字迹又离奇耸目，真佳制也！”昌期见她称赏，便取白扇一柄，付月仙道：“我欲将此诗依韵和一首，写在这扇上，就送与鲁生。你可为我代笔！”月仙道：“诗要便孩儿代咏了，字还是爹爹自写。

恐闺中笔迹，不宣传示外人。”昌期道：“我竟说是自写的，他哪知是你的笔迹。你不必推辞！”月仙不敢违命，唤丫鬟取过笔砚，展开白扇，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其诗云：得窥翰墨景高贤，仁孝留题诗一编。

至性可方莪蓼句，深情堪补白华篇。

经成阙里来黄玉，泪洒空山格天。

他日朝廷升孝秀，声名应到凤池边。

月仙写完，昌期大加称赞，便连那幅原笺，一齐拿去与夫人元氏观看。把鲁惠如何题诗，月仙如何和韵，并自己欲招他为婿之意，细述与夫人听。夫人道：“你既看得那鲁生入眼，女儿诗中又赞他后日声名必显，这头姻便可联了。”两个说话间，不防月仙从外厢走来，听得父母正在那里说她的姻事，遂立住脚，听得仔细。回身至房中，暗想：“爹妈欲把我与鲁生联姻，此生诗字俱佳，自是才子，又常见爹爹说他丰姿秀异，不知果是怎样一个人？”沉吟了一回道：“婚姻大事，不可草草，待我捉空私自看他一看，方才放心。”正在思想，恰好这日昌期因有紧急军情报到，连诗扇也未及送与鲁惠，忙忙出外料理去了。月仙乘间唤一丫鬟随着，以看花为由，悄然至书斋前，从门隙中偷觑，见鲁惠身穿麻素，端坐观书，相貌果然不凡。但见：眉带愁而轩爽，眼含泪而清莹。神情惨淡，纵然孝子之容；器宇昂藏，饶有才人之概。素衣如雪，正相宜粉面何郎；缟带迎风，更不让飘香荀令。若教笑口肯轻开，未识丰姿又何似！

月仙偷觑半晌，悄步归房，心上又喜又惊。喜的是此生才貌双全，正堪与己作配。你道她惊的却是为何？原来鲁惠的面庞，竟与月仙的幼弟似儿仿佛相像。那似儿貌极清秀，月仙最爱之。

今见鲁惠状貌相类，故此惊疑。因遂取花笺一幅，题一词云：常怜幼弟颜如玉，目秀眉清迥出俗。今日见乔才，依稀类此孩。萍踪忽合处，状貌何相似？疑是一爹娘，偶然拆雁行。

题毕，把来夹在针线帖中，放过一边。

次日，夫人偶至月仙房中，适值月仙绣倦，隐几而卧。夫人不惊醒他，但翻玩其所绣双凤图，忽见针线帖中，露出个花笺角儿。取出一看，上有词一阕，正是女儿笔迹。便依旧放好，密呼小鬟问之，晓得她昨日曾窃窥鲁生，故作此词。因想：“她平时最爱幼弟生得清秀，今以鲁生状貌与之相类，却不是十分中她意了？此姻不可错过。”是晚昌期回衙，夫人把女儿题词之事说知。昌期欢喜，随取了诗扇并原笺，到书斋中见了鲁惠，说道：“足下阳春一曲，属和殊难。学生聊步尊韵，幸勿见哂。”鲁惠看罢，极口称谢。昌期又说了些闲话，因从容问道：“足下质美才高，宜早中东床之选，却为何至今尚未婚聘

？”鲁惠道：“寒家本系儒素，不肖又髫稚无知，安敢遽思射雀！”昌期道：“足下太谦了，从来才士不轻择偶，犹才女之不轻许字。古云：“男子生而原为之有室，女子生而原为之有家。”但只这些平常男女，倒容易替他寻家觅室；偏是有才貌的，其遇合最难。即如学生有一女，亦颇不俗，欲求一佳婿，甚难其人！”鲁惠道：“令爱名闺淑质，固难其配，然以先生法眼藻鉴，必得佳偶。”昌期笑道：“学生眼界亦高，今见足下，不觉心醉。”鲁惠逊谢道：“过蒙错爱，使不肖益深愧赧！”昌期道：“足下勿过谦，我实蓄此心已久。今不妨直告足下，不识足下亦有意乎？”鲁惠忙起揖谢道：“蒙先生如此见爱，感入五中。但娶妻必告父母，今不肖父遭惨变，母隔天涯，方当寝苫枕块、陟屺望云之时，何忍议及婚日！”昌期道：“尊君既捐馆，足下便可自作主张。日后令堂知道，谅亦必不弃嫌。”

鲁惠垂泪道：“不肖以奔丧扶柩而来，婚姻之事，断非今日所忍议。尊谕铭刻在心，待回乡之日，请命于母，即来纳聘，不敢有负。”昌期道：“足下仁孝如此，愈使我敬爱！今日一言已定，金石不渝矣！”言罢，即作别入内，将这话述与夫人听了。夫人也赞他仁孝。月仙闻知，亦暗暗称其知礼。正是：方当位麟悲凤，何心驾鹊乘鸾。

纵使苦中得乐，也难破涕为欢。

自此昌期夫妇愈敬鲁惠，待之益厚，竟如子婿一般。鲁惠十分感激，但贝州妖人久未平定，归期杳隔，逢时遇节，惟有向冢前哭拜而已！光阴迅速，不觉一住五年。鲁惠年已十八，学识日进，只是悲死念生，时时涕泣。一日正在衙斋闷坐，忽昌期来说道：“近日依智高已败死，其部将以众投降，寇氛已平。昨狄安抚行文来，要我去议什军情事，又要我作平贼露布一篇。我想这篇大文，非比泛常，敢烦足下以雄快之笔，代为挥洒！”鲁惠道：“弱笔岂堪捉刀，还须先生自作。”昌期道：“必欲相求，幸勿吝教！”鲁惠推辞不过，便磨墨展纸，笔不停挥，顷刻草成露布一篇。其文雄快无比。正是：狭巷短兵相接处，沈郎雄快无多句。

岂若鲁生今日才，雄文快笔通篇是。

昌期大喜称谢，随亲自录出。别了鲁惠，即起身，至宾州参见狄公。原来狄公杀败依智高，尽降其众，并日前被掳去的人，俱得逃回。狄公恐有贼党混入其中，都教软监在宾州公所。特取昌团练到来，委他审问。果系良民，方许各归原藉。

当下昌期见了狄公，呈上露布。狄公看罢，大赞道：“团练雄才，比前更胜十倍！”昌期道：“不敢相瞒，此实非卑职所作，乃一书生代笔的。”狄公惊道：“何物书生，雄快乃尔！”昌期把鲁惠的来因并其孝行高才，细述一遍

。狄公喜道：“才子又是孝子，实不易得。我当急为延访。”遂命昌期修书一封，又自差偏将一员，速至柳州，立请鲁生来相见。

鲁惠接了昌期书信，备知狄公雅意，不敢违慢，即命吴成随了，与来人同至宾州安抚衙门，以儒生礼进见。鲁惠拜谢狄公收葬父骨之恩。狄公赞他代作露布之妙，命坐看茶。问答之间，见他言词敏给，且仪表堂堂，不觉大喜，便道：“我军中正少个记室参军，足下不嫌卑末，且权在此佐我不及。即日当表荐于朝，以图大用。”鲁惠辞道：“愚生父母死别生离，方深悲痛，无心仕进。”狄公道：“足下服制已满，正当奋图功名，以尽显亲之事，不必推辞！”遂命左右取参军冠带与鲁生换了。鲁惠不敢过却，只得从命。狄公置酒后堂，并传昌团练到来，与鲁参军会饮。饮酒间，狄公问起鲁惠曾婚娶否？昌期便把昔日欲招他为婿，他以未奉亲命为辞的话说了。狄公道：“参军与团练本系同乡，且久寓其署，此姻自不容辞。况相女配夫，以参军之才，而团练欲以女为配，其令爱必是闺中之秀了！”昌期道：“小女不敢云闺秀，然亦不俗。卑职因见她无心中称赞参军的佳咏，故有婚姻之议。”鲁惠道：“令爱几曾见过拙句。”昌期笑道：“不但见过，且曾和过。不但小女见过尊咏，足下也曾见过小女和章。昔日那扇上的诗与字，实俱小女所作，非学生之笔也。”鲁惠惊讶道：“原来如此，怪道那字体妍媚，不像先生的翰墨。”狄公便问：“什么诗扇”？昌期将二诗一一念出。狄公赞道：“才士才女，正当作配。老夫为媒，今日便可联姻，参军不必更却。”鲁惠还欲推辞，一来感昌期厚恩，二来蒙狄公盛意，三来也敬服小姐之才，只得应允。

乃取身边所带象牙环一枚，权为聘物。

昌期亦以所佩碧玉猫儿坠答之。约定扶柩归后，徐议婚礼。

正是：

象环身未还，玉坠姻先遂。

贵人执斧柯，权把丝萝系。

鲁惠当日就住在狄公府中，昌期自去公馆审理逃回人口。

次日，鲁惠问起狄公如何败死依智高，狄公道：“据军士报称，此贼自投山涧中溺死，其尸已腐，不可识认。因有他所穿金甲在山涧边，以此为信。”鲁惠沉吟道：“据愚生看来，此贼恐还未死。”狄公点头道：“吾亦疑之，但今无可踪迹。

且贼众已或杀或降，即使贼首逃脱，亦孤掌难鸣，故姑宽追捕耳。”鲁惠道：“然虽如此，擒贼必擒其主。愚闻此贼巢穴向在大理府，今若逃至彼处，啸聚诸蛮，重复作乱，亦大可忧。

还宜觅一乡导，遣兵直穷其穴为是。”正议间，忽报昌团练稟事。狄公召

进，问有何事？昌期道：“其事甚奇，卑职审问逃回人口，内有一人自称是上林知县鲁翔。”鲁惠听说，大惊道：“不信有这事！”狄公亦惊道：“鲁知县已死，文恁现据，如何还在？既如此，前日死的是谁？”昌期道：“据他说，死的是家人沈忠。当日为路途艰险，假扮客商而行。因沈忠少年精壮，令其跨刀防护，文恁也托他收藏。不意路遇贼兵，见沈忠跨刀，疑是兵丁，即行杀死。余人皆被掳去，今始得归还。有同被掳的接官衙役，口供亦同。卑职虽与鲁翔同乡，向未识面，不知真伪，伏候宪裁。”狄公道：“这不难，今鲁参军现在此，教他去识认便了。”昌期道：“他又说有机密事，要面禀大人。”

卑职现带他在辕门伺候。”狄公即命唤进。鲁惠仔细一看，果然是父亲鲁翔，此时也顾不得狄公在上，便奔下堂来，抱住大哭。鲁翔见了儿子，也相抱而哭。狄公叫左右劝住，细问来历。

鲁翔备言前事，与昌期所述一般。又云：“依智高查问被掳人口中有文人秀士及有职官员，即授伪爵。知县不肯失身，改易名姓，甘为俘囚。”狄公道：“被掳不失身，具见有守。”又问：“有何机密事要说？”鲁翔道：“依贼战败，我军获其金甲于山涧之侧，误认彼已死。不知此贼解甲脱逃，现在大理府中，复谋为乱。知县在贼中深知备细。今其降将，实知其事。

大人可即用为乡导，速除乱本，勿遗后患。”狄公听了，回顾鲁惠道：“果不出参军所料。参军真智士，而尊父实忠臣也！”

遂传令遣兵发将，星夜至大理府，务要追擒贼首依智高。其降将姑免前此知而不首之罪，使为乡导自赎。一面令昌期回柳州任所，将前所立鲁翔墓碑仆倒；一面拨公馆与鲁翔父子安歇。

鲁翔谢了狄公，与鲁惠至公馆。此时鲁惠喜出望外，正是：树欲静而风忽宁，子欲养而亲仍在。

终天忧恨一朝舒，数载哀情今日快。

当下家人吴成也叩头称贺。少顷，昌期也来贺喜，说起联姻的事，鲁翔欢喜拜谢。昌期别过，自回柳州任所去了。鲁家父子相聚，各述别后之事。鲁翔闻家乡又寇警，不知家眷如何？

又闻幼子不育，楚娘出家，未免喜中一忧。

过了几日，那发去大理府的兵将，果然追获依智高解赴军前。狄公斩其首级，驰送京师献捷，表奏鲁翔被掳不屈，更探得贼中情事来报，其功足录；鲁惠孝行可嘉，才识堪用。叙功本上，又高标昌期名字。不一日，圣旨倒下：狄青加升枢密副使，班师回京；鲁翔加三级，改选京府大守；鲁惠赐进士第，除授中书舍人；昌期升任山西指挥使。各准休沐一年，然后供职。

恩命既颁，狄公即择日兴师，恰有邸报报到：朝廷因贝州妖人未平，特命

潞国公文彦博督师征讨去了。狄公对鲁翔道：“文潞公老成练达，旌旗所指，小丑必灭。贤乔梓与昌指挥使既奉旨休沐，可即同归。返旆之日，潞公当已奏捷矣。”鲁翔大喜，即与鲁惠辞谢狄公，至柳州昌期任所，商议欲先教鲁惠与月仙小姐成婚，以便同行。鲁惠哭道：“母亲存亡未卜，为子的岂忍先自婚娶！”鲁翔见他孝思诚至，不忍强他。遂别了昌期，主仆三人起身先行。昌期领了家眷，随后进发。鲁翔等慢慢行至半途，早闻贝州妖贼被文潞公剿灭，河北一路已平，即趲程前进。鲁惠此时巴不得一翅飞到贝州，看母亲下落。

正是：

已喜父从天外得，还愁母向室中悲。

话分两头，且说石氏夫人自儿子去后，日夜悬望，不意妖人王则勾结妖党，据城而叛。那王则原是州里的衙役，因州官减兵粮，激变军心，他便恃着妻子胡永儿、丈母圣姑姑的妖术，乘机作乱。据城之后，纵兵丁打粮三日，城中男妇，一时惊窜。

且喜这班妖人，都奉什么天书道法的，凡系道观，不许兵丁混入。因此男妇都望着道观中躲避。那些道士道姑，又恐惹祸，认得的便留了几个，不认得的一概推出。当下石氏值此大乱，只得弃了家业，与僮仆妇女辈一齐逃奔。恰遇兵丁冲过，石氏随着众人避入小巷。及至兵丁过了，回看僮妇辈都已失散。

独自一个，一头哭，一头走，见有一般逃难的妇女说道：“前面女贞观中可避。”石氏随行逐队，奔至观前，只见个老道姑正在那里关门。石氏先挨身而入，众妇齐欲挨入。道姑嚷道：“我这里躲的人多了，安着你们不下！”众妇哪里肯去。

道姑道不由分说，竟把门关上。只有石氏先挨在里面，抵死不肯出去。道姑道：“你要住，也须问我观主肯不肯？”石氏道：“我自去拜求你观主。”

便随着老道姑走进法堂。果然先有许多避难的女人，东一堆西一簇地住着。法堂中间，有一少年美貌的道姑端坐在云床上，望之俨如仙子。石氏方欲上前叩求，仔细一看，呀！那道姑不是别人，却就是咸氏楚娘。原来此观即清修院，楚娘自被石氏逼逐至此出家，众道姑见她聪明能事，因遂推她为主，每事要请问她。不想石氏今日恰好避将入来，与她劈面相逢，好生惭愧。看官，你道当初石氏把她恁般逼逐，如今倒来相投，若楚娘是个没器量的，就要做出许多报复的光景来了。哪晓楚娘温厚性成，平日只感夫主之恩，公子之德，并不记夫人之怨。那日见石氏避难而来，忙下云床拜见，婉言问慰。石氏告以相投之意，楚娘欣然款留。石氏倒甚不过意。

有词为证：

逢狭路，无生路，夫人此日心惊怖。旧仇若报命难全，追悔从前予太妒。

求遮护，蒙遮护，何意贤卿不记过？冤家今变作恩人，服彼汪洋真大度！三日后，外面打粮的兵已定，观中避难妇女渐皆归去。石氏也想归家，不料家中因没人看守，竟被兵丁占住，无家可归。

亲戚亦俱逃散，无可投奔。石氏号啕大哭。楚娘再三劝道：“夫人且住在此，安心静待，不必过伤！”石氏感谢，权且住下。不意妖人闻各道观俱容留闲人在内躲避，出示禁约。兵丁借此为由，不时敲门打户的来查问。众道姑怕事，都劝楚娘打发石氏出去。石氏十分着急，楚娘心生一计，教石氏换了道装，也扮作道姑，掩人耳目。然虽如此，到底怀着鬼胎。却喜妖母圣姑姑是极奉九天玄女的，一日偶从观前经过，见有玄女圣像，下车瞻礼。因发告示一道，张挂观门，不许闲人混扰。多亏这机缘，观中没人打搅，不但石氏得安心借住，连楚娘也得清静焚修。正是：魔头化作好星辰，霜雪丛中一线春。

岂是妖狐能护法，只因天相吉人身。

石氏借住观中，并丈夫灵座亦设在观中，日夕拜祷，愿孩儿鲁惠路途安稳，早得还乡。楚娘亦不时祷告。直至五年之后，文潞公统兵前来，方灭了妖贼，恢复城池。破城之日，即出榜安民，城中安堵。此时石氏意欲归家，奈房屋被乱兵作践了几年，甚费修理，婢仆又都散失，难以独居。只得仍住观中，候鲁惠回来计议。

却说鲁家主仆三人，星夜赶回贝州。但见一路荒烟衰草，人迹甚稀，确是乱离后的景象，不胜伤感。到得家中，仅存败壁颓垣，并没个人影。欲向邻里问信，亦无一人在者。鲁惠见这光景，只道母亲凶多吉少，放声大哭。鲁翔道：“且莫哭，你说楚娘在什么道观中出家，今不知还在否？若彼还在，必知我家消息，何不往问之！”鲁惠依命，遂一齐奔至清修院来。

那日恰值下元令节，楚娘在观中设斋追荐夫主，正与石氏在灵座前拜祭。忽叩门声甚急，老道姑开了门。鲁翔先入，石氏看见，吃了一惊，大叫道：“活鬼出现了！”举步欲奔，却早吓倒在地。还是楚娘有些胆识，把手中拂子指着鲁翔道：“老爷阴灵不泯，当早生天界，不必白日现形，以示怪异。”鲁翔道：“哪里说起，我是活人。”随后惠鲁、吴成也到。鲁惠见母亲在此，方才大喜，忙上前扶起道：“母亲勿惊，孩儿在此。父亲已生还。前日凶信，乃讹传耳！”石氏与楚娘听说，才定了心神。四人相对大哭。哭罢，即撤去灵座，各诉别后之事，转悲为喜。众道姑莫不啧啧称异。正是：只道阴魂显圣，谁料真身复还。

岂比鹤归华表，宛如凤返丹山。

鲁翔收拾住房，重买婢仆，多将金帛酬谢道姑，接取夫人归家，并欲接楚娘回去。楚娘不肯道：“我今已入玄门，岂可复归绣阁。”石氏道：“当初都

是我不明道理，致你身入玄门。

五年以来，反蒙你许多看顾，使我愧悔无及。今日正该同享荣华，你若不肯同去，我又何颜独归！”鲁翔道：“夫人既如此说，你不可推却。”鲁惠又再三敦请，楚娘方允诺，拜了神像，谢了道伴，改装同归。自此石氏厚待楚娘，不似前番妒忌了。

过了几日，昌期家眷亦归。鲁翔择吉行礼，迎娶月仙小姐与鲁惠成婚。昌家奁具之丰，鲁家花烛之盛，自不必说。合卺后，鲁惠细觑仙姿，真个似玉如花。月仙见鲁惠紫袍纱帽，神采焕发，比前身穿缟素、面带愁容时，又大不同。二人你贪我悦，双双同入罗帏，枕边叙起昔年题诗写扇之事，愈相敬爱。

此夜恩情，十分美满。正是：

欢联双玉，喜见三星。昔日重泉有泪，未暇求凰；今朝风树无悲，欣然跨凤。向者赠诗，已识天朝升孝秀；兹焉应讖。

果然帝里达声名。淑女主蘋蘩，庆与椿庭并永；佳人缔萝葛，乐偕萱树俱深。枝称连理正相宜，结绶同心真不爽。

不说鲁惠夫妻恩爱，且说楚娘出家过了一番，今虽复归，尘心已净，凡事都看得恬淡了。只有亡儿鲁意，时常动念。那裹尸剩下的半条白凤裙，一向留着，每每对之堕泪。一日因昌家有人来问候小姐，说起昌期身边有个宠婢怀孕，前夜已生一子，老夫妇两个甚是欢喜。楚娘闻知，又触动了思念亡儿的念头，便取出那半条凤裙来看了流涕。正悲伤间，适月仙进房来闲话，楚娘拭泪相迎。月仙一见此裙，即取来细细展玩，口中嗟呀不已，问道：“这半条裙是哪里来的？”楚娘道：“原是我自穿的。七年前裂下半条，裹了亡儿去，留此半条以为记忆。”

月仙听说，连声道奇。楚娘道：“有何奇处？”月仙道：“我也有半条，恰好与此一样的。”便叫丫鬟快去取来看。少顷取至，楚娘展开细看，好生惊讶。再把那半条来一配，恰正是一条。大惊道：“这分明就是我裹儿的，如何却在小姐处？”月仙道：“便是有这些奇处！”楚娘道：“此必当日掩埋亡儿之时，被人偷此半裙去卖，因而宅上卖得！”月仙摇头道：“我家买的，正不独一裙！”楚娘道：“还有何物？”月仙沉吟半晌，问道：“当时小叔死了，拿去何处掩埋的？”楚娘道：“着吴成拿去义坛上掩埋的。”月仙道：“二娘可曾自去看埋？”楚娘道：“我那时生产未满月，不便出门。大公子亦不忍去看，只着吴成送去。又值这日星辰不利，不曾埋，放在坛上人家屋后。明日去埋时，那坛上人已替我家埋好了。”月仙又问道：“这坛上埋人的，可是叫刘二？”楚娘想了一想道：“记得当初吴成来回复，正说是什么刘二。小姐问他则什？”月仙听罢，拍掌道：“奇哉，奇哉！如此说起来，莫非小叔竟不曾

死！”

楚娘大惊道：“如何不曾死？”月仙道：“不瞒二娘说，我那幼弟似儿，实非我父母所生。当初母亲未至爹爹任所之时，有个常来走动的赵婆，抱一个两三月的小孩子来，说是义坛上人刘二所生，因无力养育，要卖与人。母亲见他生得清秀，自己又无子，遂将钱十五贯买了，取名似儿，雇个乳娘领着，携至爹爹任所。爹爹甚喜之，竟如亲生一般。今年正是七岁，且自聪明可爱，这半条凤裙就是裹那孩子来的。因我爱这凤儿绣得好，故留我处。今裙既系二娘之物，孩子又从刘二处来，莫非我家的似儿就是你的亲儿么？”楚娘听言，半信半疑道：“想刘二当初只为要偷这半条裙，故不等我家人去看埋，竟先埋了。”

如今裙使是我的，孩子或者原是他的也未可知。”月仙道：“二娘勿疑，此子必非刘二所生！只看他相貌与我相公无二，若非兄弟，何相像至此。但不知既死如何复生？此中必更有故。

今只唤那刘二与赵婆来问，便知端的。”楚娘道：“说得是！”

遂把这话述向鲁翔与夫人听了，月仙也对鲁惠说知，俱各惊异。

忙令吴成去唤刘二，月仙亦传谕家人季信要唤那赵婆。次日，季信回复：“赵婆已死。”吴成却寻得刘二来。鲁翔、鲁惠细细问之，果然那昌家公子，就是鲁家公子重活转来的。

看官听说：一个未满月的孩子，出痘死了，如何又会活？

即使活了，那刘二怎不来鲁衙报喜讨赏，却把去卖与人？原来其中有个缘故。凡痘花都要避风，偏有一种名“紫金痘”者，倒要透风。若透了些风，便浆满气足，不药而愈，若只藏他在暖房，风缝不透，反弄坏了。这种奇痘出的也少，就有出的，医人也不识。昔有神医叫做周广，能识此痘，可惜不曾明白传示后人，所以人多未晓。当日鲁意出的，正是此种痘，被医生误事，只顾教他避风，弄得昏晕了去。倒亏这一昏晕，人只道他已死，把蒲包包了，拿去义坛上，又不便埋，放在刘二屋后，那时的风，却也透得爽利了。到晚间，刘二忽闻屋后孩子哭声，吓了一跳，急呼老婆同去看，只见蒲包在那里动。解开看时，那孩子已活。大家都道奇怪。刘二叫老婆抱起，正待要去报知鲁衙，恰值他相识的赵媒婆走来，说知其故。赵婆说：“吾闻鲁家大夫人妒忌，此儿是小夫人所生，原是要他死不要他活的。

今若抱去还他，不讨得好，反断送了孩子。不如瞒着鲁家，待我替你另寻个好人家抚养去，倒赚得几贯钱。”刘二依言，把孩子付老婆乳哺，一面将空蒲包埋了，瞒过吴成。隔了月余，孩子痘花平复，越长得清秀了。赵婆晓得昌衙夫人无子，遂把此子仍用绣裙裹去，只说是刘二养的，卖与昌家，得钱十五

贯，自取了五贯，把十贯与了刘二。后来赵婆已死，刘二也移居城外。

不想今日被吴成寻着，扯来见主人质问此事。刘二料瞒不过，只得把前后事情，备细说出。举家欢谑。鲁翔倒又把五贯钱，赏了刘二去。随即取了这两半幅裙，同着鲁惠，往见昌期，备言前事。昌期惊叹道：“死而复生，离而又合，千古奇事。

不意多见于君家父子兄弟之间，真可庆幸。”遂入内与夫人说知，呼似儿出堂拜见。

却说这似儿年虽幼稚，性极颖悟，向并不知自己是螟蛉子。

近因昌期生了个幼儿，家人们私语道：“此才是真公子，不是假公子了。”这句话落在似儿耳中，不觉惊疑，想道：“我既是假公子，我的真父母何在。”又想：“姐夫鲁惠千里奔丧，却遇生父。不知我亦有父母重逢之日否？”正疑想间，忽闻昌期叫他出去拜见亲爹，又闻说姐夫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大惊大喜，忙奔出堂，望着鲁翔便拜。鲁翔抱他起来，坐于膝上，仔细一看，果然与大儿鲁惠面庞相像。鲁惠向在昌衙时，曾见过似儿，无心中不道他与己同貌，今日细看，方知酷肖。

父子兄弟，意外重逢，好不欢喜。昌期设宴庆贺。宴罢，便叫把轿来送似儿归去。鲁翔道：“久蒙抚育，不忍遽去。今暂领归拜母，仍当趋侍左右。”昌期笑道：“令郎久离膝下，今日正当珠还合浦，岂可复使郑六生儿盛九当乎！”鲁翔听说也笑起来，遂命似儿拜谢了恩父恩母，领归家中。楚娘见了，又喜又悲，一时哭笑都有。石氏也抚摩欢喜。月仙道：“二娘，你看他兄弟二人，可不是一般面貌么？我昔年曾题一词，末云：‘疑是一爹娘，偶然拆雁行。’不想竟猜着了。”众人听说，尽皆称异。正是：奇情种种，怪事咄咄。冢中非父，不难将李代桃；包内无儿，幻在以虚作实。偶然道着拆雁词，猜得如神；忽地相遭半凤裙，凑来恰一。嫂子就是姐姐，亲外加亲；姊丈竟是哥哥，戚上添戚。幼弟莫非小叔，月仙向本生疑；舅爷与我同胞，鲁惠今才省得。再来转世未为奇，暗里回生料不出。

当日大排喜筵，合家称贺。自此似儿仍名鲁意，原常到昌家来往。

至明年，鲁昌二家，各携家眷赴任。鲁翔做了三年官，即上表乞休，悠游林下，训课幼子。鲁惠以狄公荐，累迁至龙图阁待制，母妻俱膺封诰。鲁意勤学孝弟，有阿兄之风，年十六即成进士，联姻贵室，后来功名显达。楚娘亦受荣封。昌期官至经略，以军功子孙世袭指挥使，与鲁家世为姻好。

这段话，亲能见子之荣，子能侍亲之老，孝子之情大慰。

《诗经南陔》之篇，乃孝子思养父母而作。其文偶阙，后来束皙日虽有补亡之诗，然但补其文，未能补其情。今请以此补之，故名之曰“补陔阙”。

卷二反芦花

幻作合前妻为后妻

巧相逢继母是亲母

诗曰：

当时二八到君家，尺素无成愧台木麻。

今日对君无别语，莫教儿女衣芦花。

此诗乃前朝嘉定县一个妇人临终嘱夫之作。末句“衣芦花”，用闵子骞故事。其夫感其词意痛切，终身不续娶。

这等说起来，难道天下继母都是不好的？平心而论，人子事继母有事继母的苦；那做继母的亦有做继母的苦。亲生儿子，任你打骂也不记怀。不是亲生的，慈爱处便不记，打骂便记了。

管他，既要淘气；不管他，丈夫又道继母不着急，左难右难。及至父子之间，偶有一言不合，动不动道听了继母。又有前几年长，继母未来时，先娶过媳妇，父死之后，或继母无子，或有子尚幼，倒要在他夫妻手里过活。此岂非做继母的苦处。

所以，尽孝于亲生母不难，尽孝于继母为难。试看二十四孝中，事继母者居其半。然虽如此，前人种树后人收，前妻吃尽苦辛，养得个好儿子，倒与后人受用。自己不能生受他一日之孝，深可痛惜！如今待在下说一人，娶第三个浑家，却遇了第一个妻子；他孩儿事第二个继母，重逢了第一个亲娘。

这件奇事出在唐肃宗时。楚中房州地方，有个官人姓辛名用智，曾为汴州长史。夫人孟氏，无子，只生一女，小字端娘，丰姿秀丽，性格温和，女工之外，更通诗赋。父母钟爱，替她择一快婿，是同乡人，复姓长孙，名陈，字子虞，风流倜傥，博学多才。早岁游庠，至十七岁，辛公把女儿嫁去，琴瑟极其和调，真好似梁鸿配了孟光、相如得了文君一般，说不尽许多恩爱。有词为证：连理枝栖两凤凰，同心带绾二鸳鸯。花间唱和莺儿匹，梁上徘徊燕子双。郎爱女，女怜郎，朝朝暮暮共徜徉。

天长地久应无变，海誓山盟永不忘。

毕姻二年后，生下一子，乳名胜哥，相貌清奇，聪慧异常。

夫妻二人甚喜。

只是长孙陈才高命蹇，连试礼闱不第。到二十七岁，以选贡除授兴元郡武安儒学教论，带了妻儿并家人辈同赴任所。

在任一年，值本县知县升迁去了，新官未到，上司委他权署县轺不相时运不济，才署印三月，恰遇反贼史思明作乱，兵犯晋阳。朝廷命河北节度使李光弼讨之。史思明抵挡不住，战败而奔。李节度从后追击，贼兵且战且走，随路

焚劫，看看逼近武安县。一日几次飞马报到，长孙陈正商议守城，争奈本县的守将尚存诚十分怯懦，一闻寇警，先弃城逃去，标下兵丁俱奔散。

长孙陈欲点民夫守城时，那些百姓已都惊慌，哪里还肯上城守御。一时争先开城而走，连衙役也都走了。长孙陈禁约不住，眼见空城难守，想道：“我做教谕，原非守城之官。今署县印，便有地方干系，若失了城，难免罪责。”又想：“贼兵战败而来，怕后面官兵追赶，所过州县，必不敢久祝我且同家眷，暂向城外山僻处避几日，等贼兵去了，再来料理未迟！”遂改换衣妆，将县印系于臂上，备下快马一匹，轻车一辆，自己乘马，叫辛氏与胜哥坐了车子，把行李及随身干粮都放车子上，唤两个家僮推车。其余婢仆，尽皆步行。出得城门，看那些逃难百姓扶老携幼地奔窜，真个可怜。但见：乱慌慌风声鹤唳，闹攘攘鼠窜狼奔。前逢堕珥，何遑回首来看；后见遗簪，哪个有心去拾。任你王孙公子，用不着缓步徐行；恁她小姐夫人，怕不得鞋弓袜校香闺冶女，平日见生人，吓得倒退，到如今挨挨挤挤入人丛；富室娇儿，常时行短路，也要扛抬，至此日哭哭啼啼连路跌。

觅人的爹爹妈妈随路号呼，问路的伯伯叔叔逢人乱叫。夫妻本是同林鸟，今番各自逃生；娘儿岂有两般心，此际不能相顾。真个宁为太平犬，果然莫作乱离人。

行不数里，忽闻背后金鼓乱鸣，回望城中，火光烛天。众逃难的发喊道：“贼来了！”霎时间，狂奔乱走。一阵拥挤，把长孙陈的家人们都冲散。两个推车的，也不知去向。只剩下长孙陈与辛氏、胜哥三人。长孙陈忙下马，将车中行李及干粮移放马上，要辛氏抱着胜哥骑马，自己步行相随。辛氏道：“我妇人家怎能骑马？还是你抱了孩儿骑马，我自步行罢！”

长孙陈道：“这怎使得！”三回五次催辛氏上马，辛氏只是不肯。

长孙陈只得一手挽着妻子，一手牵马而行。不及数十步，辛氏早走不动了。长孙陈着急道：“你若不上马快走，必为贼兵迫及矣！”辛氏哭道：“事势至此，你不要顾我罢！你只抱了胜哥，自上马逃去，休为我一人所误！”胜哥大哭道：“母亲怎说这话！”长孙陈也哭道：“我怎割舍得你，我三人死也死在一处！”一面说，一面又行了几步。走到一个井亭之下，辛氏立住了，哭对丈夫道：“你只为放我不下，不肯上马。我今死在你前，以绝你念。你只保护了这七岁的孩子逃得性命，我死瞑目矣！”言讫，望着井中便跳。说时迟，那时快，长孙陈忙去扯时，辛氏早已跳下井中去了。

正是：

马上但求全弱息，井中拚得葬芳魂。

慌得胜哥乱哭乱叫，也要跳下井去。长孙陈双手抱住了孩儿，去望那井中

，虽不甚深，却急切没做道理救她，眼见不能活了，放声大哭。

正哭时，后面喊杀之声渐近。只得一头哭，一头先抱胜哥坐在马上。自己随后也上了马，又将腰带系住胜哥，拴在自己腰里扎缚牢固，把马连加数鞭，望着山僻小路跑去。听后面喊声已渐远，惊魂稍定。走至红日沉西，来到一个败落山神庙前。

长孙陈解开腰带，同胜哥下马，走入看时，先有几个人躲在内，见长孙陈牵马而来，惊问何人。长孙陈只说是一般避难的，解下马上行李，叫胜哥看守着，自己牵马去吃了草，回来系住马，就神座傍与胜哥和衣而卧。胜哥痛念母亲，哭泣不止。

长孙陈心如刀割，一夜未曾合眼，天明起身寻些水净了脸，吃了些干粮，再喂了马，打叠行李，正待去探听贼兵消息，只见庙外有数人奔来，招呼庙里躲难的道：“如今好了，贼兵被李节度大兵追赶，昨夜已尽去。城中平定，我们回去罢！”众人听说，一哄都去了。

长孙陈想道：“贼兵即去，果不出吾所料！”遂与胜哥上马，仍回旧路，行过山口，将上官塘，胜哥要下马解手。长孙陈抱了也下来，系马等他，却望见前面路旁有榜文张挂，众人拥着看。长孙陈也上前观看，只见上写道：钦命河北节度使李，为晓谕事，照得本镇奉命讨贼，连胜贼兵。贼已望风奔窜，其所过州县，该地方官正当尽心守御。

乃武安县署印知县长孙陈及守将尚存诚，弃城而逃，以至百姓流离，城池失守，殊可痛恨。今尚存诚已经擒至军前斩首示众，长孙陈不知去向，俟追缉正法。目下县中缺官失印，本镇已札委能员，权理县事，安堵如故。凡尔百姓逃亡在外者，可速归复业，毋得观望，特示。

长孙陈看罢大惊，回身便走。胜哥解手方完，迎问道：“什么榜文？”长孙陈不及回言，忙抱着胜哥，依旧上马拴缚好了，加鞭纵辔，仍望山僻小路乱跑。穿林过岭，走得人困马乏，臂上系的印，也不知失落何处了。奔至一溪边，才解带下马，牵马去饮水，自己与胜哥也饮了几口。胜哥细问惊走之故，长孙陈方把适间所见榜文述与他听了。胜哥道：“城池失守，不干爹爹事。爹爹何不到李节度军前，把守将先逃之事禀告他。”

长孙陈道：“李节度军法最严。我若去，必然被执。”胜哥道：“既如此，今将何往？”长孙陈道：“我前见邸报，你外祖辛公新升阆州刺史。此时想已赶任，我待往投奔他。一来把你母亲的凶信报知，二来就求他替我设法挽回。若挽回不得，变易姓名，另图个出身！”说罢，复与胜哥上马而行。正是：井中死者不复生，马上生人又惧罪。

慌慌急急一鞭风，重重叠叠千行泪。

行了一程，已出武安县界，来至西乡县地方。时已抵暮，正苦没宿处，遥望林子里有灯光射出。策马上前看时，却是一所庄院，庄门已闭。长孙陈与胜哥下马，轻轻叩门。见一老姬，携灯启户，出问是谁？长孙陈道：“失路之人，求借一宿，幸勿见拒！”老姬道：“我们没男人在家，不便留宿。”长孙陈指着胜哥道：“念我父子俱在难中，望乞方便！”老姬道：“这等说，待我去禀复老安人则个。”言毕，回身入内。少顷，出来说道：“老安人闻说你是落难的，又带个儿子在此，甚是怜悯，叫我请你进去，面问备细，可留便留。”长孙陈遂牵着马，与胜哥步入庄门，见里面草堂上点起灯火，庭前两株大树。

长孙陈系马树下，与胜哥同上草堂，早见屏后走出个中年妇人来。老姬道：“老安人来了！”长孙陈连忙施礼，叫胜哥也作了揖。老安人道：“客官何处人，因何到此？”长孙陈扯谎道：“小可姓孙，是房州人。因许下云台山三元大帝香愿，同荆妻与小儿去进香。不想路遇贼兵，荆妻投井而死，仆从奔散，只逃得愚父子性命。”老安人道：“如此却可伤了。敢问客官何业？”长孙陈道：“小可是读书人。因累举不第，正要乘进香之便，往阆州投奔个亲戚。谁料运蹇，又遭此难！”老安人道：“原来是位秀士，失敬了！”便叫老姬看晚饭。长孙陈谢道：“借宿已不当，怎好又相扰？”因问：“贵庄高姓？老安人有令郎否？”老安人道：“先夫姓甘，已去世五载。老身季氏，不幸无儿，只生一女。家中只有一老苍头、一老姬并一小厮。

今苍头往城中纳粮未回，更没男人在家，故不敢轻留外客。通因老姬说客官是难中人，又带个令郎在此，所以不忍峻拒。”

正说间，小厮捧出酒肴，排列桌上。老安人叫声客官请便，自进去了。长孙陈此时又饥又渴，斟酒便饮。胜哥却只坐在旁边吞声饮泣。长孙陈拍着他的背道：“我儿，你休苦坏了身子，还勉强吃些东西！”胜哥只是掩泪低头，杯箸也不动。

长孙陈不觉心酸，连自己晚饭也吃不下了，便起身把被褥安放在堂侧榻上，讨些汤水净了手脚，又讨些草料喂了马，携着胜哥同睡。胜哥哪里睡得着，一夜眼泪不干。长孙陈只因连日困乏，沉沉睡去。次早醒来，看胜哥时，浑身发热，只叫心疼。正是：孝子思亲肠百结，哀哉一夜席难贴。

古人啮指尚心疼，何况中途见惨烈。

长孙陈见儿子患病，不能行动，惊慌无措。甘母闻知，叫老姬出来说道：“客官，令郎有病，且宽心住此，将息好了去，不必着忙。”长孙陈感激称谢。又坐在榻前，抚摩着胜哥，带哭地说道：“你母亲只为要留你这点骨血，故自拚一命。我心如割，你今若有些长短，连我也不能活了！”口中说着

，眼中泪如雨下，却早感动了里面一个人。

你道是谁？就是甘母的女儿。此女小字秀娥，年方二八，甚有姿色，亦颇知书。因算命的说他，婚姻在远不在近，当为贵人之妻；故凡村中富户来求婚，甘母都不允，立意要她嫁个读书人，秀娥亦雅重文墨，昨夜听说借宿的是个秀士，偶从屏后偷觑，却也是天缘合凑，一见了长孙陈相貌轩昂，又闻他新断弦，心里竟有几分看中了他。今早又来窃窥，正听得他对胜哥说的话，因想他伉俪之情如此真笃，料非薄幸者，便一发有意了。只不好对母亲说，乃私白老姬，微露其意。老姬即以此意告知主母，又撺掇道：“这正合着算命的言语了。那客官是远来的，又是秀士，必然发达。小姐有心要嫁他，真是天缘前定。”甘母本是极爱秀娥，百依百顺的，听了这话，便道：“难得她中意，我只恐她不肯为人继室；她若肯时，依她便了。

但我只一女，必须入赘，不知那人可肯入赘在此。”正待使老姬去问他，恰好老苍头从县中纳粮回来，见了长孙陈，便问：“此位何人？”老姬对他说明备细。苍头对长孙陈道：“昨李节度有宪牌行到各州县，捱查奸细。过往客商，要路引查验。

客官若有路引，方好相留，如无路引，不但人家住不得，连客店也去不得！”长孙陈道：“我出门时，只道路上太平，不曾讨得路引，怎么办？”苍头道：“宪牌上原说在路客商，若未取原籍路引者，许赴所在官司禀明查给。客官可就在敝县讨了路引罢。”长孙陈道：“说得是！”口虽答应，心愈忧疑。正是：欲求续命线，先少护身符。

当晚胜哥病势稍宽，长孙陈私语他道：“我正望你病好了，速速登程，哪知又要起路引来，教我何处去讨？”胜哥道：“爹爹何不捏个鬼名，到县中去讨。”长孙陈道：“这里西乡与我那武安县接壤，县中耳目众多，倘识破我是失机的官员，不是耍处！”父子切切私语，不防老苍头在壁后听得了，次早入内，说与甘母知道。甘母吃了一惊，看着女儿道：“那人来历如此，怎生发付他？”秀娥沉吟半晌道：“他若有了路引，或去或住，都不妨了。只是他要在我们县中讨路引却难，我们要讨个路引与他倒不难。”甘母道：“如何不难？”秀娥道：“堂兄甘泉现做本县押衙，知县最信任他，他又极肯听母亲言语的。今只在他身上要讨个路引，有何难处！”甘母道：“我倒忘了，便叫苍头速往县中请侄儿甘泉来！”一面亲自到堂前，对长孙陈说道：“官人休要相瞒，我昨夜听得你自说是失机官员。你果是何人？实对我说，我倒有个商量。”长孙陈惊愕了一回，料瞒不过，只得细诉实情。

甘母将适间和女儿商量的话说了，长孙陈感谢不荆至午后，甘泉骑马同苍头到庄。下马登堂，未及与长孙陈相见，甘母即请甘泉入内，把上项话细说一

遍，并述欲招他为婿之意。甘泉一一应诺，随即出见长孙陈，叙礼而坐。说道：“尊官的来踪去迹，适间家叔母已对卑人说知。若要路引，是极易的事。但家叔母还有句说话。”长孙陈道：“有何见教？”

甘泉便把甘母欲将女儿秀娥结为婚姻之意，从容言及。长孙陈道：“极承错爱，但念亡妻惨死，不忍再娶！”甘泉道：“尊官年方壮盛，岂有不续弦之理？家叔母无嗣，欲赘一佳婿，以娱晚景。若不弃嫌，可入赘在此。纵是令郎有恙，不能行路，阆州之行且待令郎病愈，再作商议何如？”长孙陈暗想：“我本不忍续弦，奈我的踪迹已被他们知觉，那甘泉又是个衙门员役，若不从他，恐反弄出事来！”又想：“我在难中，蒙甘母相留，不嫌我负罪之人，反欲结为姻眷，此恩亦不可忘！”又想：“欲讨路引，须央浼甘泉。必从其所请，他方肯替我出力！”

踌躇再四，乃对甘泉道：“承雅意，何敢过辞！但入赘之说未便，一者亡妻惨死，未及收殓，待小可到了阆州，遣人来收殓了亡妻骸骨，然后续弦，心中始安；二者负罪在身，急欲往见家岳，商议脱罪复官之计，若入赘在此，恐误前程大事。今既蒙不弃，只留小儿在此养病，等小可阆州见过岳父，然后来纳聘成婚罢！”甘泉听说，即以此言入告甘母。甘母应允，只要先以一物为聘。长孙陈身边并无他物，只有头上一只金簪，拔下来权为聘礼。甘泉以小银香盒一枚回敬。正是：已于绝处逢生路，又向凶中缔新姻。

婚议既定，长孙陈急欲讨路引。甘泉道：“这不难，妹丈可写一个禀揭来，待我持去代禀县尊，即日可得。”长孙陈便写下一个禀揭，只说要往云台山进香的，捏个姓名叫做孙无咎，取前程无咎之意。甘泉把禀揭袖了，作别而去。却说胜哥卧在榻上，听得父亲已与甘家结婚，十分伤感。到晚间，重复心疼，发热起来。长孙陈好生忧闷，欲待把自己不得不结婚的苦情告诉他，又恐被人听得，不敢细说。至次日，甘泉果然讨得路引来了。长孙陈虽然有了路引，却见胜哥的病体沉重，放心不下，只得倒住着替他延医服药。又过了好几日，方渐渐痊可。长孙陈才放宽了心，打点起身。甘母治酒饯行，又送了些路费。长孙陈请甘母出来，下了四拜，说道：“小儿在此，望岳母看顾！”

甘母道：“如今是一家骨肉了，不劳叮嘱。”长孙陈又吩咐胜哥道：“你安心在此调养病体，切莫忧煎。我一至阆州，即遣人来接你。”胜哥牵衣啼哭，长孙陈挥泪出门，上马而去。甘泉也来送了一程，作别自回。长孙陈虽缔新姻，心中只痛念亡妻，于路口占《忆秦娥》词一首云：风波里，舍车徒步身无主。身无主，拚将艳质，轻埋井底。

留卿不住看卿死，临终犹记伤心语。伤心语，嘱予珍重，把儿看觑。长孙陈在路晓行夜宿，但遇客店，看了路引并无阻滞。一日，正在一个客店里买饭

吃，只见有个公差打扮的人，也入来买饭。店主人问他是哪里来的，那人向胸前取出一个官封来，说道：“我是阆州刺史衙门，差往李节度军前投递公文的。”

长孙陈听了，暗喜道：“莫非我丈人知我失机，要替我挽回，故下书与李节度么？”便问那人道：“阆州辛老爷，有何事要投文与李节度？”那人道：“如今辛老爷不在阆州了。这公文不是辛老爷的，也不知为着什事？”长孙陈惊问道：“辛老爷哪里去了？”那人道：“辛老爷才到任，却因朝中有人荐他，钦召入京去了。如今是本州佐贰官掌印哩！”长孙陈听说，惊呆了半晌。想道：“这却怎处？”岳父已入京，我去阆州做什？

逃罪之人，又不敢往京中去，况与路引上不对。欲仍回甘家，又没有阆州打回的路引。”此时真个进退两难。正是：羝羊不退又不遂，触在藩篱怎得休！

当晚只得且在客店中歇宿，伏枕寻思，无计可施。正睡不着，只听得隔壁呻吟之声，一夜不绝。次早起来，问店主人道：“隔房歇的是何人？”店主人道：“是一位赴任官员。因路遇贼兵，家人及接官衙役都被杀，只逃得他一人，借我店里住下，指望要到附近州县去讨了夫马，起送赴任。哪知又生起病来，睡倒在此。”长孙陈听说也是个被难官员，正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不觉惻然，便叫店主人引到他房里去看。只见那人仰卧在床，见长孙陈入来，睁眼一看，叫道：“阿呀！你是子虞兄，缘何到此？”长孙陈倒吃一惊，定眼细看，果然是认得的，只因他病得形容消瘦，故一见时认不出，那人却认得长孙陈仔细。

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长孙陈一个同乡的好友，姓孙，名去疾，字善存，年纪小长孙陈三岁，才名不相上下。近因西川节度使严武闻其才，荐之于朝，授夔州司户，领恁赴任。他本家贫未娶，别无眷属携带，只有几个家僮并接官衙役相随。不想中途遇贼，尽被杀死。他幸逃脱，又复患病羁留客店。当下见了长孙陈，问道：“闻兄在武安县。”长孙陈不等他说完，忙摇手道：“禁声！”孙去疾便住了口。长孙陈遣开了店主人，方把自己的事告诉他。

孙去疾也自诉其事，因说道：“如今小弟有一计在此。”

长孙陈问何计？孙去疾道：“兄既没处投奔，弟又抱病难行。

今文恁现在，兄可顶了贱名，竟往夔州赴任。严节度但闻弟名，未经识面，接官衙役又都被杀。料无人知觉！”长孙陈道：“多蒙厚意，但此乃兄的功名，小弟如何占得！况尊恙自当痊可。兄虽欲为朋友地，何以自为地！”孙去疾道：“贱恙沉重，此间不是养病处。倘若死了，客店岂停棺之所。不若弟倒顶了孙无咎的鬼名，只说是孙去疾之弟。兄去上任，以轻车载弟同往。弟若不

幸而死，乞兄殓殓，随地安葬，如幸不死，同兄到私衙慢慢调理，岂不两便！”长孙陈想了一想道：“如此说，弟权且代庖。候尊恙全愈，禀明严公，那时小弟仍顶孙无咎名字，让兄即真便了。”计议已定，恐店主人识破，即雇一车，将孙去疾载至前面馆驿中住下。然后取了文牒，往地方官处讨了夫马，另备安车，载了去疾，竟望夔州进发。正是：去疾忽然有疾，善存几不能存。

无咎又恐获咎，假孙竟冒真孙。

不一日，到了夔州，坐了衙门。孙去疾幸不死，即于私衙中，另治一室安歇，延医调治。时严公正驻节夔州，长孙陈写着孙去疾名字的揭帖，到彼参见。严公留宴，因欲试其才，即席命题赋诗，长孙陈援笔立就。严公深加叹赏，只道孙去疾名不虚传，哪知是假冒的。以后又发几件疑难公事来审理，长孙陈断决如流，严武愈加敬重。长孙陈蒞任半月，即分头遣人往两处去：一往武安城外井亭中，捞取辛氏夫人骸骨殓殓，择地权厝，另期安葬；一往西乡城外甘家，迎接公子胜哥，并将礼物书信寄与甘泉，就请甘母同着秀娥至任所成婚。一面于私衙中，设立辛氏夫人灵座。长孙陈公事之暇，除却与孙去疾闲话，便对着那灵座流涕。一夕独自饮了几杯闷酒，看了灵座，不觉痛上心来，又吟《忆秦娥》词一首云：黄昏后，悲来欲解全恁酒。全恁酒，只愁酒醒，悲情还又。

新弦将续难忘旧，此情未识卿知否？卿知否，唯求来世，天长地久。吟罢，取笔写出，并前日路上所吟的，也一齐写了，常取来讽咏嗟叹。正是：痛从定后还思痛，欢欲来时不敢欢。

此日偏能忆旧偶，只因尚未续新弦。

过几日，甘家母女及胜哥都接到。甘母、秀娥且住在城外公馆中，先令苍头、老姬送胜哥进衙。长孙陈见胜哥病体已愈，十分欢喜，对他说了自己顶名做官之故。领他去见了孙去疾，呼为老叔，又叫他拜母亲灵座。胜哥一见灵座，哭倒在地。

长孙陈扶他去睡了。次日，衙中结彩悬花，迎娶新夫人。

胜哥见这光景，愈加悲啼。长孙陈恐新夫人来见了不便，乃引他到孙去疾那边歇了。少顷，秀娥迎到，甘母也坐轿进衙。长孙陈与秀娥结了亲，拜了甘母，又到辛氏灵座前拜了，然后迎入洞房。长孙陈于花烛下觑那秀娥，果然美貌。此夜恩情，自不必说。有一曲《黄莺儿》，单道那续娶少妇的乐处：幼妇续鸾胶，论年庚儿女曹，柔枝嫩蕊怜她少。憨憨语娇，痴痴笑调，把夫怀当做娘怀倒。小苗条，抱来膝上，不死也魂销。

当夜，胜哥未曾拜见甘氏，次日又推病卧了一日。至第三日，方来拜见，含泪拜了两拜，到第三拜，竟忍不住哭声。拜毕，奔到灵座前放声大哭。他

想自己母亲惨死未久，尸骸尚未殓，为父的就娶了个新人，心中如何不痛？长孙陈也觉伤心，流泪不止。甘氏却不欢喜，想道：“这孩儿无礼。莫说你父亲曾在我家避难，就是你自己病体，也亏在我家将息好的。如何今日这般做张智，全不看我继母在眼里！”口虽不言，心下好生不悦。

自此之后，胜哥的饥寒饱暖，甘氏也不耐烦去问他，倒不比前日在他家养病时的亲热了。胜哥亦只推有病，晨昏定省，也甚稀疏。又过几日，差往武安的人回来，禀说井中并无骸骨。

长孙陈道：“如何没有？莫非你们打捞不到。”差人道：“连井底下泥也翻将起来，并没什骸骨！”长孙陈委决不下。胜哥闻知，哭道：“此必差去的人不肯用心打捞，须待孩儿自去！”长孙陈道：“你孩子家病体初愈，如何去得？差去的人，量不敢欺我。正不知你娘的骸骨哪里去了？”胜哥听说，又到灵座前去痛哭，一头哭，一头说道：“命好的直恁好，命苦的直恁苦！我娘不但眼前的荣华不能受用，只一口棺木，一所荒坟，也消受不起！”说罢又哭。长孙陈再三劝他。甘氏只不开口，暗想：“他说命好的直恁好，明明妒忌着我。你娘自死了，须不是我连累的，没了骸骨，又不是我不要你去寻，如何却怪起我来！”转展寻思，愈加不乐。正是：开口招尤，转喉触讳。

继母有心，前儿获罪。

说话的，我且问你：那辛氏的骸骨，既不在井中，毕竟哪里去了？看官听说：那辛氏原不曾死，何处讨她骸骨？她那日投井之后，贼众怕官兵追杀，一时都去荆随后便是新任阆州刺史辛用智领家眷赴任，紧随着李节度大兵而来，见武安县遭此变乱，不知女儿、女婿安否。正想要探问，恰好行至井亭下，随行众人要取水吃，忽见井中有人，好像还未死的，又好像个妇人。辛公夫妇只道是逃难民妇投井，即令救起。众人便设法救起来。辛公夫妇见了，认得是女儿端娘，大惊大哭。夫人摸她心头还热，口中有气，急叫随行的仆妇养娘们，替她脱下湿衣，换了干衣，扶在车子上。救了半晌，辛氏渐渐苏醒。辛公夫妇询知其故，思量要差人去找寻女婿及外甥，又恐一时没处寻，迟误了自己赴任的限期，只得载了女儿同往任所。及到任后，即蒙钦召，星夜领家眷赴京，一面着人到武安打探。却因“长孙陈”三字，与“尚存诚”三字声音相类，那差去的人粗莽，听得人说“尚存诚失机被杀”，误认做长孙陈被杀，竟把这凶信回报。辛氏闻知，哭得发昏，及问胜哥，又不知下落，一发痛心。自想当日拚身舍命，只为要救丈夫与儿子，谁知如今一个死别，一个生离，岂不可痛！因作《蝶恋花》一词，以志悲思云：独坐孤房泪如雨，追忆当年，拚自沉井底。只道妾亡君脱矣，哪知妾在君反死。君既死兮儿没主，飘泊天涯，更有谁看取！痛妾苟延何所济，不如仍赴泉台去。

辛氏几度要自尽，亏得父母劝祝于是，为丈夫服丧守节，又终日求神问卜，讨那胜哥的消息。真个望儿望得眼穿，哭夫哭得泪干，哪知长孙陈却与甘氏夫人在夔州受用。正是：各天生死各难料，两地悲欢两不同！

不说辛氏随父在京，且说长孙陈因不见了辛氏骸骨，心里惨伤，又作《忆秦娥》词一首，云：心悲悒，香消玉碎无踪迹。无踪迹，欲留青冢，遗骸难觅。

风尘不复留仙骨，莫非化作云飞去。云飞去，天涯一望，泪珠空滴。长孙陈将此词并前日所题两词，并写在一纸，把来粘在辛氏灵座前壁上。甘氏走来见了，指着第一首道：“她叮咛你将儿看觑。你的儿子，原得你自去看觑他。我是继母，不会看觑他的！”又指着第二首道：“你只愿与前妻‘天长地久’，娶我这一番，却不是多的了！”看到第三首，说道：“你儿子只道无人用心打捞骸骨，你何不自往天涯去寻觅！”说罢，变色归房。慌得长孙陈忙把词笺揭落了，随往房中看时，见甘氏独坐流泪。长孙陈陪着笑脸道：“夫人为何烦恼？”甘氏道：“你只想着前夫人，怪道胜哥只把亲娘当娘，全不把我当娘。”

长孙陈道：“胜哥有什触犯你，不妨对我说。”甘氏道：“说他怎的！”长孙陈再问时，甘氏只是低头不语。长孙陈急得没做道理处。原来长孙陈与甘氏的恩爱，比前日与辛氏的恩爱，又添了一个“怕”字。世上怕老婆的，有几样怕法：有“势怕”，有“理怕”，有“情怕”。

“势怕”有三：一是畏妻之贵，仰其阀阅；二是畏妻之富，资其财贿；三是畏妻之悍，避其打骂。”理怕”亦有三：一是敬妻之贤，景其淑范；二是服妻之才，钦其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贫。”情怕”亦有三：一是爱妻之美，情愿奉其色笑；二是怜妻之少，自愧屈其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见其频（戚页）。今甘氏难中相识，又美少而娇，大约“理怕”居半，“情怕”居多。

有一曲《桂枝香》说那怕娇妻的道：

爱她娇面，怕她颜变。为什（个）首无言，慌得我意忙心乱，看春山顿锁。春山顿锁，是谁触犯？忙陪欢脸，向娘前，直待你笑语还如故，才教我心儿放得宽。

这叫做因爱生怕。只为爱妻之至，所以妻若蹙额，他也皱眉；妻若忘餐，他也废食。好似虞舜待弟的一般，像忧亦忧，像喜亦喜。又好似武王事父的一般，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

闲话少说，只说正文。当下长孙陈偃伴了甘氏半晌，却来私语胜哥道：“你虽痛念母亲，今后却莫对着继母啼哭。晨昏定省，不要稀疏了！”胜哥

不敢违父命，勉强趋承。甘氏也只落落相待。一个面红颈赤，强支吾地温存，一个懒语迟言，不耐烦地答应。长孙陈见他母子二人终不亲热，亦无法处之。胜哥日常间倒在孙去疾卧室居多。此时孙去疾的病已全愈。长孙陈不忍久占其功名，欲向严武禀明其故，料严公爱他，必不见罪。乃具申文，只说自己系孙去疾之兄孙无咎，向因去疾途中抱病，故权冒名供职，今弟病已痊，理合避位。向日朦胧之罪，仗乞宽宥。严公见了申文，甚是惊讶，即召孙去疾相见，试其才学，正与长孙陈一般。严公大喜道：“二人正当兼收并用。”

遂令将司户之印，交还孙去疾，其孙无咎委署本州司马樱一面奏请实授。于是，孙去疾自为司户，长孙陈携着家眷，迁往司马署中，独留胜哥在司户衙内，托与去疾抚养教训，免得在继母跟前，取其厌恶。此虽爱子之心，也是惧内之意。只因碍着枕边，只得权割膝下，正合着《琵琶记》上两句曲儿道：“你爹行见得好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

甘氏离却胜哥之后，说也有，笑也有，不似前番时常变脸了。

光阴迅速，不觉五年。甘氏生下一女一子：女名珍姑，子名相郎，十分欢喜。哪知乐极悲生，甘母忽患急病，三日暴亡。

甘氏哭泣踴踊，哀痛之极，要长孙陈在衙署治丧。长孙陈道：“衙署治丧，必须我答拜。我官职在身，缌麻之丧，不便易服。今可停柩于寺院中，一面写书去请你堂兄甘泉来，立他为嗣，方可设幕受吊。”甘氏依言，将灵柩移去寺中。长孙陈修书遣使，送与甘泉，请他速来主持丧事。甘泉得了书信，禀过知县，讨了给假，星夜前来奔丧。正是：此虽敦族谊，亦是趋势利。

贵人来相召，如何敢不去。

甘泉既到，长孙陈令其披麻执杖，就寺中治丧。夔州官府并各乡绅，看司马面上，都来致吊。严公亦遣官来吊，孙去疾也引着胜哥来拜奠。热闹了六七日，极为光荣。却不知甘氏心上还有不足意处：因柩在寺中，治丧时自己不便到幕中哭拜；直至甘泉扶柩起行之日，方用肩舆抬至灵前奠别，又不能够亲自还乡送葬。为此每日哀痛，染成一病，恹恹不起。慌得长孙陈忙请医看视，都道伤感七情，难以救治。看看服药无效，一命悬丝。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甘氏病卧在床，反复自思：“吾向嗔怪胜哥哭母，谁想今日轮到自身。吾母亲抱病而亡，有尸有棺，开丧受吊，我尚痛心；何况他母死于非命，尸棺都没有，如何教他不要哀痛！”又想：“吾母无子，赖有侄儿替他服丧。我若死了，不是胜哥替我披麻执窆，更有何人？可见生女不若生男，幼男又不若长男。我这幼女幼子，干得什事？”便含泪对长孙陈道：“我当初错怪了胜哥，如今我想他，可速唤来见我。”长孙陈听说，便道：“胜哥一向常来问安，我恐你厌见他，故不使进见。你今想他，唤他来便是。”

说罢，忙着人到孙去疾处将胜哥唤到。胜哥至床前见了甘氏，吃惊道：“不想母亲一病至此！”甘氏执着胜哥的手，双眼流泪道：“你是个天性纯孝的，我向来所见不明，错怪了你。我今命在旦夕，汝父正在壮年，我死之后，他少不得又要续娶。

我这幼子幼女，全赖你做长兄的看顾。你只念当初在我家避难时的恩情，切莫记我后来的不是罢！”说毕，泪如泉涌。胜哥也流泪道：“母亲休如此说。正望母亲病愈，看顾孩儿。倘有不讳，这幼妹幼弟，与孩儿一父所生，何分尔我！纵没有当初避难的一段恩情，孩儿在父亲面上推爱，岂有二心！”甘氏道：“我说你是仁孝的好人。若得如此，我死瞑目矣！”又对长孙陈道：“你若再续娶后妻，切莫轻信其语，撇下了这三个儿女！”

长孙陈哭道：“我今誓愿终身不续娶了！”甘氏含泪道：“这话只恐未必！”言讫，瞑目不语，少顷即奄然而逝。正是：自古红颜多薄命，琉璃易破彩云妆。

长孙陈放声大哭，胜哥也大哭。免不得买棺成殓，商议治丧。长孙陈叫再买一口棺木进来，胜哥惊问何故，长孙陈道：“汝母无尸可殓，今设立虚柩，将衣冠殓了，一同治丧，吾心始安。”胜哥道：“爹爹所见极是。”便于内堂停下两柩，一虚一实。

幕前挂起两个铭旌，上首的写：“元配辛孺人之柩”，下首的写：“继配甘孺人之柩。”择日治丧，比前甘母治丧时，倍加热闹。但丧牌上还是孙无咎出名。原来唐时律令：凡文官失机后，必有军功，方可赎罪。长孙陈虽蒙严武奏请，已实授夔州司马之职，然不过簿书效劳，未有军功，故不便改正原名。

恰好事有凑巧，夔州有山寇窃发，严公遣将征剿，司马是掌兵的官，理合同往。

长孙陈即督同将校前去。那些山寇，不过乌合之众，长孙陈画下计策，设伏击之，杀的杀，降的降，不几日，奏凯而还。

严公嘉其功，将欲表奏朝廷。长孙陈那时方说出自己真名姓，把前后事情一一诉明，求严武代为上奏。严公即具疏奏闻。奉旨：孙无咎既即系长孙陈，准复原姓名，仍论功升授工部员外。

正是：

昔年复姓只存一，今日双名仍唤单。

长孙陈既受恩命，便一面遣人将两柩先载回乡安厝；一面辞谢严公，拜别孙去疾，携着三个儿女并仆从等进京赴任。此时辛用智正在京师为左右拾遗之职，当严公上表奏功时，已知女婿未死，对夫人和女儿说了，俱各大喜。但不知他可曾续娶，又不知胜哥安否？遂先使人前去，暗暗打听消息。不一日，家

人探得备细，一一回报了。夫人对辛公道：“偏怪他无情。待他来见你，且莫说女儿未死，只须如此如此，看他如何？”辛公笑而诺之。过了几日，长孙陈到京，谢恩上任后，即同着胜哥往辛家来。于路先叮嘱胜哥道：“你在外祖父母面前，把继母中间这段话，隐瞒些个。”胜哥应诺。既至辛家，辛公夫妇出见。长孙陈哭拜于地，诉说妻子死难之事。胜哥亦哭拜于地。

辛公夫妇见胜哥已长成至十二三岁，又悲又喜。夫人扶起胜哥，辛公也扶起长孙陈说道：“死生有命，不必过伤！且请坐了。”

长孙陈坐定，辛公便问道：“贤婿可曾续弦？”长孙陈道：“小婿命蹇，续弦之后，又复断弦。”辛公道：“贤婿续弦，在亡女死后几年？”长孙陈道：“就是那年。”夫人便道：“如何续得恁快！”长孙陈正待诉告甘家联姻的缘故，只见辛公道：“续弦也罢了。但续而又断，自当更续。老夫有个侄女，年貌与亡女仿佛，今与贤婿续此一段姻亲何如？”长孙陈道：“多蒙岳父厚爱，只是小婿已誓不再续矣！”夫人道：“这却为何？”长孙陈道：“先继室临终时，念及幼子幼女，其言哀惨，所以不忍再续。”辛公道：“贤婿差矣！若如此说，我女儿惨死，你一发不该便续弦了。难道亡女投井时，独不曾念及幼子么？贤婿不忍负继夫人，何独忍负亡女乎？吾今以侄女续配贤婿，亦在亡女面上推情，正欲使贤婿不忘亡女耳！”长孙陈满面通红，无言可答，只得说道：“且容商议。”辛公道：“愚意已定，不必商议！”长孙陈不敢再言，即起身告别。辛公道：“贤婿新莅任，公事烦冗，未敢久留。胜哥且住在此，尚有话说。”长孙陈便留下胜哥，作别自回。辛公夫妇携胜哥入内，置酒款之，问起继母之事，胜哥只略谈一二。辛公夫妇且不教母子相见，也不说明其母未死，只说道：“吾侄女即汝母姨，今嫁汝父，就如你亲母一般。你可回去对汝父说，叫他明日纳聘，后日黄道吉日，便可成婚。须要自来亲迎。”说毕，即令一个家人同一个养娘，送胜哥回去。就着那养娘做个媒的。

胜哥回见父亲，备述辛公之语。养娘又致主人之意。长孙陈无可奈何，只得依他纳了聘。至第三日，打点迎娶。

先于两位亡妻灵座前祭奠，胜哥引着那幼妹幼弟同拜。长孙陈见了，不觉大哭。胜哥也哭了一场，那两个小的，不知痛苦，只顾呆着看。长孙陈愈觉惨伤，对胜哥道：“将来的继母，即汝母姨，待汝自然不保只怕苦了这两个小的！”胜哥哭道：“甘继母临终之言，何等惨切。这幼妹幼弟，孩儿自然用心调护。只是爹爹也须立主张。”长孙陈点头滴泪。

黄昏以后，准备鼓乐香车，亲自乘马到门奠雁。等了一个更次，方迎得新人上轿。正是：丈人这般耍，女婿赛吃打。

只道亲上亲，谁知假中假。

新人进门拜了堂，掌礼的引去拜两个灵座，新人立住不肯拜。长孙陈正错愕间，只听得新人在兜头的红罗里，大声说起话来道：“众人退后，我乃长孙陈前妻辛氏端娘的灵魂，今夜附着新人之体来到此间，要和他说话。”众人大惊，都退走出外。长孙陈也吃一惊，倒退数步。胜哥在傍听了，大哭起来，忙上前扯住，要揭起红罗来看。辛氏推住道：“我怕阳气相逼，且莫揭起！”长孙陈定了一回，说道：“就是鬼，也说不得也！”

上前扯住哭道：“贤妻，你灵魂向在何处？骸骨如何不见？”

辛氏挥手道：“且休哭，你既哀痛我，为何骨肉未冷，便续新弦？”长孙陈道：“本不忍续的，只因在甘家避难，蒙她厚意，故勉强应承。”辛氏道：“你为何听后妻之言，逐胜儿出去！”

长孙陈道：“此非逐他，正是爱他。因为失欢于继母，恐无人调护，故寄养在孙叔叔处。”辛氏道：“后妻病故，你即治丧。

我遭惨死，竟不治丧。

直待等着后妻死了，趁她的便，一同设幕，是何道理？”

长孙陈道：“你初亡时，我尚顶孙叔叔的名字，故不便治丧。

后来孙无咎虽系假名，却没有这个人，故可权时治丧。”辛氏道：“甘家岳母死了，你替她治丧。我父母现在京中，你为何一向并不遣人来通候！”长孙陈道：“因不曾出姓复名，故不便遣人通候。”辛氏道：“这都罢了！但我今来要和你同赴泉台，你肯随我去么？”长孙陈道：“你为我而死，今随你去，固所甘心，有何不肯！”胜哥听说，忙跪下告道：“望母亲留下爹爹，待孩儿随母亲去罢！”辛氏见胜哥如此说，不觉堕泪，又见丈夫肯随她去，看来原不是薄情的。因说道：“我实对你说，我原非鬼，我即端娘之妹也。奉伯父之命，叫我如此试你！”

长孙陈听罢，才定了心神。却又想新嫁到的女儿，怎便如此做作，听她言语，宛是前妻的声音。

莫非这句话，还是鬼魂在那里哄我。正在疑想，只见辛氏又道：“伯父吩咐教你撤开甘氏灵座，待我只拜姐姐端娘的灵座！”长孙陈没奈何。只得把甘氏灵座移在一边。辛氏又道：“将甘氏神主焚化了，方可成亲！”长孙陈道：“这个说不去！”

胜哥也道：“这怎使得？”辛氏却三回五次催逼要焚。长孙陈此时一来还有几分疑她是鬼，二来便做道新人的主见，却又碍着她是辛公侄女，不敢十分违拗。只得含着泪，把甘氏神主携在手中，方待焚化。辛氏叫住道：“这便见得你的薄情了。你当初在甘家避难，多受甘氏之恩，如何今日听了后妻，便要把她的主神焚弃？你还供养着。你只把辛氏的主神焚了罢！”长孙陈与胜哥听

说，都惊道：“这却为何？”辛氏自己把兜头的红罗揭落，笑道：“我如今已在此了，又立我的神主则什？”

长孙陈与胜哥见了，俱大惊。

一齐上前扯住，问道：“毕竟是人是鬼？”辛氏那时方把前日井中被救的事说明。长孙陈与胜哥如梦初觉。夫妻母子，抱头大哭。正是：本疑凤去秦台杳，可意珠还合浦来。

三人哭罢，方酌酒相庆。

胜哥引着幼妹幼弟拜见了母亲，又对母亲述甘氏临终之语，望乞看视这两个小的。辛氏道：“这个不消过虑。当初我是前母，甘氏是继母，如今她又是前母，我又是继母了。我不愿后母虐我之子，我又何忍虐前母之儿！”长孙陈闻言，起身称谢道：“难得夫人如此贤德。甘氏有灵，亦铭刻于泉下矣！”因取出那三首《忆秦娥》词来与辛氏看，以见当日思念她的实情。

辛氏把那《蝶恋花》一词与丈夫看。自此夫妻恩爱，比前更笃。

至明年，孙去疾亦升任京职，来到京师，与长孙陈相会。

原来去疾做官之后，已娶了夫人，至京未几，生一女。恰好辛氏亦生一子，即与联姻。辛氏把珍姑、相郎与自己所生二子一样看待，并不分彼此，长孙陈的欢喜感激不可言尽，正是：稽首顿首敬意，诚欢诚作恩情。

无任瞻天仰圣，不胜激切屏营。

看官听说，第四个儿子，却与第一个儿子是同胞，中间反间着两个继母的儿女，此乃从来未有之事。后来甘泉有个侄女，配了胜哥。那珍姑与相郎，又皆与辛家联姻。辛、甘两家，永为秦晋，和好无间。若天下前妻晚娶之间，尽如这段话文，闵子骞之衣可以不用，嘉定妇之诗可以不作矣。故名之曰《反芦花》。

卷三培连理

断冥狱推添耳书生

代贺章登换眼秀士

诗曰：

野草青青土一丘，千年埋骨不埋羞。

殷勤寄语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

此诗是方正学先生过朱买臣妻之墓而作，劝世间妇人休嫌丈夫贫贱。且莫说贫贱的有时富贵，纵使终身不富贵，也该到头相守。倘必希图他年富贵，勉强守着目前贫贱，就不是个有意思的妇人了。朱买臣之妻若是个有意思的，丈夫要去求官，还该阻他，不要他去。你道汉武帝时的官，可是容易做的？买臣只为贪着功名，后来坐张汤事，惧罪自杀。皆缘妻子嫌他贫贱，激他走这条路

，岂非为妻子所误！假如妻子肯到头守着糟糠，丈夫也便到头守着贫贱，何至贪求富贵，以至刑戮。所以方正学诗中，并不较量富贵不富贵，更不提会稽太守马前泼水之事，只说“糟糠合到头”。然天下妇人，不嫌丈夫贫贱的还有，不嫌丈夫废疾的却难。富贵危险，或不如贫贱安稳。若说废疾人，倒胜过五官具足的，这却谁个肯信？如今待在下说一奇女子，不但不嫌丈夫贫贱，并不嫌丈夫废疾。才女爱才子，就如才子爱才子一般；夫妻相爱，竟像朋友相识。后来神明灵应，把废疾忽变好了。

此事出在明朝洪武年间，南直扬州府有个秀才，姓莫名豪，字千英，丰姿秀美，文才敏捷，赋性豪爽。不幸父母双亡，家道萧索，胸中虽有才，手中却乏钞。人情只重有”贝”字的才，不重没”贝”字的才。所以年近二十，未谐姻眷。只结交得一个好朋友，那人姓闻名聪，字作谋，学识淹博，议论雄快，与莫豪是至交。时常相叙，攀今吊古，谈起来便是竟日。闻聪常说：人不当以成败论英雄，设使少康若败，便是有穷的多士多方；武庚若成，便是有商的一成一旅。可笑世人识见浅薄，见伯夷指武王为暴，便道奇怪，不敢真个认他为暴；见武王指洛民为顽，便都说是顽了。又常言短丧之制，不是汉文帝始，是汉景帝始。文帝素性谦恭，当其践位，有让三让再之文；劝其立储，有重我不德之诏，故临终亦自谦德薄，遗命短丧。文帝虽如此谦恭，在景帝自当尽礼。若云父命宜从，则辞践位，即不该践位；辞建储，即不该建储，连景帝也不必立了。奈何独从其短丧之命，这不是短丧自景帝起的。又常论断王导为奸臣，温峤为逆子。嵇绍虽忠，未能全孝，不如向有向北坐的王裒；王祥虽孝，有缺于忠，不如必在汶上的闵子。如此妙论，不一而足。莫豪深加叹服。但那闻聪有一件酷好的事，是仙家修炼之术。妻室也不肯娶，常闭户独坐，做那养真运气的工夫。原来做这工夫，须要有传授，若得法便好，若不得法，反要弄出病来。闻聪无师之学，未从其法，竟把一双耳朵弄聋了。却又有一件奇事，时常梦到阴司，替冥官断狱，梦中听讼，耳却不聋，及至醒来，依然聋了。闻聪自笑道：“昔有仆夫夜梦为王，日间虽劳，梦中却乐，吾今虽聋，又何病焉！”人有不信他的，都道他是鬼话，又见他耳聋，是个残疾人，不甚敬重他。只有莫豪始终钦服，常对他说道：“《史记屈原传》云：王听之不聪。楚怀王何当耳聋，只为心里不聪，便与耳聋一般。据我看来，世人皆聋，唯兄不聋耳。”因即题诗一首云：岂惟耳目有聋盲，心不聪明病与均。

人世即今多耳目，能闻能见几何人。

莫豪正与闻聪说得着，不想闻聪自恨修炼不得法，欲出外遍求仙方，遂别了莫豪，往临安天目山访道去了。

莫豪自闻聪别后，甚觉寂寞，虽还有几个朋友，都不甚相契。其间有一人

，姓黎名竹，号淇卿，因他头有疮，光秃无发，人便顺口叫他“黎”，又叫他“竹”，又叫他“黎和尚”。那人本是个包揽词讼的秀才。莫豪原与他意气不合，他却偏要强来亲近，每有呈词手谒，及与人争辩的书札，便把来与莫豪看。

莫豪见他文字不济，忍不住替他改削了几次。外人见了莫豪改削过的，都交口称赞。黎竹大喜，后来便竟求莫豪代作，也略把些润笔之资相送。又知莫豪好饮，常置酒相款。因此，莫豪亦不复拒之。一日，黎竹与莫豪对酌，因说道：“吾兄善于诙谐，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小弟昨日受了一个驼背人的气，求兄做一首驼背的诗去嘲他。”莫豪乘着酒兴，随口念道：哀哉驼背翁，行步甚龙钟。

遇客先施礼，无人亦打躬。
有心寻地孔，何面见苍穹。
仰卧头难着，俯眠腹又空。
虾身窘且缩，鼃背耸还丰。
雨不沾怀内，臀常晒日中。
娶妻须叠肚，搂妾怎偎胸。
桦石差堪拟，断环略可同。
小桥称雅号，新月笑尊容。
赴水如垂钓，悬梁似挂弓。
生来偏局促，死去也谦恭。

黎竹听罢，不觉大笑，便取笔写出，袖着去了。一日，又来对莫豪说道：“前日嘲驼背的诗甚妙，今日还要做首嘲鼻与瘪鼻的诗。兄可肯做么？”莫豪笑道：“就做何妨！”便又带笑念出两首诗来。其嘲鼻的诗道：扈鼻是前缘，夜来开口眠。

读书声不出，讲话语难传。
闻香全不觉，遇臭竟安然。
一事差堪用，教他看粪船。
其嘲瘪鼻的诗道：

世间瘪鼻最蹊跷，形得眼高嘴又高。
将去面光浑不碍，打来巴掌任横超。
踏平鬼脸羞堪拟，跌匾尿瓶略可描。
面孔分明如屁股，中间反嵌一条槽。

莫豪念毕，笑得黎竹眼花没缝，又牢牢地记着。莫豪笑道：“兄只顾要嘲人，全不想自己亦有可嘲之处。吾闻外人嘲兄为‘黎和尚’。如今待小弟替兄

解嘲何如？”说罢，便取笔写出几段笑话，乃是《和尚笑鑿鑿》与《鑿鑿答和尚》的谑语。

《和尚笑鑿鑿》云：

两头一样光，甘苦不相当。
我光是披剃，你光因鑿疮。
一样两光头，我净你却垢。
走到人前去，嫌你腥臊臭。
和尚解风流，能将信女勾。
妇人喜和尚，不喜？鑿头。

《？鑿答和尚》云：

只言和尚斩六根，发去哪知根尚存。
头尚破除惟我净，光光不剩一丝痕。
天风吹落满头芳，谁道轮老我洁郎。
一顶梅花浑似雪，？鑿头上放毫光。
人见秃驴吐涎去，只因和尚不吉利。
时来晓夜要搔疮，唯有？鑿最利市。
偷香手段秃驴高，我辈风情也不饶。
谁道妇人不喜？，世间唯有？鑿骚。

莫豪写毕，抚掌大笑。黎竹看了，也禁不住笑，心里虽怪他尖酸，却因常要求他文字，只得忍耐，欲待也做几句嘲他，又做不出什么。

过了几日，莫豪因饮多了新酒，染患目疾，闷坐在家。黎竹叩门而来，相见问候毕，袖中取出一纸，说道：“弟闻尊目有恙，特觅一妙方在此。”莫豪接来张眼看时，上写道：木贼草去两头，何首乌用其尾，败龟板取其中。

莫豪见了，变色说道：“兄怎生这等骂我！”黎竹道：“如何是骂兄？”莫豪道：“‘木贼草’去了两头是‘贼’字，‘何首乌’只用其尾是‘乌’字，‘败龟板’只取中间的‘龟’字。

骂我贼乌龟，是何道理？”黎竹道：“木贼草、何首乌，都是眼科中妙药，龟板也是滋阴的，正对兄目疾，休猜差了。”莫豪道：“兄莫乱道，这方决不是你写的。必是哪个教你写的，你实对我说。”黎竹被逼问不过，只得说道：“其实是一个家表弟教我写的。”莫豪道：“令表弟好没道理，他姓什名谁？”

黎竹道：“他是家姑娘之子，姓晁。”莫豪道：“向来不闻兄有这个表弟？”黎竹道：“因他年纪尚幼，故一向不曾说起。”

莫豪道：“他与我素不相识，何故便如此恶谑！”黎竹笑道：“他闻小弟

被兄嘲笑，故代为奉答耳！”莫豪道：“小子太弄聪明，待我也答他几句。

”便叫黎竹代写，自己信口念道：木除草去用中央，贼善医人贼亦良。

何首取梢龟取腹，乌龟肚里有奇方。

黎竹代写罢，笑道：“他把个哑谜儿嘲兄，如今反被兄嘲了。”莫豪道：“这只算答他，我今也把个哑谜儿嘲他几句，看他如何答我？”便又念出四句道：上有两山横对，下有半朵桃花。

或作缩头龟子，鼃鼃不甚争差。

念毕，又教黎竹写了，“一并拿去与你那表弟看。”黎竹道：“这是什么哑谜？”莫豪道：“兄莫管，只闻令表弟可猜得出！”黎竹含笑而去。次日，又来说道：“兄昨日的哑谜，家表弟一猜便着，道是嘲他姓的‘晁’字，他细细解与我听说：“‘两山横对’，是上面‘曰’字；‘半朵桃花’，是下面‘兆’字；‘龟子’、‘鼃鼃’者，因古体‘晁’字，是‘曰’字下加‘龟’字，其形与‘鼃’‘鼃’等字相类耳！”莫豪笑道：“亏他猜，却也聪明。”黎竹袖出一纸道：“他今也把尊姓的‘莫’字，答嘲几句在此，也教我写来与兄看哩！待我念来你听。”说罢，便看着纸上念道：似美不是美，如英不是英。

纵使胸中有子曰，可怜徒作草间人。

莫豪听罢，倒欢喜起来，说道：“令表弟才思敏给，是一个极聪明的人。”黎竹笑道：“他恁般嘲你，你倒喜他。”莫豪道：“兄不晓得，赞得不通，赞亦没趣，嘲得好时，嘲亦快意。你有这等一个聪明表弟，如何不同他来与我一会？”黎竹道：“家姑娘早寡，只生此子。因他年幼，爱之如处女，只教他闭户读书，不要他接见朋友！”莫豪道：“他今几岁了？”

黎竹道：“才十六岁。”莫豪道：“十六岁也不为年幼了，如何不要他见客？既是他不肯来，待小弟目疾稍愈，先去拜他。”

黎竹道：“家姑娘性极板执，吾兄就去，也未必肯放表弟出来接见，反要怪小弟牵引多事。不如且消停几时，等他成人后，相交未迟。”莫豪沉吟道：“也罢，令表弟既不可即见，待小弟把他嘲我的言语，再破几句，看他可能更答否？”黎竹道：“这个使得，待我再替兄写去与他看。”莫豪便又念道：似美正是美，如英正是英。

人虽伏草下，其人是大人。

黎竹写来袖着，作别去了。停了几日，又到那晁家来。

看官，你道那晁家表弟是谁？原来不是黎竹的表弟，乃是黎竹的表妹。黎竹姑夫晁育华，只生此女，小字七襄，姿容仿佛天仙，聪明胜过男子。身边有个侍儿，名唤春山，年纪比七襄小两岁，也生得娉婷伶俐，颇知文墨。七襄与

她如姊妹一般相爱。不幸晁育华早逝。母亲黎氏，孀居无倚，欲招赘一个女婿在家，却急切难得个快婿，常托黎竹替他留心选择。这黎竹若是个有意思的，便该想佳人必须配才子，才如莫豪，正堪与七襄作配，况又是你的相知，这段美姻缘，便急急该替他玉成了。争奈黎竹是势利小人，他与本城一个富家子弟古淡月相好。

那古淡月断弦未续，欲求七襄为继室。黎竹有心要做这头媒，怎肯把表妹作成穷朋友。所以，在莫豪面前，只说是表弟，并不说是表妹。正是：佳人与才子，理合联姻契。

表兄不玉成，诈称妹作弟。

黎竹对莫豪便不说实话，及到晁家，却又常把莫豪做的文字与七襄看。七襄深服其才，又知他尚未联姻，甚有相慕之意。

因闻其善谑，故也替黎竹写个药方儿去嘲他。却被莫豪答嘲过来，七襄见了，口中虽埋怨黎竹不该说出“晁”字，被他轻薄，心里却愈爱莫豪的聪明，因也把“莫”字来嘲几句，看他怎生回答。及见了莫豪的答语，一发欢喜。黎竹道：“他还要你再答，你不可弱与他。”七襄笑道：“答之何难！”随又将“莫”字再做几句道：有言可陈谟，无金不成模。

摹拟手空挥，摸索才终落。

若应募卒力不堪，欲作幕宾中折角。

七襄这几句，正道破了莫豪的心事。第一句赞他的才，第二句怜他的贫，第三、第四句叹他沦落不偶，第五句说他不肯弃文就武，第六句说他不屑为门馆先生。此非相嘲，实是相惜。

黎竹却不解其中深意，只道是相骂的言语，正要七襄骂断了莫豪，绝了他求见之意，便写将去与莫豪看。此时莫豪目疾已渐愈，一见此语，喜得手舞足蹈；不但爱其巧思，又感其知己，便再三央浼黎竹，要他引见。黎竹左支右吾，只不把实话对他说，及问晁家住在哪里，又不肯说出。莫豪乃私问黎家的小童，方才得知了晁家的住处，竟写个眷教弟帖儿自往拜访。到得晁家门首，恰值晁母扫墓回来，正在门前下轿，后面随着个老妪。

莫豪等晁母下了轿，进内去了，方走上一步，把帖儿传与那老妪，说道：“我莫相公，特来拜望你家大官人。”老妪道：“相公莫非差了，我家只有个小姐，并没有官人的。这帖儿不敢领。”莫豪心疑，因问道：“宅上可是姓晁？”老妪道：“正是晁家。”莫豪道：“有个黎相公，可是宅上令亲？”老妪道：“他是我家老安人的内侄，时常往来的。”莫豪道：“可又来，黎相公说宅上有个十六岁的官人在家。”老妪道：“只我家小姐便是十六岁，哪里还有什么官人？相公听错了！”莫豪闻言，才晓得黎竹一向哄他，所云表弟竟是

表妹。因又婉言问道：“不敢动问宅上小姐，可是知书识字的么？”老姬笑道：“我家小姐的才学，只怕比那黎相公倒胜几倍哩！”莫豪听罢，十分惊喜，想道：“这等说起来，前日那些巧思妙语，都是这小姐的了。天下有恁般聪慧女郎，我向认她是男子，欲与之为友，今既知是女子，决当与之为配。这媒人就要老黎做便了。”

遂急急奔到黎家，要求黎竹做媒。正是：前此只思歌伐木，从今方欲咏夭桃。

黎竹被莫豪央恳不过，只得假意应承；及见晁母，却并不提起莫豪，反替古淡月议婚。晁母嫌那古淡月是纨绔之子，又是续娶，恐女儿不中意，不肯轻许。黎竹怏怏而归，莫豪来讨回音时，只推姑娘不允。莫豪料黎竹不肯玉成此事，只得另寻别人作伐。访得晁家有个亲戚，姓涂名度，是小姐的表叔，莫豪特地央他去说亲。谁知这人就是前日黎竹要嘲他的驼背翁，人都叫他做驼涂度。他晓得前日嘲他的诗句是莫豪所作，正怪其轻薄，哪里肯替他去说。莫豪没奈何。又寻两个常在晁家走动的媒婆，托他撮合。那两个媒婆，一个叫做疮鼻谢娘娘，一个叫做？鼻俞妈妈，恰好也是莫豪嘲过她的。黎竹闻知莫豪要央她，便先去打了破句。两个也都不肯去说了。正是：仙郎无计寻乌鹊，织女何由渡碧河。

莫豪无媒可央，好生忧闷；又闻古淡月家也在那里求亲，恐被他先聘定了去，日往晁家门首探看。一日，也是机缘偶凑，恰好又遇见了那个老姬，莫豪便上前深深地唱了两个肥喏，备述求婚之意。老姬见他来意诚恳，许他代禀主母。莫豪欢喜，再三叮咛称谢而去。老姬即入内对晁母说知，晁母前日在门前下轿时，已曾见过莫豪的相貌，又晓得女儿常赞他的文字，因便使春山去探问七襄的意思。春山极言小姐平日爱慕莫豪之才，今日若与联姻，正中其意。晁母遂欣然依允，令老姬至莫家回复。

竟择定纳聘吉日，然后传姑娘之命，教黎竹为媒。黎竹那时不得已，只得做个现成媒人。正是：月老意中思淡月，冰人心上冷如冰。

非开撮合居间力，自是先通两下情。

莫豪纳过了聘，即选定了入赘佳期，打点要做新郎。谁想好事多磨，旧时目疾，忽然复发，比前更甚。两眼红肿，疼痛异常，连忙请医看视。那医人姓邓号起川，是专门眼科，看了莫豪两目，说是外障，不但要服药，还须动手刮去眼中浮肉血筋，方才痊可。莫豪任他刮了几次，肿痛之势虽稍缓，只是两目越觉昏沉了。莫豪见邓起川手段不甚妙，又去请个有名的官医奚仰山来看。那奚仰山听说刮去眼中血肉，便道：“目得血而能视，如何反把血来损去，还亏请得我早，若再迟两日，不可救了！今宜速服补血之剂。”莫豪信以为然，连

服了他几剂煎药，哪知两目倒添起翳来，心中好不焦躁。此时入赘之期已近，争奈目疾不痊。只得回复晁家，改订吉期。一面急欲另请良医调治，又伯服药无效，特请一个会用针的医家来问他。那人姓乐号居一，高谈阔论，自说针好了多少疑难症候：“今看尊目是内障，若把外障来医便差了。只须于两手两足各下一针，其目自愈。”说罢，做张做智的取出针来，先从两手针起。谁想一针才下，莫豪早昏晕了去。乐居一吃了一惊，忙取汤来灌醒，摇头道：“晕针的人，下针不得！”遂辞别而去。莫豪连请了几个医生，都不见效，十分着急。忽一日，黎竹荐一个会灸的和尚来。

那和尚法名温风，自言灸法之妙，诸病可立愈。把莫豪背上手脚上都灸到了，末后又在两眼眶之侧灸了一火。这一灸不打紧，莫豪的两眼竟断送在他手里了。看官听说：大约“疾”字从“矢”，“矢”最急；“睛”字从“丙”，“丙”属火。凡有疾病的，未有不火上升、心焦躁。医者须要平心和气，缓缓而来。不但病人性急不得，医生也性急不得。

所以古来神医，或名和，或名缓，观其命名之意，便可知其医法之高。今莫豪急于求愈，医者又急欲奏效，哪知火气攻入太阳，其目遂成不救。莫豪常戏言和尚不吉利，今被黎和尚荐一个温和尚来，把他两目弄坏，可怜一个聪明之士，变做残疾之人。正与那好朋友闻聪一聋一瞎，恰成一对。有一篇言语，单说那两人的苦处：一个静听不闻雷霆之声，一个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一个腹中虽具八音，耳边辨不出宫商角徵；一个肚里实兼五色，眼前哪晓得赤白黄青。一个以目为耳，有言必要写与他看；一个以耳为目，有字还须念与他听。一个声在西方，偏去向东侧耳；一个客临南首，却去对北恭身。一个当面骂他，也只是笑；一个挥拳试你，毫不知嗔。一个哑子对他张口，赞道这曲儿唱得甚妙；一个胡子骗他摸嘴，怪道那话儿生得恁横。一个现逢燕语莺歌，何缘领略；一个纵遇花容月貌，没福识荆。可怜害着聋和瞎，枉自夸他聪与明。

凡医道之中，唯目疾最难医，往往反为医所害。目有翳，便不能视。“医”字即用“医”字之头，“酉”字下“西”字又为两丁入目之象，故曰“眼不医不瞎”。

莫豪自灸坏之后，方悟求医之误。于是更不求医，只独坐静养，还指望两目养得转来，把毕姻之期改了又改。看看日复一日，瞳神渐散，竟不能够好了。自想“晁家只有一女，怎肯配我废疾之人。不如及早解了这头姻事，莫要误了人家女儿！”

遂叹了两口气，落了两点泪，请原媒黎竹来，对他说情愿退婚，听凭晁家另择佳婿。黎竹闻言，正中下怀。原来古淡月此时还未续弦，黎竹巴不得莫豪退了婚，好再把这头亲事去说，便欣然步至晁家。晁母因闻莫豪坏了双目，正

在烦恼，恰好黎竹到来，备述莫豪之言。晁母犹豫未决，走进房中，把这话告知女儿。只见七襄两颊通红，正色说道：“共姜之节，死且不移，何况残疾。既已受聘，岂容变更，若母亲从其退婚之说，孩儿情愿终身不嫁！”晁母见女儿言词甚正，便出来细述与黎竹听。黎竹道：“嫁丈夫不着，是一世之事。以表妹这等人物，却嫁个残疾人，岂不误了终身。今莫生自愿退婚，又不是姑娘逼他，正该趁水推船，另求佳配。表妹一时执性不从，日后懊悔，便无及矣！”因又说起古淡月仰慕求亲之意。晁母听罢，沉吟未答，只听得七襄在里面啼哭起来。晁母方欲起身去看，只见春山出来说道：“小姐说婚姻大事，断难游移。若老安人别有他议，小姐有死而已！”晁母知其立志坚决，不忍违拗，遂回绝了黎竹，再命老妪到莫家，备言小姐守义，不肯退婚之意。莫豪的欣喜感激，自不必说。晁母择个吉期，招赘莫豪过门。成亲之夜，新娘不必搀扶，新郎倒要搀扶；姐便认得郎，郎却不认得姐。正是：巧笑倩兮或可闻，美目盼兮不得见。

色声两字未能全，新郎受享只一半。

莫豪入赘后，七襄敬顺无违。只是晁母有些放心不下，暗想：“招了个双瞽的女婿，功名已没望了，又不曾学得课算命，做什么生理来养家？”口虽不言，心甚担忧。哪知莫豪文名久播于外，常有人来求他文字。莫豪口念，七襄代写，卖文为活，倒也不寂寞。七襄因劝丈夫道：“自今以后，凡寿章谀词之类，赞颂人的文字便做；其一应骂人的文字，切莫做了。”

从前黎表兄央你代作之文，都是些赌口快的机锋、损阴德的翰墨。常言道：‘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文人笔端，辩士舌端，比武士兵端，更加利害。即君青年丧目，安知非文字造孽所致！”

因作绝句二首，念与莫豪听。

其一云：

君有奇文天忌之，欲遮世眼使无知。

却因眼众遮难尽，还令君家眼自迷。

其二云：

莫言丧目罪无因，慧业文人孽报真。

只为君文刺人目，故将目疾答君身。

莫豪深服其言，自后黎竹再把辨揭檄文等项来求代作，便立意谢绝。

过了几时，本城有个乡坤，姓仲名路，号子由，以礼部侍郎致仕在家。父母八旬双寿，曾有人求莫豪代做一篇寿文去称贺，仲路见了，十分赞赏，知是莫豪之笔，正想要请来相见。

忽奉圣旨召他还朝，他为二亲年老，欲上个告养亲的疏。但洪武皇帝不是

寻常疏章可以骗得他准的。曾托几个相知朋友代为草创，都不甚好。因想起莫豪长于翰墨，特发个名帖，遣人以肩舆迎请到家，央他代草一疏。说道：“今天子性颇严厉，须善为我辞，委曲婉转，方不忤圣意。久仰足下妙才，必能代陈情悃。”莫豪领命，遂撰成一疏，中有数联云：虽国尔忘家，勤王者不遑将母；而忠须移孝，资父者乃能事君。仰思奉主之日正长，俯念侍亲之年无几。朝中广列诸臣，臣虽归而宣力尚多其侣；膝前只唯一子，子既出而终养更有何人？惭负天恩之未答，心恋阙廷；其如亲齿之已衰，悲深岵岵。时非急难，忍学绝裾之太真；梦切瞻依，乞悯望云之仁杰。得推王者孝治天下之思，益圣臣下媚兹一人之志。为亲图报，即酬罔极于靖共；代父感恩，敢忝所生于夙夜。

仲路看到这数联，拍掌赞道：“如此正合愚意。若一味乞休，以养亲为辞，便难求准。今妙在句句思亲却句句恋主。言孝更不离忠，为臣即在为子，李密《陈情表》拜下风矣！”当下便先馈润笔五十金，仍以肩舆送归。及疏上之后，果然别个告养亲的本都不准，只有仲路这本批准了。仲路大喜，又送酬仪二百两。

自此以后，求文者愈多。又过半载，仲路父母相继而亡，凡奠章行状，皆莫豪所作，仲路又多送酬仪。莫豪家中用度，颇也有余，晁母甚是喜欢。

此时春山年已十六，晁母要寻个好对头嫁他出去。春山不愿别嫁，愿常与七襄作伴，七襄因劝莫豪收为小星。莫豪道：“我废疾之人，蒙贤妻不弃，一个佳人尚恐消受不起，何敢得陇望蜀！”七襄见他推辞，心生一计，私与春山说通，等莫豪醉卧，却教春山装作自己，伴他同宿。莫豪只道是七襄，乘醉交欢，颇觉艰涩，好似初毕姻之夜。到得天明，只听得七襄从房外走来，笑道：“昨夜好事已成，今番须推辞不得了！”莫豪那时才晓得被妻子捉弄了去，跌足道：“你折杀我也。我本薄福人，幸得佳丽，一之为甚，何可再乎！”七襄笑道：“你本不认得我，安知我不是她！你又不认得她，安知她不是我！我与她情好无间，你今后何妨以她当我，以我当她。是我是她，只作一人，莫作两人可也。”莫生听说，也笑将起来。正是：比翼不妨添一翼，三生真个见三星。

自此一夫一妻一妾，情好甚浓。哪知欢合无多，又生离别。

忽有个浙江布政司上官德，是徽州人，与仲路是同年，特托他聘个书记。原来明初不设督抚，每省布政司，便是一省之主，公务最紧，做他书记的，须得个有才学之人。仲路受了上官德之托，想道：“若要寻好书记，非莫生不可。”遂写书与上官德，力荐莫豪之才，说他目虽盲而心不盲，与左丘、卜氏不相上下。上官德见了书，即遣人赍书币到来，聘请莫豪往浙江杭州任所去。

莫豪只得辞了丈母，别了妻妾，以轻舟至上官德任所。上官德与他谈论

，见他口似悬河，滔滔不竭，遂深加敬重，凡一应文移告示，都与莫豪参酌。莫豪住过年余，将所得馆谷，遣人送归家中，就报与个平安信息，不在话下。那年正值杭州府遇了灾荒，上官德欲上疏求免本年钱粮，托莫豪做个疏稿。莫豪即构就一篇，其略云：鸿基始开，或未便遽陈灾异；赋式初定，似不容辄议蠲除。

然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永清之余，正须发粟。长沙痛哭，告之明主而何疑；监门绘图，献之盛朝则无罪。救荒既未有奇策，课税宜免其常征。若仅除久欠之银，恐官欠实非民欠；欲真行蠲恤之恶，念蠲旧不若蠲新。

此疏一上，即蒙圣旨批允，于是灾民无不被泽。上官德深赞莫豪词令之妙，能感动天听，那时浙江按察司缺官，上官德兼理其事，因见刑狱繁多，要上个求宽刑狱的疏，也托莫豪代草。莫豪亦即草就，上略云：死不复生，继不复续，重罪固宜矜念；笞或至毙，流或至亡，轻刑亦当轸恤。金赎虽云宽典，贫者奈何？眚灾尽有非辜，吏人莫察。乞追纵囚四百寻狱之风，愿垂刑措四十余年之治。

上官德看了，极其称赞。但此本奏上，未蒙俞允，圣旨批道：“这本求宽刑狱，意亦可嘉。但大乱初定，奸宄尚多窜伏，立法宜严。创业与守旧不同。本内引用刑措等语，不合当今时势。不准行。”旨下之后，莫豪对上官德道：“圣旨虽则如此，明公若能于刑狱之际，每事从宽，所全实多矣！”上官德从之。

凡定罪案，多所矜宥。

莫豪在上官德署中住了二年，宾主之情甚笃。上官德欲请名医替他医治两目。莫豪自料其目已不可救，也不去求医了。

忽一夜，睡梦中见一判官模样的神人，对他说道：“我奉东狱帝君之命，特来换汝两目。”说罢，便手把莫豪两眼挖出，却并不觉疼痛。那神人于袖中另取出两双眼睛，安放在莫豪眼腔之内。莫豪梦中吃了一惊，醒将转来，忽觉得眼前一片光亮，定睛看时，只见帐外曙色照窗，室中诸物无不了然在目。喜出望外，慌忙披衣而起，引镜自照，见两目黑白分明，比当初未盲时的双眼，倒觉清爽些。便走出房来，见了上官德，告知其故。上官德也不胜之喜，说道：“此事上天怜才，特赐足下以既盲之视。从今以后，功名可得也。”莫豪道：“晚生久为废人，今幸得见天日，已出意外，岂敢更望功名？”上官德道：“以足下之才，岂有终困牖下之理？”正说间，外堂传报老爷高升了。原来上官德奉旨升授刑部右侍郎，当下接了恩命，即将印务交与署印官员，择日起身进京。是时洪武皇帝建都南京，上官德带领家眷，望南京进发。莫豪欲辞别归家。上官德道：“今年正当乡试之期，足下可同我到京，商议进场之事，不

必归去。且到前面镇江口上，写封家信，差人到扬州报知宅上便了！”莫豪欢喜从命。上官德遂另拨座船一只，与莫豪乘坐，一齐赴京。正是：向来望阙嗟无路，今始披云得见天。

话分两头，不说莫豪在杭州起身，且说晁家自莫豪出门后，只接得家信一次，以后更无音信。又闻杭州饥荒，又讹传疫厉盛行，甚是放心不下。至第二年，忽有一人到来，说是浙江布政司差来报信的，道莫相公染患疫厉已死在杭州了，有代笔的遗书一封寄到。晁家吃此一惊不小，拆书观看，书中只叫妻子速速再醮。七襄与春山见了，几乎哭死。看官，你道这假信从何而来？原来是黎竹与古淡月商量下的计策。黎竹怪七襄执拗不肯改配，又怪莫豪毕姻之后，便不肯替他代笔，古淡月又深慕七襄美貌，故乘机设下此计，要哄七襄改嫁。当时，晁母正患病在床，闻了此信，病上添悲，服药无效，呜呼死了！七襄与春山十分哀痛，家中无主，古淡月又使人来议婚。七襄于新丧重孝之中，忽闻此言，好生悲愤。春山道：“相公凶信未知确否？数百里之外，一纸代笔的遗嘱，何足深信？今当遣人往仲乡官处一问，必知实信，且可仗其力，禁绝强暴逼婚之事。”

七襄点头道：“说得是！”即使人往仲家探问。不想仲路服满起官，已带家眷赴京去了。七襄与春山商议道：“相公未有子嗣，设或凶信果真，须是我亲自去扶柩回来。”春山道：“小姐若去，妾愿相随。”两个计议已定，等晁母七终之后，即收拾行李，教老姬看守家中，另唤个养娘和一个老苍头随着，买舟竟往杭州。

在路行了几日，来至苏州吴江县地方，因舟子要泊船上岸，偶傍着一只大官船泊祝那官船上人嚷将起来，持篙乱打道：“我们有官府内眷在船里，你们什么船，敢泊在此！”老苍头便立向船头上回答道：“我们是扬州来的船，要往浙江上官老爷那里去的，也只有内眷在船里，望乞方便，容我们暂时泊泊罢！”官船上人听说，即收住了篙说道：“我这里便是上官老爷的船了。”苍头睁眼看那官舱口封皮上，却写着刑部右堂，便道：“不是，我们是要到上官布政老爷那里去的！”官船上人道：“我家老爷正是布政新升刑部的。你们是谁家内眷，要来这里做什？”苍头听罢，答道：“我们是扬州莫相公的家眷，特来探问莫相公消息的。”说声未了，官舱里早传出夫人的旨意来，说道：“既是莫相公的内眷，快请过船来相见！”原来这夫人就是上官德的奶奶熊氏，因上官德往岸上拜客去了，泊舟在此，听得船上人争闹，偶向官舱口纱窗内见看，望见小船里有两个戴孝的美貌妇人。后闻说是莫家内眷，正不知他为什涉远而来，因即叫请来相见。当下七襄和春山同过官船，与夫人叙礼毕。夫人问其来意，两个细诉家中之事。那夫人却又是会弄巧的，且不把实话对他

说。因向日莫豪曾在官德面前说起家中妻妾之贤，上官德常常述与夫人听，所以夫人今日见了她两个，特地要试她的真心，造出一段假话来。说道：“莫先生凶信是真，二位也不消自往浙中，待我家老爷着人去扶柩回来便了。”七襄、春山闻说莫豪真个死了，相对大哭。夫人再三劝住，因从容问道：“二位青春正少，将来终身之计若何？”

两个一齐答道：“矢志守节，有死无二！”夫人道：“二位所见差矣，当初莫先生在日，二位不以废疾而弃之，已见高谊。

今既物故，何必复守此之节，自误终身大事乎！近日我家老爷又请得一位幕宾，才貌与莫先生仿佛，未曾婚娶，二位若肯学文君配相如的故事，老身愿为作伐。”七襄垂泪答道：“妇之从夫，如臣之事主。今若可负之于死，前亦可弃之于生！

夫人此言，断难从命。”夫人再问春山时，亦如此说。正是：松筠节操千秋烈，铁石心肠一样坚。

少顷，上官德回船。夫人走出前舱，附耳低言，说知其故。

上官德点头称叹道：“难得她两个如此贞节，待我如今也去试莫生一试，须要如此如此。”说罢，便到莫豪船上去。原来莫豪的船，离着官船一箭之地停泊。上官德下得船来，莫豪接着闲谈了半晌。上官德一面叫舟子移舟到大船边去，一面对莫豪说道：“足下久客在外，旅邸孤单，今有两个新寡的美人，是足下同乡，闻君才貌，愿托终身。老夫特为执柯，未识尊意允否？”莫豪道：“多蒙厚爱，但念荆妻不弃残疾，小妾亦有同志。今不肖幸得两目复明，何忍遂负之！”说话间，舟已到大船边了。上官德用手指着中舱，对莫豪道：“足下见么？”

莫豪抬头一看，果见有两个穿白的佳人，姿容绝世。上官德笑道：“这两位佳人，便是老夫欲为足下作伐的了。”莫豪正色道：“糟糠不下堂。虽则如云，匪我思存也。”上官德见他如此，深服其义，然后细把实情告之，说此二美人即足下的一妻一妾。莫豪听罢，倒疑惑起来。他只因向来双瞽，不曾认得妻妾面貌，如今只道上官德因他不肯，故把这话哄他，哪里肯信！

正是：

咫尺天涯，隔若河汉。

只为佳人，未经识面。

那边夫人在官船中，也指着莫豪，对七襄与春山道：“这位郎君，就是我要替二位作伐的。你道好么？”春山抬头见了，吃了一惊，私对七襄道：“此人与相公面庞无二，只差这一双眼睛。”夫人道：“我原说与你相公才貌相同。这般好郎君，休要错过！”七襄变色道：“纵有子都之美，妾心已如槁木死

灰，更难改易！”春山也道：“我二人立志不移，夫人幸勿复言。”七襄便起身告辞，仍要到自己船中去。夫人那时方信她两个真心，一把扯住七襄，笑道：“老身岂是肯劝人改节的。”

这位郎君实即尊夫也。”因把莫豪未死，梦遇神灵，开瞽复明的事，对她说了。七襄哪里肯信，对春山道：“相公纵使未死，两目久已无救，岂有无端忽明之理。天下少甚面庞厮像的，多应是夫人哄我。”春山也如此猜度，两个都不肯信。正是：彼此各相猜，不肯信为实。

大人弄虚头，凡戏真无益。

上官德走过官船，请夫人到前舱，大家述了两边言语。夫人道：“我们因欲试他，故先把假话哄他。他今倒把假话认做真话，真人认做假人，如何是好？”正踌躇间，只见家人传禀有个三只耳朵的道人，说是莫相公的旧友，特来求见。亏得这个人来替莫豪夫妇做了个证盟。

你道那人是谁？原来就是闻聪。他自从入天目山访道之后，依旧时常梦断冥狱。忽一夜，梦一金甲神将，传东岳帝君之命，召他前去。他随着神将来至一座宝殿之下。朝拜毕，帝君传旨宣入殿中赐坐，说道：“闻卿善断冥狱。今特召卿来，有话要问。”闻聪道：“愿闻圣论。”帝君道：“人有三魂，罪孽重者，一魂入地狱受若，两魂化作两人，在阳世受报。其罚不太重否？”闻聪道：“作孽受报，譬如偿债者必须加利。其罚不为重。”帝君道：“向有几宗疑案，至今未决。卿试为我决之。”

闻聪问是哪几宗公案？帝君道：“汉伏后、董妃，为吕后后身，曹操为韩信后身，华歆为彭越后身，然则曹操、华歆之罪，可末减否？”闻聪道：“吕氏以母后杀功臣，诚为过矣！曹操、华歆以人臣杀后妃，罪莫大焉！此宜分别定案。韩信、彭越之功，另以福报报之；曹操、华歆之罪，岂容末减！”帝君道：“唐朝王皇后、萧淑妃，又为吕后后身，武则天为戚姬后身，然则武氏之罪，可末减否？”闻聪道：“嫡庶尊卑之分，不可不辨。吕氏以母后惨杀妃嫔，固为恶矣！武氏以妃嫔惨杀母后，逆莫大焉！亦当分别定案。戚姬贞洁无暇，另以善报报之。武氏淫逆之罪，岂容末减！”帝君道：“宋徽钦二宗，为太宗后身，金兀术为德昭后身，粘没喝为光美后身，高宗为钱霫王后身，秦桧为赵普后身。钱霫王怨太宗收其土地，故不肯迎还二圣。赵普曾劝太宗自立其子，故以主持和议，不迎二圣为赎罪。

然则高宗、秦桧之罪，可末减否？”闻聪道：“以人君收降王之土地，不为大过；以子弟而不报父兄之仇，其罪大矣。宋太宗之恶，在背兄灭弟灭侄，而不在收钱氏土地。德昭、光美化为宋之敌国以报之则可，钱霫王化为宋之子弟以报之则不可。

高宗之罪，岂容末减！至于秦桧，两世俱为奸臣，当永堕酆都地狱。”帝君道：“宋之帝日内为理宗后身，元伯颜为济王后身，其事何如？”闻聪道：“济王之死，其罪在史弥远而不在理宗。”帝君道：“韩胄、史弥远皆为奸臣，其罪轻重若何？”

闻聪道：“韩（彳 𠂔）胄虽有逐赵汝愚、毁朱晦翁之罪，而有追贬秦桧、追封岳武穆一事可龛史弥远虽有杀韩（彳 𠂔）胄之功，而其谋害济王之大罪，决不可要以权臣逐贤臣，其罪犹轻，以权臣擅废太子而又杀之，其罪至重。韩（彳 𠂔）胄已受戮于生前，复剖棺于身后。史弥远幸保首领以没，虽前世曾为高僧，而其罪岂容末减？”帝君听罢，举手称赞道：“卿言俱极合理，当即上奏天庭，候旨定夺。”言毕，使人送闻聪下殿。闻聪猛然觉来，其言历历可记。

过了数日，忽又梦帝君相召，闻聪复应召而往。只见帝君下座相迎，礼数比前甚恭，揖闻聪就坐，对他说道：“前日卿所言，上帝已皆依议。深嘉卿断狱之明，特命复矣两聪，更赐神耳一只，以优异之。”说罢，只见一个判官用金盘托着一只耳朵，走至闻聪面前。先把他两耳只一拍，然后取盘中这只耳朵安放在他脑后。闻聪正起身拜谢，只见又有一个判官自外而来，捧着两卷文书，跪启帝君道：“南直扬州府城隍、浙江杭州府城隍都有申文到此。”帝君接来拆看，说道：“原来为莫豪之事。”闻聪听说莫豪名字，遂问道：“莫豪乃臣之好友，未识他有何事？”帝君道：“莫豪长于笔舌，善于讥刺，有伤厚道，已经夺其两目，使为瞽人。近日悔过自新，多作造福文字，故两处城隍申文到此，求复其两目之光。今当取他的功过来查，如果功多于过，准与开复。”便教判官取他平日所作的文字来。少顷，只见判官取出一大束文字，放于地上，说道：“此是莫豪之过。”又指着手中一小卷文字，说道：“此是莫豪之功。”帝君命取平等秤来权其轻重。却又作怪，那一大束倒轻，那一小卷倒重。闻聪见了，心甚异之，因对帝君道：“这两项文字，乞赐一观。”帝君便叫判官送与闻聪看。闻聪接来看时，那一大束文字都是些识弹笑骂之语，那一小卷文字，却是几个疏稿：一是代礼部侍郎仲路告养亲的疏，一是代浙江布政上官德求免钱粮的疏，都蒙圣旨批允的；一是代上官德求宽刑狱的疏，圣旨不准行的。闻聪问道：“只此三篇，何以少足胜多。那不准行的疏，如何也算是功？”帝君道：“告养亲虽系一家之事，‘百行孝为先’，其功不校至于蠲租恤刑，意在全活万民，不论准行与不准行，其功最大。莫豪有此大功，不但当复其明，并当荣其身、昌其后矣！”便吩咐判官道：“莫豪两目已坏，不可复救，今可另取二目换之。”判官领命而去，帝君对闻聪道：“莫豪所换两目，不过是凡目。卿所添一耳，乃是神耳，无论远近，但心中想着何人，想着何地

，便闻此人之言、此地之事。嗣后好生保重，登仙馥不难也。”言毕，起身相送。闻聪醒来，果然两耳不聋了。至明日，脑后发起痒来，忽又生出一只耳朵，好生惊异，遂自称“三耳道人”。

想起梦中所云莫豪一事，正不知他几时盲了双目，又几时替人草疏，才一动念，早听得莫豪在浙江布政司衙署中，遂买舟望杭州一路而来。后又听得他在吴江舟次，因即追踪至此。

当日上官德请闻聪至莫豪舟中相会，备述梦中所见所闻，各各叹异。莫豪央闻聪听听自己家中之事。闻聪听了，道：“尊嫂、如嫂已在此间，何不相见？”莫豪闻言，方如梦初觉。

那时共动舟中之人。七襄与春山细察情由，方才晓得莫豪开瞽复明，乃是实话。正是：一天疑阵今才破，半晌迷津幸得开。

上官德请莫豪与家眷相会，彼此喜出望外。闻聪辞别莫豪，竟飘然去了。

莫豪自与七襄、春山做了一处，同舟赴京。七襄诉说别后之事，莫豪知晁母已死，十分伤感；又猜这假报死信的，一定是黎、古二人所为，不胜恼恨。因也把梦中换眼的奇异述了一遍。那时仔细端详两个佳人，方才认得一妻一妾的美貌。遂取笔题诗一首，赠七襄云：频年想像意中面，此日端详眼里花。

口授每烦挥彩笔，目成今始识仙娃。

临妆玉臂莹秋水，贴翠云鬟丽早霞。

更向鸾笺窥锦字，银钩笔势恁能差。

七襄看了，亦和韵吟一律，以答之云：

开瞽已开双目瞽，看花亦看两枝花。

不因体相轻才士，岂以形容重丽娃。

漫道芳姿映冰雪，须知高谊薄云霞。

巫山山外山重见，此后襄王莫认差。

莫豪看罢，深服其诗意之妙。自此三人情好，比前更密。

到了京师，上官德正欲替莫豪开复前程，恰好仲路在京为礼部尚书，闻莫豪两目复明，不胜之喜，便替他注明部册，做了儒士，只等秋闱应试。是年正值洪武皇帝立建文君为皇太孙，群臣俱上贺表。上官德央莫豪撰成一表，随众进上。洪武皇帝遍阅百官贺章，无当意者，独看到上官德表中一联，十分赞赏，亲用御笔加圈。那一联道：月依日而成明，半协大易之几望；文继武而益大，洪宣周诰之重光。

原来建文太孙头生得匾，太祖呼之为：“半边月儿”。此一联内，把半月合成明字，又以文济武，合着洪武年号。所以太祖看了，龙颜大悦，即召上官德至御前，面加褒奖。上官德奏道：“微臣愚陋，何能为此。此实臣客莫豪所

作也。”太祖闻奏，即降旨宣召莫豪见驾，钦授为翰林院修撰。不消进得科场，早已做了官了。正是：忽逢丹诏天还降，早已青云足下生。

莫豪留京一年，告假归乡，葬了晁母，重赏晁家老妪。及访问黎竹时，一年前为人所讼，黜退前程，问了徒罪去了。古淡月家为火所焚，其人亦卧病不起。真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莫豪因撰文称旨，加官进职，七襄与春山俱受封诰。

莫豪时常想念闻聪，却没处寻访他。那时朝中有个异人张邈邈，甚有仙术。莫豪因问他：“可认得三耳道人否？”张邈邈道：“三耳道人闻聪原系蓬莱仙种，暂谪人间，今尘缘已满，仍返瑶宫去了！”莫豪听说，十分惊异。七襄因劝莫豪急流勇退，不宜久恋官爵。莫豪服其言，即上本告病，退归林下，悠游自得。妻妾各生一子，永乐年间，同举进士。果然“荣其身、昌其后”，闻聪梦中之言，为不虚矣。此虽莫豪改过造福所致，然亦是他妻子不嫌丈夫贫病，一点贞心，感动上天，天特使其夫荣妻贵，培植这一对连理枝。故名之曰《培连理》。

卷四续在原

男分娩恶骗收生妇

鬼产儿幼继本家宗

诗曰：

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这四句乃法昭禅师所作偈语，奉劝世人兄弟和好的。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遇合，朋友会聚，其迟速难定。父生子，妻配夫，其早者亦必至二十岁左右。唯兄弟则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继而生，自髫髻以至白首，其相与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使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共乐宁有涯哉！

所以《诗经》上说：“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或将“犹”字解作“谋”字，或又解作“尤”字。看来不必如此解，竟当作“犹”字解。

“犹”者，学样之意，他无礼，我也无知，叫做“相犹”；宁可他无礼，不可我无知，叫做“无相犹”。哥子有不是处，弟子该耐他些，弟子有不是处，哥子也耐他些。若大家看样起来，必至兄弟相争，操戈同室，往往撇却真兄弟，反去结拜假兄弟。不知假的到底是假，真的到底是真！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兄弟不睦的，私去收养假子，天教他收着了兄弟的孩儿。

此事出在明朝景泰年间，北直真定府地方有个富户，姓岑，号敬泉。积祖开个绒褐毡货店，生理甚是茂盛。所生二子：长名鳞，字子潜，娶媳鱼氏；次

名翼，字子飞，娶媳马氏。敬泉只教长子岑麟帮做生理，却教次子岑翼学习儒业，请一个姓邨的先生在家教他读书。争奈岑翼资性顽钝，又好游荡。那邨先生欺东翁是不在行的，一味哄骗，只说令郎文业日进，功名有望。敬泉信以为然，每遇考童生，便去赞谋县取府取，连学台那里也去弄些手脚。不知费了多少银子，只是不能入泮。邨先生并不说学生文字不通，只推命运不通，遇合迟速有时，敬泉不以为悔。岑翼至二十岁，生下一子，取名岑金。敬泉因自己年老，长儿尚未有子，次儿倒先得了子，十分之喜。亲朋庆贺，演了十来日戏，又不知费了多少银子。邨先生又劝他替儿子纳监，敬泉依命，又费了四五百金，援了例。邨先生自要进京乡试，趁着岑翼坐监之便，盘缠到京。即到京后，只理会自己进场之事，并不拘管岑翼，任恁他往妓馆中玩耍，嫖出一身风流疮。只得在京中养病，延医调治，直待疮愈，然后起身归家。

又在中途冒了风寒，回家不上一月，呜呼死了！敬泉素爱此子，因哀致病，相继而逝。岑翼浑家马氏，在两年之内，也患病而亡。

只留得岑金这小孩子，年方三岁，却赖伯父岑麟收养。

此时岑麟夫妇尚未生子，就把侄儿当做亲儿一般，到十二岁，便教他学生理。岑金却也伶俐，凡看银色，拨算盘，略一指点，便都晓得。岑麟甚是欢喜。是年，岑麟亦生一子，取名岑玉，爱如珍宝。到岑玉六岁时，岑金已十七岁了，买卖精通，在伯父店中替得一倍力。岑麟与他定下一房媳妇，就是浑家鱼氏的表侄女卞氏，因幼失父母，收养在家，先为义女，后为侄妇。亲上联姻，愈加亲热，虽云侄妇，与亲媳妇一般看待。岑金成亲之后，夫妇也甚相得。鱼氏见丈夫店中有了岑金做帮手，意欲教儿子岑玉习举业。岑麟道：“你只看我兄弟费了父亲多少银子，究竟读书不成，反因坐监弄出病来，送了性命。我们庶民之家，只该安份，莫妄想功名，指望这样天鹅肉吃！”鱼氏听说，就休了这念头。正是：万千空费买书钱，曾未将书读一篇。

早识才非苏季子，何如二顷洛阳田！岑麟只因父亲被先生骗了，遂以读书为戒，并不教岑玉读书，只略识了几个字，便就罢了。鱼氏又因得子颇迟，姑息太甚。岑玉渐渐长成，弄得不郎不秀，书又不曾读得，生理又不曾学得。直至十五岁，方拘他在店中。他平日疏散惯了，哪里肯理会买卖里边的勾当。

岑金看兄弟不上眼，便和妻子卞氏商量，要与伯父分居。卞氏遂乘间对鱼氏道：“叔叔渐已长大，将来少不得要娶个婶婶到家，恐家中住不下。何不分拨我们另居，省得到那时癘促。”

鱼氏道：“也说得是。”便把这话对岑麟说了。

岑麟依允，即另买一所房屋，分拨岑金夫妇居祝岑金那时已二十六岁了，自分居之后，仍在店中相帮，只是朝来暮去。

岑麟因他已自爨，遂照店中伙计之例，一样算些束修与他。如是年余，忽一日，岑金对岑麟道：“侄儿既分居另爨，日费不给，虽承伯父有束修见惠，哪里用度得来？意欲求伯父划些本钱与我，自去营运。”岑麟听说，沉吟不语。原来岑金向在店中日久，手中已有些私蓄，自分居以来，时常私约主顾在家做买卖。岑麟已晓得些风声，今日见他忽然要去，心里好生不然。

岑金见伯父不应承他，又托人转对岑麟说。岑麟便备起一席酒，请众亲友来公同面议。亲友既至，依次坐定。岑麟开话向众亲友道：“自先父及亡弟去世之时，侄儿尚在襁褓，全是我做伯父的抚养成人，娶妻完聚，又用心教他学生理，才有今日。他要分居，我就买屋与他祝分居之后，我就与他束修，并不曾亏他。不想他今日忽然要去，又要我付本营运。我今已年老，儿子尚小，侄儿若要去时，须写一纸供膳文书与我，按期还我膳金，我然后借些本钱与他去。众亲友在上，乞做个主见。”

众亲友未及回言，只见岑金开口道：“侄儿向来伯父教养，岂不知感。但祖公公在日，原未曾把家私两分划开；父亲早亡，未曾有所分授。母亲死时，侄儿尚幼，所遗衣饰之类，也不知何处去了！今日伯父自当划一半本钱与侄儿，此是侄儿所应得，何故说借？”岑麟听了，勃然怒道：“你祖公公为要你父亲读书，在你父亲面上费了若干银子；凡请先生及屡次考试，并纳监、坐监诸般费用，都在我店中支龌我都有帐目记着，你还道没有分授么？你祖公公又欠了若干客债，都是我一力挣清。

若非我早夜辛勤，勉强撑持，这店业久已开不成了。至于你母亲所遗衣饰，有得几何？把来抵当丧葬之费也不够用。你今日还要向我问么？我向日把亲儿一般待你，你今日怎说出这般没良心的话来？”岑金道：“据伯父这般说，家私衣饰都没有了。

但侄儿自十二岁下店以后，到十五六岁学成生理，帮着伯父也曾出力过的。自十五岁至廿五岁这几年，束修也该算给。”岑麟道：“你若要算十五岁以后的束修，那十五岁以前抚养婚娶之费，及分居时置买房屋的银两，也该算还我了。”两个你一句，我一句，争论不休。众亲友劝解不祝一个定要写分授文书，不肯说借贷；一个定要写借贷，不肯说分授。众亲友议了多时，商量出个活脱法儿，对岑麟道：“总是伯父扶持侄儿，如今也不要说分，也不要说借，竟说付本银若干便了！”于是草就一纸公同议单，先写伯父念侄儿缺本营运，付银几何；后写侄儿感伯父教育婚娶之恩，议贴每年供膳银几何。岑麟看众亲友面，只得依允。初时只肯付银二百两，岑金嫌少。众亲友又劝岑麟出了一百两，共写定了三百两，其供膳银写定每年五十两，大家书了花押，然后入席饮酒。

席散之时，岑鳞当着众亲友面前，取出银子来付与岑金收讫。自此之后，岑金自去开张店面。也是他时来运到，生意日盛一日。

岑鳞老店里生意，倒不如他新店里了。正是：须知世运团团转，安得财源日日来。

岑鳞因去了岑金这帮手，儿子岑玉又不肯用心经营，店中生理日渐淡保一日，有几个客商先到岑鳞店里买货，批过了帐，却被岑金私自拉去，照伯父所批之帐，每项明让一二分。

那些客商便都在岑金店中取货，把岑鳞的原帐退还了。岑鳞知道侄儿夺了他生意，十分恼怒，赶去发作。岑金只推说客人自要来做交易，并不是我招揽他的。岑鳞闹了一场，只得自回。

又过几时，客商渐渐都被新店夺去了。岑鳞告诉众亲友，要与岑金斗气。众亲友来对岑金说，岑金道：“这行业原是祖上所传，长房次房大家可做，非比袭职指挥，只有长房做得。常言道：‘露天买卖诸人做’。如何责备得我？若说我新店里会招揽客商，他老店里也须会圈留主顾，为何不圈留住了？”众亲友闻言，倒多有说岑金讲得是的。岑金又把这话告诉众客商，再添些撺掇言语，众客商便都说岑鳞不是。岑鳞忿了这口气，无处可申，气成一病，不上半年，郁郁而死。正是：可怜犹子终非子，望彼帮身反害身！

岑鳞既死，鱼氏与岑玉大哭一场，即遣人至岑金处报知。岑金到伯父家来，伏尸而哭，说道：“丧中之费，一应都是我支持，不消伯母与兄弟费心。”当下便先买办衣衾棺槨，请僧诵经入殓。

七中治丧开吊，岑金在幕外答拜，礼数甚恭，哭泣甚哀。

治丧既毕，即择吉安葬。各项使费，都是岑金应付。众亲友无不称赞岑金的好处，尽道岑鳞儿子没用，多亏这侄儿替他结果送终。谁想丧事毕后，岑金却开了一篇细帐，把从前所费，凭他一个算了两个，竟将伯父前日所付本银三百两，除得干干净净。

鱼氏再要索取供膳银两时，也没有了。他说：“有本便有利，供膳银原只算这三百两的利钱。今本钱已没有在我处，哪里又讨膳银？”鱼氏此时方知他丧中慨然任费，并非好意，可笑众亲友不知，还把他啧啧称赞。正是：恶多实际，善有虚名。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自此岑家老店已歇。鱼氏想起丈夫明明是侄儿气死的，如今又被他赖了本钱，除了供膳银去，心中怀恨，怎肯甘休！恰好鱼氏有个内侄叫做鱼仲光，向在本府做外郎的，闻知此事，撺掇鱼氏把寡妇出名去告状。岑金探听了这消息，也吃一惊，因晓得鱼仲光是贪财的，便暗地把些贿赂来买嘱他。那鱼仲光得

了钱财，便改了口气。鱼氏再请来他商议时，鱼仲光道：“我细思此事，不是告状的事，不该恶做，还该善处。可使人对他说：‘当初伯父曾把本钱扶持侄儿，如今也要他把本钱扶持兄弟便了’。”鱼氏依言，使岑玉去转托岑金店里两个伙计对岑金说。那两个伙计，向日原在岑鳞店里做过伙计的，一个叫做岑维珍，是与岑鳞通谱的族侄；一个叫做鱼君室，即鱼仲光的叔子，单身无靠，依栖在仲光处，仲光冤他做了贼，逐他出来，在街坊上乞求，岑鳞看不过，收养他在家，后来就教他相帮做生理。到得岑鳞死了，店已歇了，用那两个人不着，两个便都到岑金店中去相帮。岑金见他生意在行，人头又熟，便加了束修，倾心任他。人情势利，只顾眼前，哪个思想昔年的水源木本。岑金去央他，分明把热气呵在壁上，连连讨了几次回音，都说：“你哥哥不肯，无可奈何！”鱼氏只得再请鱼仲光来算计。你道鱼仲光叔子也不肯养的人。哪肯照顾姑娘与表弟。他既得了岑金的财物，便十分亲热，倒与岑金认了表弟兄，往来甚密，把真正表弟反撇在一边了。有一篇言语，单说那势利的人情道：世无弟兄，财是弟兄。人无亲戚，利是亲戚。伯伯长，叔叔短，不过是银子在那里扳谈；哥哥送，弟弟迎，无非是铜钱在那里作揖。推进及远，或得远而忘其所推；因亲及疏，乃弃亲而厚其所及。嫡堂非嫡从堂嫡，真表不密假表密。缘何冷淡？

厌他目下缺东西；为甚绸缪？贪彼手中多黄白。但见挥的金，使的银，便觉眼儿红，颈儿赤；不惜腰也折，背也弯，何妨奴其颜，婢其膝。哪晓得父党之外有母，母党之外有妻；只省得万贯之下有千，千贯之下有百。献媚者既转盼改移，受陷者亦立地变易。见他趋之谨，奉之恭，谁管他曾做贼，曾做乞；爱他邀之诚，请之勤，谁管他现为奴，现为役。今日代彼遮瞒，不记从前将他指谪；此时忽尔逢迎，不念当初漠不相识。信乎白镪多功，甚矣青蚨有力！明放着嫡派嫡枝，倒弄得如路如陌。

不是他没良心，谁教你不发迹。莫怪炎凉人面，暮地里四转三回；须知冷暖世情，普天下千篇一律。

看官听说：岑金若是个有良心的，虽不肯把本钱借与岑玉，便收他在店中，也像当初伯父教自己的一般，或者也还拘管得转来。谁想他全无半点热肠，只放着一双冷眼，以至岑玉无所事事，终日在三瓦两舍东游西荡，结识了一班无赖做弟兄。无赖中有个邝小一，就是当初岑翼相从的邝先生之子。那邝先生连走了几科不中，抱郁而亡，遗下这个不肖子，也是他当时哄骗主人，不教学生的果报。岑玉与这邝小一尤为亲密。小一引他去吃酒赌钱，无所不至。鱼氏因自己管儿子不下，指望讨个媳妇来托他拘管，便对几个媒婆说了，叫他替岑玉寻头婚事。

谁知那些有女儿的人家，都不肯扳这穷寡妇，须得二房员外岑金出名扳亲，才肯相就。及至有人到岑金家里去访问时，岑金不惟不肯招揽，反打了破句，姻事哪里得成？岑玉又因在赌场中赌钱，闻有公差来捉赌，着了急，奔得慌了，跌坏了脚，人都叫他岑搭脚，一发没人肯把女儿配他了。当时好事的，有一篇十八搭的口号笑他道：好笑岑搭，非但脚搭，做人浪搭，素性淹搭，说话搭，气质赖搭，肚里瞎搭陌搭，口里七搭八搭，但有小人勾搭，更没亲人救搭，弄得滥搭搭，糟搭搭，糊搭搭，贱搭搭。只得到没正经处去才兜搭，哪有好人家儿女与他配搭。

大约人家不学好的子弟，正经便不省得，唯有色欲一事不教而能。岑玉年已长大，情窦已开，在未搭脚之先，早结识下一个女子，乃是开赌的宇文周之女顺姐。那宇文周原是个光棍，家中开着赌常邨小一引着岑玉去赌钱，宇文周常托岑玉替他管稍捉头，自己倒到大老官人处帮闲说事，或时吃酒，彻夜不归。他妻子许氏，又常卧病，不耐烦拘管女儿。因此岑玉与这顺姐偷好了，只有邨小一深知其事。岑玉自从跌坏了脚，有好几时不曾到宇文周家去。哪知顺姐已有了身孕，恐怕父母知道，私写一封书，央邨小一寄与岑玉，叫他讨一服堕胎的药来。岑玉着忙，便托邨小一赎药寄去。不想药味太猛厉了，胎却堕不成，倒送了顺姐的性命。岑玉闻知，私自感伤，自此也不到宇文周家去了。只是少了顺姐这个相知，甚觉寂寞。却又看上了一个年少的收生妇人，叫做阴娘娘。那妇人惯替人家落私胎，做假肚，原是个极邪路的货儿，也时常在岑金家里走动的。岑金妻子卞氏，至今无子，恐怕丈夫要娶妾，也曾做过假肚，托这阴娘娘寻个假儿、争奈那假儿抱到半路就死了，因此做不成。

岑玉一来怪这妇人不干好事，二来贪她有些姿色，有心要弄她一弄，私与邨小一计议。小一算出一个法儿来：于僻静处赁下两间空屋，约几个无赖在外边赌钱，却教岑玉假装做产妇，睡在卧室。到三更时分，小一提着灯，竟往阴娘娘家唤她去收生。

阴娘娘不知是计，随了就走。小一引她到岑玉卧所，阴娘娘揭帐一看，灯下朦胧，见一个少年妇人包着头，睡在那里。便伸手去候她肚子，却摸着了肚子下这件东西，吓了一跳。有几句笑话说得好：收孩子的，但见头先生。也有踏莲花的，是脚先生。

也有讨盐生的，是手先生，也有坐臀生的，是屁股先生。

见千见万，从不曾见这个先生。

当下岑玉把阴娘娘抱住，剥去衣服，侮弄起来。阴娘娘叫喊时，这空房宽阔，又在僻静巷中，任你叫喊，没人听得。却又岑玉抽了头筹，其余众无赖大家轮流耍了一回。正是：本摸脐夫人，忽遇裸男子。只道大腹内的孩子要我替

他弄出来，谁知小肚下的婴儿被他把我弄进去。这孩子顶门上开只眼，好似悟彻的和尚；那婴儿颈项下一团毛，又像献宝的波斯。

不笑不啼，只顾把头乱磕；无鼻无耳，但见满口流涎。紫包挂下，倒有一对双生子在中间；光头撞来，更没半些胎发儿在顶上。不带血，居然赤子；未开乳，便吐白浆。洗手钱没处寻，倒被他着了手；喜裙儿何曾讨，反吃他脱了裙。收生收着这场生，那话弄成真笑话。

当夜众无赖了事之后，悄然把阴娘娘扶至半路撇下。这妇人被那些无赖弄得七伤八损，半晌挣扎不动，挨到天明，勉强步归。欲待寻对头厮闹，争奈在黑夜里认不仔细。只得忍了这场羞耻，耐了这口恶气，准准病了月余，出来收生不得。哪知阴娘娘到一月之后，倒也将息好了，岑玉却因这夜狂荡了一番，又冒了些风寒，遂染了阴症，医药无效，呜呼尚飨了。临终之时，口里连呼“顺姐”不止。鱼氏不胜哀痛，检其卧所，寻出一封柬帖来，且自包裹得紧。鱼氏拆开观看，却不识字，不知上面写些什么？正看不出，恰好邝小一来问候，闻知岑玉已死，直入停尸之所来作揖，也下了几点泪。鱼氏与他相见了，问道：“你与我亡儿最相知。他临终连呼‘顺姐’，这场阴症，多应是什么顺姐寄死他的。你必知其故，可说与我知道。”邝小一道：“这阴症别有所感，不干那顺姐事。不是顺姐害死令郎，倒是令郎害死了顺姐！”遂把岑玉向日与顺姐交好，及顺姐寄书求药，堕胎致死之故，细述了一遍。因说道：“顺姐死后，令郎甚是思忆，常对我说：‘把她寄来这封书，藏着以为纪念。’难道你老人家倒还不晓得么？”鱼氏听说，便取出那封柬帖来道：“可就是这封书么？”邝小一接来看了道：“这正是顺姐寄与令郎的字了！”鱼氏道：“上面写些什么？乞念与我听。”

邝小一念道：

女弟顺姐，字寄岑家哥哥：腹中有变，恐爹娘知道，如之奈何？可速取堕胎药来，万勿迟误。专此。

鱼氏听罢，大哭道：“早知如此，我当日遣人对他父母说通了，竟联了这头亲事，不但那顺姐不死，连我亡儿也不至于绝后。”说罢又哭。正是：儿子偷情瞒着母，母亲护短只怜儿。

当下邝小一别去，鱼氏收过柬帖，使人把岑玉死信报知岑金，少不得也要他买棺成殓。

岑金因妻子怀孕将产，送过了殓，忙忙回家。原来卞氏一向做假肚，如今真个有孕了，看看十月满足。忽一夜，岑金梦见一个老妈妈，对他说道：“你妻子腹中所有的孩儿不是你的孩儿。你只看城西观音庵后野坟里的孩儿，方是你的孩儿。”

岑金猛然惊觉，正听得妻子呻吟道：“腹中作痛！”岑金知道是分娩快了，连忙起身，先去家庙中点了香烛，一面叫家人岑孝，快去唤那阴娘娘来收生。岑孝领命，去不多时，来回复道：“阴娘娘适才出去遇了鬼，收了什么鬼胎，正在家里发昏，出门不得。城西观音庵左首有个李娘娘，也是收生的，去唤她来罢！”岑金听了“观音庵”三字，正合他梦中所闻，便道：“我和你同去。”此时正是七月十三之夜，四更天气，月色犹明。岑金叫岑孝提灯跟着，忙忙走过观音庵，忽听得庵后野坟里有小孩子哭声。岑金惊异，急同岑孝提灯寻看。只见个小孩子卧在一个冢旁，抱起看时，有纸剪的冥衣包裹在身上。岑金又惊又喜，慌忙把孩子抱在怀中，吩咐岑孝自提灯去唤李娘娘，自己抱着孩子，乘着月色，奔到家中。恰好妻子腹中的孩儿已生下地，却早落盆便死了。卞氏正在那里啼哭。岑金忙把这孩儿放在她身边，对她说了梦中之事，劝妻子休要烦恼，只说养了双生儿子，死了一个留了一个。家中只有个抱腰的养娘和一个伏侍的老妪，与岑孝三个人知道。岑金吩咐不可泄漏。当下揭去孩子身上纸衣，换了好衣服。却又作怪，那揭下的纸衣，登时变成纸灰了。大家惊异。不一时，李娘娘到来，晓得孩子已经产过，只吃了一顿酒饭，打发去了。岑金因想梦中这老妈妈，必然就是观音菩萨，便把此儿取名岑观保，甚加爱惜。正是：平时做假肚，本不是真胎。

今番真有孕，又遇假儿来。

且说鱼氏闻知侄妇卞氏得了双生子，死了一个。嗟叹道：“若得二子俱存，我长房承嗣他一个，继了亡儿之后。可惜不能都活。”正不知鱼氏虽这般思想，却不自揣世情浇薄，只顾财利，哪顾道理。你若还像当初富足之时，不消说得，自然有人把儿子送来立嗣，分授家私，还要几房争嗣起来哩！你今家道消乏，纵使岑金真个得了个双生子，谁肯承嗣过来。

闲话休提，只说鱼氏自儿子死后，一发日用不支，把家中所有，吃尽典尽，看看立脚不牢，将住房也出脱了，岑玉灵枢权寄在城西观音庵里，只剩得孑然一身，无处依栖。老主意竟到岑金家里住下，要他养膳送终。岑金此时推却不得，只得收留伯母在家供膳。正是：前既负伯父于死，今难辞伯母于生。

不肯收有母之弟，怎能却无子之亲。

光阴荏苒，岑观保渐渐长成。到十五六岁，千伶百俐，买卖勾当，件件精通，比岑金少年时更加能事。岑金与他定亲，就娶了鱼仲光的女儿采娘做了媳妇。原来鱼仲光当初有个妹子，与岑玉年纪相仿，鱼氏曾向他求过亲来。仲光嫌姑娘家贫了，不肯许他，今贪岑金殷富，便把女儿嫁了岑观保。鱼氏见人情势利如此，十分伤感。且喜采娘过门之后，把祖姑鱼氏待得甚好，倒不比父亲把姑娘待得冷淡。观保也极孝顺伯祖母。因此鱼氏倒也得所。哪知岑金反没福

消受这一对假儿假妇，忽因一口愤气抱病而亡。你道为着什来？原来店中伙计岑维珍，与家人岑孝同谋，偷了店中若干货物，自己私把门撬开，只推失了贼。岑金心疑，细加查察，访知实情，把岑孝拷打了一顿，又要把岑维珍处治。岑维珍便道：“我虽是远族，却还姓岑，就得了岑家东西，也不为过。强如你在野坟里拾着个不知来历的孩子，当做亲儿，要把家私传与他！”岑金被他说破了这段隐情，明知是岑孝泄漏其事，十分恼恨，把二人告官追赃，倒费了些银子，赃又追不出，愤懑之极，怒气伤肝，遂致丧命。正是：伯父为君含愤没，君今亦为愤所激。

君之受愤因远兄，伯之受愤是亲侄。

岑金死后，观保丧葬尽礼，把岑维珍与逆奴岑孝俱逐出不用，店中只留鱼君室一人。观保因对人说道：“我丈人鱼仲光，向常冤太叔翁鱼君室做贼。哪知冤他做贼的倒不曾做贼，倒是岑维珍做了贼！”自此岑维珍贼名一出，再没有人收用他。维珍怀恨，遂与岑孝两个在外边沸沸扬扬地传说：“岑观保是观音庵后野坟里拾的。”观保闻知，心中甚是猜疑，私问家中养娘和老妪，此语从何而来，养娘、老妪都只含含糊糊，不说明白。观保猜想不出，只得葫芦提过去了。

至十九岁春间，妻子采娘有孕，将欲分娩，又去唤阴娘娘来收生。此时阴娘娘已死了，她的媳妇传授了婆婆这行生理，叫做小阴娘娘。当日岑观保自黄昏以后遣人去唤他，直至天明才来。幸得采娘分娩颇迟，黄昏腹痛，挨到天明，方产下个儿子。

洗浴已过，留小阴娘娘吃酒。观保问道：“如何夜里来请你，直至天明才到。今幸分娩平安，不然，可不误了事么？”

小阴娘娘道：“大官人休得见怪，这有个缘故！”观保道：“有何缘故？”小阴娘娘道：“十九年前七月十三之夜，找亡故的婆婆，收了一个鬼胎，得病而亡。为此如今夜间再不出来收生的。”观保道：“你婆婆如何收了鬼胎？”那小阴娘娘叠着两个指头，说出这件事来，真个可惊可骇！原来她婆婆老阴娘娘，自从被无赖奸骗之后，凡遇夜里有人来请他，更不独行，必要丈夫或儿子随去。是年七月十三之夜三更时分，忽有一青衣童子提灯而来，说是宇家小娘子要请你去收生。阴娘娘便同了丈夫，随着童子来到城西观音庵后一所小小的房屋里。只见一个丫鬟出来接住，吩咐童子陪着丈夫在外边坐，自己引着阴娘娘到卧房之内产妇床头，伏侍那产妇生下一个孩儿。洗过了浴，那小娘子脱下自己身上一件衣服，教把孩子裹了，又去枕边取出白银半锭，送与阴娘娘做谢仪。阴娘娘要讨条喜裙儿穿穿，小娘子便在床里取出一条旧裙与她穿了。丫鬟捧出酒肴，请阴娘娘吃。阴娘娘觉得东西有些泥土气，吃不多就住了。

又见她房中只有一个丫鬟伏侍，外边也只有这个童子支持，问她：“官人在哪里？”都含糊不答。家中冷气逼人，阴娘娘心中疑忌，连忙谢别出门。走到半路，月光之下，看自己腰里束的那条裙竟是纸做的，吃了一惊，慌忙脱下。又去袖中取出那半锭银来看，却也是个纸锭。再仔细看时，裙儿锭儿都变成纸灰了。

吓得浑身冷汗，跌倒在地。丈夫扶她归家，一病不起，不多几日便死了。正是：前番既遇男装女，今番又遇鬼装人。

男扮女兮犹自可，鬼扮人兮却丧身。

是夜，她的丈夫等到天明，再往观音庵后访看，哪里有什么人家，只见一所坟墓，家边尚留下些血迹，但不见有什么孩儿在那里！去问观音庵里和尚，方知这个坟墓是宇文周之女顺姐埋葬在内，想因生前有孕，故死后产儿，只不知所产儿哪里去了。

当下小阴娘娘把这段事情细述了一遍，观保听罢，目瞪口呆，寻思道：“我今年十九岁，她说十九年前，正合我的年庚。

我是七月十三夜里生的，她说七月十三之夜，又合我的时辰。

有人说我是坟墩里抱来的，莫非我就是顺姐所生。只不知父亲又是何人？”正在惊疑，只见伯祖母鱼氏在傍听了那小阴娘娘所言，忽然扑簌簌掉下泪来，观保惊问其故？鱼氏却把昔年岑玉与顺姐通情这段姻缘说知备细，又去取出顺姐当初写与岑玉这封字来看。观保一发惊讶，便再唤养娘和老姬来细问，务要讨个明白。二人料应隐瞒不过，只得从实说了。那时观保方才醒悟，抱住鱼氏哭道：“原来伯祖母就是我的祖母，亡故的叔叔，就是我的父亲！”鱼氏喜极而悲，也抱着观保而哭，卞氏见他祖母孙儿两下已先厮认，只得也把丈夫昔日梦中之语一一说明。大家欢谑，都道天使其然，依旧收养了岑家的骨血。鱼氏一向无子，今忽有孙。观保一向是假，今忽是真。正是：母未嫁时学养子，学养在生养在死。

直待此儿更产儿，方知身出坟墩里。

岑观保重谢了小阴娘娘，随即使人报知宇文周家里。原来顺姐死后，宇文周知其为堕胎丧命，心甚忿怒，但不知奸夫是谁，只得罢了。因怪女儿不夫而孕，要把她尸首焚弃。其妻许氏不忍，故把她埋在观音庵后荒地上。如今宇文周已死了，没有儿子，只剩老妻许氏，家贫独守，甚是凄凉，闻知这消息，亦甚惊喜。岑观保拜认了外祖母，也迎养于家，就择日把岑玉的灵柩与顺姐合葬了。又感观音菩萨托梦显圣之奇，捐资修理庵院，又舍些银钱与庵中和尚，为香火之资。是年以后，观保又生一子，把来继了次房岑金之后。念卞氏养育之恩，原把她做母亲一般看待。正是：人情使尽千般巧，天道原来巧更深。

好笑鱼仲光当初不肯把妹子配岑玉，谁知今日女儿仍做了岑玉的媳妇，可为亲戚势利之戒。岑金负了伯父的恩，不肯收管岑玉，谁知天教他收了岑玉的儿子，可为弟兄不睦之戒。诗云：“在原”，以比兄在原之谊，断而不续者多矣。请以此续之，故名之曰《续在原》。

卷五正交情

假掘藏变成真掘藏

攘银人代作偿银人

诗曰：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

此诗乃唐人张谓所作，是说世间朋友以利交者，往往利尽而交疏。如此说起来，朋友间只该讲道论文，断不该财帛相交了。不知朋友有通财之义，正在交财上见得朋友的真情。不分金，安见鲍叔牙；不分宅，安见郈成子；不指，安见鲁子敬。

每叹念天下有等朋友，平日讲道论文，意气相投，依稀陈、雷复生，王、贡再世；一到财帛交关，便只顾自己，不知朋友为何物，岂不可笑！然富与富交财不难，贫与贫交财不难，常贫的与常富的交财也不难。独至富者有时贫，贫者有时富，先富后贫者未免责望旧交之报，先贫后富者未免失记旧交之恩，一个无时追悔有时差，一个饱时忘却饥时苦，每至彼此交情，顿成吴越。

如今待在下说一个负旧交之人，又为新交所负，及至那负他的新交，又恰好替他报了旧交之德。这事出在明朝正统年间，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有个穷汉，姓甄号奉桂，卖腐为业，贫苦异常。常言道：“若要富，牵水磨”。豆腐生理，也尽可过活，为何他偏这般贫苦？原来豆腐生理，先赊后现，其业难微，也须本钱多，方转换得来。甄奉桂却因本钱短少，做了一日，倒歇了两日。妻子伊氏，生下一男一女，衣长食阔，又不舍得卖与人家，所以弄得赤条条地。只租得一间屋住，倒欠了大半年租钱。亏得房主人冯员外怜他贫苦，不与他计较。又亏了对门一个好乡邻，姓盛名好仁，他开个柴米油酒店，兼卖香烛纸马等杂货，见奉桂口食不周，他店里有的是柴米，时常赊与奉桂，不即向他索价。奉桂十分感激，常对好仁道：“我的女儿阿寿，等她长大了，送来伏侍你家官官。”又常许冯员外道：“我儿子阿福，等他长成，送与员外做个书童。”原来那冯员外叫做冯乐善，本系北京人，侨居兰溪，是个极积德的长者。家中广有资财，住着一所大屋，门前开个典铺。

那典铺隔壁又有一所大空屋，系是本城一个富户刘厚藏的旧居，其子刘辉穷了，把来典与冯家。冯乐善自得此屋之后，常见里面有鬼物出现，不敢居住

，欲转售与人，急切没有个售主，所以空关在那里。只把门前一间小屋，租与甄奉桂开腐店。

奉桂常戏对妻子道：“这大屋里时常鬼出，莫非倒有财香在内？

若肯容我到里面住下，便好掘藏了。”伊氏道：“你休胡说。

只这一间屋的租钱，也还欠着，怎想住里面大屋？若要住时，除非先掘了藏，才进去住得。”奉桂被妻子说了这几句，也不复再提。

过了几时，挨至腊月廿九夜，奉桂睡梦中见一人对他说道：“你即日就该掘藏，里面大房子应该是你住了。”奉桂醒来，对妻子说知其梦。伊氏道：“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他怎的？明日是大年夜了，你看家家热闹，打点过年，偏我家过夜的东西也没有。还要说这样痴梦！”奉桂听说，沉吟了半晌，忽然笑将起来道：“你休说我痴，我既得此梦，且借掘藏为名，骗几钱银子来过年也好！”伊氏道：“怎生骗得银子？”奉桂道：“你莫管我，我自自有道理。”次早，奉桂做完了豆腐，立在门首，望见对门盛好仁和一个伙计康三老在店里发货。奉桂捉个空走过去，低声问道：“盛大官人，你店中纸马里边可有藏神的么？”好仁道：“财帛司就是藏神了，你为何问他？莫非那里有什财香落在你眼里，你要去掘藏么？”奉桂扯谎道：“有是有些吉兆，只没有钱来祭献藏神。”好仁道：“你且许下心愿，待掘了藏，完愿便了。”奉桂道：“闻说人家掘藏，若不先祭藏神，就掘着也要走了的。”好仁道：“如必要祭，须索费三五钱银子。”奉桂道：“便是没讨这三五钱银子处。

若得有人扶持我，挪借些儿，待得了彩，加倍还他。”好仁听说，暗想道：“这人忽发此言，必非无因。我看乡邻面上，就借几钱银子与他。倘他真个得了手，却不是好？”便对奉桂道：“我今借五钱银子与你去祭藏神，待掘了藏，还我何如？”奉桂欢喜道：“若得如此，感激不荆倘得侥幸，加倍奉还。”

好仁即取银五钱，付与奉桂收讫。奉桂回家对妻子笑道：“过年的东西，已骗在此了！”伊氏问知其故，便道：“你虽骗了银子来，看你明年将什么去还他。”奉桂道：“这不难。我只说没有藏，掘了个空。盛大官是好人，决不与我计论。若还催讨时，拚得在豆腐帐上退清便了。”伊氏道：“虽如此说，也须装个当真要掘藏的模样，他才不疑惑。”奉桂依言，便真个去买了三牲，叫妻子安排起来。又到盛家店里取了纸马香烛，索性再赊了些酒米之类。黄昏以后，将纸马供在地上，排列三牲，点起香烛。又去盛家借了一把锄头，以装掘藏的光景。正是：诈装掘藏，扮来活像。

偏是假的，做尽模样。

奉桂正在那里装模作样，却也是他时来运到，合该发财，恰好冯乐善的浑

家李氏，因念奉桂是空屋门首住的小乡邻，差一个老妪拿着一壶酒、几碗鱼肉并些节糕果子等物，送到奉桂家来。奉桂夫妇接了，千恩万谢。那老妪见他家里这般做作，问起缘故。奉桂又扯谎道：“偶然在一个所在掘了些藏，今夜在此祭藏神，妈妈莫要声张。”老妪听在肚里，忙催他出了盘碗，急急地去了。少顷，奉桂正在门前烧化纸马。只见那老妪又提灯而来，说道：“我家老安人闻你掘了藏，特使我来问你：那掘的藏里边，可有元宝么？”奉桂随口笑应道：“我有我有。”

老妪听说，回身便走。奉桂关了门，正待和妻子吃夜膳，只听得叩门之声。开门看时，却见那老妪一手提着灯，一手捧着一个皮匣，走进门来，把皮匣放在桌上。奉桂问道：“这匣儿里是什么东西？”老妪道：“这是我家老安人私房积下的纹银，足重一百两，但都是零碎的。今闻你掘得元宝，要问你换两个。”

一头说，一头打开匣来看，却是两大包千零百碎的银子。奉桂见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道：“元宝是有几个，只是我才掘得，须要过了新正初五日，烧了利市，方可取用。况这些散碎银两，今夜也估兑不及。你家老安人若相托，可放在此，待我明日估兑停当，到初六日把元宝送进何如？”老妪道：“这也使得。待我回复老安人去。”说罢，自进去了。奉桂欢天喜地，对妻子道：“今晚是个大节夜，忽然有这些银子进门，也甚利市。且留它在此过了年，再作计较。”当晚无话。至次日，奉桂先往冯乐善家去拜了年，回到家中，便去匣内取纹银一两，用红纸包好，走过盛好仁家来拜年，就把这银子还他。

说道：“五钱是还昨日所借，五钱是找清一向所赊的欠帐。”

好仁见了，只道他真个掘了藏，便道：“恭喜时运到了，昨夜所得几何？”奉桂又扯谎道：“托赖福庇，也将就看得过。”

说罢，即作别而归，伊氏道：“盛家的银子便还了，只看你初六日把什法儿回复冯老安人。”奉桂笑道：“你不要忙，我已算计下了。难得这些银子到我手里，也是我一场际遇。我今索性再在其中取了九两，明日只还她九十两，拚得写个十两的借票与她。那冯老安人也是忠厚的，决不怪我。我向因本钱少，故生意淡薄，若得这九两银子做本钱，便可酿些白酒，养些小猪，巴得生意茂盛。那时算还她本利，有何不可？”两个计议已定。至初二日，安排些酒食，请冯家管房的大叔冯义来一坐，又往盛家请他的伙计康三老来同饮。那康三老本是盛家的老亲，好仁用他在店里相帮，此老性极好酒，见奉桂请他，便走过来与冯义一齐坐地，直饮至酩酊方散。

次早，奉桂正待把些银子到盛家店里去余糯米，只见盛好仁亲自来答拜

，说道：“昨日康舍亲倒来相扰了，今日我也备得一杯水酒，屈足下一叙。”奉桂道：“昨日因简褻，不敢轻屈大官人。今日怎好反来打扰？”好仁道：“乡邻间怎说客话，今日不但吃酒，还有话要说哩。”奉桂只道因他昨日请了康三老，为此答席，不好过却。到了午间，康三老又来相邀。奉桂便同至盛家堂上，见酒肴已排列齐整，并无别客，只请他一个。

奉桂谦让再三，然后坐了。三人对饮，酒过数巡，好仁开言道：“今日屈足下来，实有一事相托。”奉桂道：“大官人有何吩咐？”好仁道：“我有个敝友卜完卿，常往北京为商，三年前曾问我借白银二百两，不想至今不见回来。有人传说他在京中得业，归期未定。我担搁不起这宗银子，意欲亲往京中取讨，奈家下乏人看管，小儿既在学堂读书，康舍亲又年老了，为此放心不下，难以脱身。今足下既交了财运，这豆腐生理不是你做的了，敢烦你在我店中看看。我还积蓄得纹银三百两，要置些杂货在本地发卖，足下正当交运之时，置货自然得价，也烦你替我营运。若蒙允诺，我过了正月十五日，便要起身赴京，待回家时算结帐目，定当重重奉酬。”奉桂听说，喜出望外，满口应承道：“向蒙大官人周济之恩，今日自当效劳。”好仁欢喜，再劝奉桂饮了几杯。席终后，即将店中帐簿并三百两银子都取出来，付奉桂收明。奉桂接那银子来看时，恰好是六个大元宝，一发欣喜无限。暗想道：“难得这元宝来得凑巧，就好借他来还冯老安人了。”当下交明帐目，收了银子，作别归家。与伊氏说知其事，大家欢喜。正是：绝处逢生，无中忽有。只骗几钱银过年，顿然一百两应口，只求十两银作本，更遇三百金凑手。真个时运到来，不怕机缘不偶。至初六日，冯家老妪来讨回音，奉桂便将两个元宝交与送进。李氏大喜，遂将奉桂掘藏的话对丈夫说了。冯乐善沉吟一回，便吩咐家人冯义，叫他对奉桂说：“你今手中既有了银子，这一间屋不是你住的。我这所大空房一向没售主，你如今得了罢。我当初原典价五百两，今只要典三百两，先交二百两，其余等进房后找足何如？”冯义传着主人之命，来对奉桂说知。

奉桂此时也亏他胆大，竟慨然应允，约定正月二十日成交。过了十五日，盛好仁已起身赴京去了。至二十日，奉桂竟把剩下这四个元宝作了屋价，与冯家立契，作中就央康三老。奉桂在康三老面前，只说元宝大锭，不便置买杂货，我今使了去，另换小锭儿来用。康三老听信不疑。奉桂是日成交，即于是夜进屋。

真是机缘凑巧，合该发迹。那夜黄昏时分，后厅庭内忽现出一个白盔白甲的神人，向墙下钻入。奉桂见了，便与伊氏商议。至次夜，真个祭了藏神，掘将起来。掘不多几尺，早掘着了三坛银子，约有五千余金。原来这银子本是昔年刘厚藏私埋下的。他见儿子刘辉不会作家，故不对他说，到得临终时说话不

出，只顾把手向地下乱指。刘辉不解其意，不曾掘得，哪知今日倒富了别人。正是：积累锱铢满？头，不知费尽几多谋。

马牛不为儿孙做，却为他人作马牛。

奉桂弄假成真，应梦大吉。过一两日，便找清了典房价一百两，又将银置卖家伙，无所不备。一样衣温食美，驱奴使婢。

每月只到盛好仁店里点看一两次。自己门前开起一个典铺，家中又堆塌些杂货，好不兴头。一时人都改口叫他做“甄员外”，都说甄员外在新屋里又掘了藏。这话传入原主刘辉耳内，他想：“这银子明明是我父亲所藏，如何倒造化了此人？”心中怏怏，便来对冯乐善说道：“在下向年所典房屋，原价八百金，今只典得老丈五百两，尚少三百两之数。一向闻得空关在那里，故不好来说，今既有了售主，该将这三百两找完了。”冯乐善道：“舍下转典与甄家，价正三百金，原典价尚亏二百两，哪里又要加绝？足下此言，须去对甄家说。”便唤家人冯义引刘辉到甄家。奉桂出迎，与刘辉叙礼而坐，冯义立在一边。刘辉备言欲找绝房价之意。奉桂道：“兄与舍下不是对手交易。舍下典这屋未及半年，岂有就加绝之理！”刘辉道：“老丈虽只典得半年，舍下典与冯家已多时了。常言：‘得业者亏’，况闻老丈在这屋中甚是发财，今日就找清原价亦不为过。”奉桂道：“兄言差矣！凡事要通个理，管什发财不发财。”刘辉未及回言，冯义在旁见奉桂大模大样，只与刘辉坐谈，全不睬着他，甚不似前日在豆腐店里与他对坐吃酒的光景了，心怀不平，便插口道：“我家主人原典价尚亏二百两，今日宅上且把这项银子找出，待我家应付刘宅何如？”奉桂道：“就是这二百两，也须待三年后方可找足，目下还早哩！”刘辉再要说时，冯义把眼看着刘辉说道：“今日既讲不来，刘官人且请回，另作计议罢。”刘辉使起身作别。奉桂送至门首，把手一拱，冷笑一声，踱进去了。正是：银会说话，钱会摆渡。

财主身分，十分做作。

冯义心恨奉桂，遂撺掇刘辉告状。刘辉原是个软耳朵的，便将霸产坑资事，告在县里，干证便是冯义。奉桂闻知，随即请几个讼师来商议。你道这些讼师岂是肯劝人息讼的？都说：“员外将来正要置买田房，若都是这般告加绝起来，怎生管业？”

今日第一场官司，须打出个样子，务要胜他。但县公处必得个要紧分上去致意他便好！”奉桂从其言，访得本城一个乡绅卻待徵是知县的房师。那卻待徵曾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因贪被劾，闲住在家。有闲汉段玉桥，在他家往来极熟。奉桂便将银百两，央玉桥送与待徵，求他写书致意知县。待徵收了银子，说道：“我虽出了书帖，县公处原须周到。”奉桂依命，又将五十金托入送

与知县。那边刘辉也央人到知县处打话，若断得五百两，情愿将百金相送。谁知賒的不若现的，况奉桂又多了个分上，到对簿时，知县竟把刘辉叱喝起来道：“甄家典屋未及半年，你又非对手交易，如何便告他！”刘辉道：“小人是原主。产动归原，理合将原价找付。况此屋是小人祖产，他在里边掘了藏，多管是小人父亲所藏之物。”知县喝道：“胡说！掘藏有何对证？纵使他掘了藏，与你何干？既是你父亲所藏之物，你弃屋之前，何不自己掘了去？这明是覬觎他殷富，希图诈他？”

刘辉见知县词色不善，不敢再辨。知县又把甄奉桂的诉状来看，见内中告着冯义指唆，便唤冯义上来，骂道：“我晓得都是你这奴才唆讼！”遂拨下两根签喝打，冯义再三求告，方才饶了。

看官听说：大约讼事有钱则胜，无钱则败。昔人有一首咏半文钱的诗说得好：半轮明月掩尘埃。依稀犹见开元字。

遥想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

奉桂讼事胜了，扬扬得意。谁想知县闻了掘藏之说，动了欲心，要请益起来，不肯便出审单。奉桂又送了五十两，审单才出。卻待徵也托段玉桥来请益，奉桂只得又补送了百金。两处算来有三百两之数，杂项使费在外。奉桂若肯把这些银子加在屋上，落得做了好人，银子又不曾落空。哪知财主们偏不是这样算计，宁可斗气使闲钱，不肯省费干好事。当下刘辉因讼事输了，倒来埋怨冯乐善道：“都是你家尊使骗我告状，弄得不怜不俐，我和你是对手交易，你该把原价三百金找付我。待三年后，你自向甄家取偿便了。”冯乐善是个好人，吃他央逼不过，只得把三百两银子应付刘辉去了。正是：得业偏为刻薄事，弃房反做吃亏人。

奉桂自此之后，想道：“拥财者必须借势。我若扳个乡绅做了亲戚，自然没人欺负了。”因对段玉桥说，要与卻待徵联头姻事。玉桥得了这话，忙报知待徵。原来待徵只有一子，已娶过媳妇，更没幼子幼女了。却口贪着奉桂资财，便私与夫人郁氏商量：“只说有个小姐在家，等他送聘后，慢慢过继个女儿抵当他，有何不可？”计议定了。便把这话嘱咐段玉桥，叫他不可泄漏。玉桥怎敢不依，即如命回复奉桂，择吉行礼。正是：未及以假代真，先自将无作有。

如此脱空做法，险矣媒人之口。

不惟不论真假，亦可不问有无。

如此趋炎附热，哀哉势利之夫！

奉桂选了吉日，先往卻家拜门。待徵托病不出。次日，只把个名帖托段玉桥来致意。到行聘之日，奉桂送财礼银四百两，其余簪钗绸缎等物俱极丰盛。

卻家回盘不过意而已矣。联姻以后，奉桂心上必要卻乡宦到门一次，以为光荣，与段玉桥商议设席请他。先于几日前下了个空头请帖，候他拣定了一日，然后备着极盛的酒席，叫了上好的梨园，遍请邻里亲族做陪客。

只有冯乐善托故不到，其余众陪客都坐在堂中等候。看看等了一个更次，并不见卻乡宦来，奉桂连遣人邀了几次，只见段玉桥来回复道：“卻老先生因适间到了个讨京债的，立等要二百金还他，一时措处不出，心中烦闷，懒得赴席了。特托我来致意。”奉桂听罢，便扯玉桥过一边，附耳低言道：“今日我广招众客，专候卻亲翁到来，若不来时，可不羞死了我。他若只为二百两银子，何必烦闷，待我借与他就是。”玉桥道：“若有了二百两时，我包管请他来便了。”奉桂连忙取出银子，付与玉桥悄然袖去，又叮嘱一定要请他到来，替我争些体面。玉桥应诺而去。又等了半晌，方才听得门前热闹，传呼“卻老爷到了！”奉桂迎着，十分恭谨，先在茶厅上交拜了，随唤儿子出来拜见岳翁。此时甄阿福已称小大官人，打扮得十分齐整，出来拜了待徵四拜。然后请至大厅上与众亲友相见。玉桥指着众亲友，对待徵道：“列位在此候久了。老先生不消逐位行礼，竟总揖了，就请坐席罢。”待徵便立在上肩作了一揖。奉桂定他首席坐下，其余依次而坐。

演起戏来，直饮至天明方散。次日，奉桂又送席敬二十四两。待徵只将色缎二端、金簪一只，送与女婿作见面之礼。奉桂见待徵恁般做作，正想把女儿阿寿也扳个乡绅，敌住卻家，不想此女没福，患病死了。奉桂只得专倚着卻家行动，凡置买田房，都把卻衙出名，讨租米也用卻衙的租由，收房钱也用卻衙的告示。

待徵见他产业置得多了，却拣几处好的竟自管业，说道：“我权替你掌管，等女婿长大，交付与他。”奉桂怎敢违拗，只得拱手奉之。正是：假掘藏弄假成真，虚会租变虚作实。

卖菜佣强附丝罗，欺心汉人过盗贼。

奉桂虽被卻家取了些产业去，却正当时运亨通之际，生息既多，家道日丰。

光阴迅速，不觉已是三年。冯乐善要来讨这五百两房价了，奉桂只肯找还原典价二百两，其应付刘家的三百两竟不肯认。

冯乐善使人往复再三，奉桂只将卻乡宦装头，说道：“此屋已转售与部卻舍亲，你若要加绝，须向卻衙讲。”冯乐善真个写了名帖，去上复卻待徵，不想到门几次，不得一见，乐善忿了口气，说道：“他倚着乡绅亲戚来欺负我，难道我就没有个做官的亲戚么？”原来冯乐善有个妻兄李效忠，现为京衙千户。

乐善正欲遣人到京，求李效忠写书致意卻待徵，讨这项银子。

谁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一夜，因家中丫鬟不小心失误了火，延烧起来。众人从睡梦中惊醒，是夜风势又急，火趁风威，扑救不及，大家只逃得性命。从来失火比失盗更利害，然却是人不小心，不干火事。有一篇《火德颂》为证：火本无我，因物而生。物若灭时，火亦何存。祝融非怒，回禄非嗔。人之不慎，岂火不仁！苟其慎之，曲突徙薪。火烈民畏，鲜死是称。用为烹饪，火德利民。庭燎照夜，非火不明。

洪炉驱寒，非火不温。燧人之功，功垂古今！

却把盛好仁家亦被烧在内。只有甄奉桂家，亏得救火人多，松塌了一带房屋，不曾烧着，次日火熄后，被烧之家，各认着自己屋基，寻觅烧剩的东西。冯家有个藏金银的库楼，不合倒在甄家地基上，冯家要来寻觅时，奉桂令人守着，不许寻觅。冯乐善与他争论不过，只得忍气吞声，自家瓦砾场中只寻得些铜锡等物，其余一无所有。县中又差人出来捉拿火头，典铺烧了，那些赎当的又来讨赔，冯乐善没奈何，把家中几个丫鬟都卖了，还不够用，只得把这屋基来卖。奉桂又将卻衙出名，用贱价买了。乐善把卖下的银子都用尽了，奴仆尽皆散去，只剩得夫妻二口，并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小桃，一个九岁的儿子延哥，共只四人。他本是北京籍贯，并没亲戚在兰溪，一时无可投奔。亏得一个媒妁许婆，常时在他家走动的，因看不过，留他到家中住了。冯乐善与妻子计议，要到北京投奔李效忠，争奈身边并无盘费。许婆听说，便道：“此时哪里去措处盘费。我倒有个计较在此，只怕员外安人不肯。”乐善道：“有何计较？”许婆道：“本城有个姓过的寡妇，惯收买人家十二三岁的女孩儿，养得好了，把来嫁与过往乡绅或本处大户做偏房外宅。员外若肯把这位小娘权寄养在她家，倒可取得几十两银子做盘费，她要嫁与人时，也须等到十五六岁。员外若到京中见了李爷，弄得些银两，只在一两年内便回来取赎了去，有何不可？”乐善夫妇听罢，本是舍不得女儿，寻思无计可施，只得权从此策，便教许婆去约那过寡妇来看。过寡妇一见小桃十分中意，愿出银四十两，即日交了银子，便要领去。乐善夫妇抱着小桃，痛哭一常临别时，小桃叮嘱爹娘：“见了舅舅之后，千万就来赎我。”乐善夫妇含泪允诺。正是：忍把明珠掌上离，只因资釜客中虚。

可怜幼女从今后，望断燕京一纸书。

话分两头。不说冯乐善夫妇有了银子，自和幼儿延哥往北京投奔李效忠去了。且说小桃到了过寡妇家，不上一月，就有个好机会来。也是她的造化，原来此时卻待徵已起身赴京谋官复职，临行时吩咐夫人郁氏，叫她差人密访小人家女儿，有充得过小姐的，过继她来抵当甄家这头姻事。夫人领诺，密差家人

在外寻访，奈急切没有中意的。卻家有个养娘，向与过寡妇相熟。一日偶至过家，见了小桃，十分赞叹，回来报与夫人知道。夫人即命肩舆抬小桃到家来看，果然姿容秀美，举止端庄，居然大家体段，又且知书认字，心中大喜。问知原价四十金，即加上十两，用五十金讨了。认为义女，命家中人都呼为小姐，正是：今日得君提提起，免教人在污泥中。

不说小桃自在卻家为义女，且说盛好仁家自对门失火之夜，延烧过来，店中柴油纸马，都是引火的东西，把房屋烧得干干净净。盛好仁又不在家，其妻张氏并儿子俊哥，及康三老和一个丫鬟、一个养娘共五口，没处安身。甄奉桂便把自己房屋出空两间，与他们住了，又送些柴米衣服与他。一面唤匠工把自己扒堆的房屋，并所买冯家的地基一齐盖造起来，连盛家的地基也替他盖造。奉桂有了银子，砖瓦木石，咄嗟而办，不够两月，都造得齐整，仍请盛家一行人到所造新屋里居祝张氏甚是盛激，只道奉桂待冯家刻薄，待我家却这等用情。不想过了一日，奉桂袖着一篇帐目，来与康三老算帐。康三老接那帐目看时，却是销算前番所付三百两银子。上面逐项开着，只算得一分起息，每年透支银若干，又造屋费去银若干，连前日在他家里暂住这两月的盘费也都算在内，把这三百两本银差不多算完了，只余得十来两在奉桂处。康三老道：“当初盛舍亲相托之意，本欲仰仗大力，多生些利息。若只一分起利，太觉少些！”

奉桂变色道：“一向令亲把这银冷搁在家，莫说一分利息，就是半分利息也没处讨。在下一时应承了去，所置货物，不甚得价，只这一分利息我还有些赔补在内。”康三老道：“闻老丈财运享通，每置货物，无不得利，怎说这没利息的话。”奉桂道：“说也不信，偏是令亲的银子去置货，便不得利。我今也有置货脱货的细帐在此！”说罢，又向袖中摸出一篇帐来。康三老接来看时，也逐项开着，果然利息甚微，有时比本钱倒欠些。看官听说：难道偏是盛好仁这般时运不济？大约置货的，东长西折，有几件得价，自然也有一两件不得价，若通共算来，利息原多。

今奉桂将得价的都划在自己名下，把不得价的都留在他人名下。康三老明晓得他是欺心帐目，因盛好仁又不在家，与他争论不得，只得勉强答应道：“老丈帐目，自然不差。但目下回禄之后，店中没银买货。乞念旧日交情，转移百来两银子做本钱，待舍亲回来，自当加利奉还。”奉桂道：“极该从命，奈正当造屋多费之后，哪里兑得出银子？若必要借，除非你把这新屋写个抵契，待我向舍亲处转借与你何如？”说罢，便起身作别去了。

康三老把上项话细述与张氏听。张氏方知奉桂不是好人，当初丈夫误信了他。大凡银子到了他人手中，便是他人做主，算不得自己的了。所以施恩与人、借物与人的，只算弃舍与他才好，若要取价责报起来，往往把前日好情反成

嫌隙。有一篇古风为证：长者施恩莫责报，施恩责报是危道。昔年漂母教淮阴，微词含意良甚深。尽如一饭千金答，灭项与刘报怎嫌？所报未盈我所期，恃功缺望生嫌疑。嫌疑彼此口难弭，遂令杀机自此起！

可怜竹帛动皇皇，犹然鸟尽嗟弓藏。何况解推行小惠，辄望受者铭五内？望而后应已伤情，望而不应仇怨成。思至成仇恩何益，不唯无益反自贼。富因好施常至贫，拯贫如我曾无人。损己利人我自我，以我律人则不可。先富后贫施渐枯，有始无终罪我多。求不见罪已大幸，奈何欲皮相答赠。世情凉薄今古同，愿将德色归虚空！

当下张氏没奈何，只得依着奉桂言语，叫康三老把住居的屋写了空头抵契去抵银。奉桂却把银九十两作一百两，只说是卻衙的，契上竟写抵到卻衙，要三分起息算，说是卻衙放债的规矩。

康三老只得一一如命。张氏把这项银子，取些来置买了动用家伙并衣服之类，去了十数金。其余都付康三老置货，在店中发卖。哪知生意不比前番兴旺。前番奉桂还来替他照管，今算清了本利之后，更不相顾，恁康三老自去主张。三老年高好酒，生意里边放缓了些，将本钱渐渐消折。奉桂又每月使卻家的大叔来讨利银，三老支持不来，欠了几个月利钱。奉桂便教卻家退还抵契，索要本银；若没本银清还，便要管业这屋。三老没法支吾，张氏与三老商议道：“我丈夫只道这三百两银子在家盘利，付托得人，放心出去，今已三年，还不回家。或者倒与卜完卿在京中买卖得利，所以不归。我今没有银子还卻家，不如弃了这房屋，到京中去寻取丈夫罢。”三老道：“也说得是。”便将抵契换了典契，要卻家找价。奉桂又把所欠几个月利钱，利上加利的一算，竟没得找了。只叫卻家的人来催赶出屋。张氏只得叫康三老将店中所剩货物并粗重家伙都变卖了，连那个丫鬟也卖来凑做盘费，打发了养娘去，只与康三老并儿子俊哥三个人买舟赴京。谁想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舟至新庄闸地方，然遇大风，把船打翻，人皆落水。亏得一只渔船上，把张氏并康三老捞救起来。三老已溺死，只留得张氏性命，俊哥却不知流向哪里，连尸首也捞不着了。正是：前番已遭火灾，今日又受水累。

不是旅人号啕，却是水火既济。

张氏行囊尽漂没，孩儿又不见了，悲啼痛哭，欲投河而死。

渔船上人再三劝住，送她到沿河一个尼庵里暂歇。那尼庵叫做宝月庵，庵中只有三四个女尼，庵主老尼怜张氏是个异乡落难的妇人，收留她住下。康三老尸首，自有地方上买棺烧化。

你道那俊哥的尸首何处去了？原来他不曾死，抱着一块船板，顺流滚去一里有余。滚至一只大船边，船上人见了，发起喊来，船里官人听得，忙叫众人

打捞起来。那官人不是别人，就是卻待徵。你道卻待徵在京中谋复官职，为何又到此？原来那年是景泰三年，朝中礼部尚书王文是待徵旧交，为此特地赴京，欲仗其力，营谋起用。不想此时少保于谦当国，昔日待徵罢官，原系于少保为御史时劾他的，王文碍着于少保，不好用情。待徵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归舟遇风，停泊在此。当下捞着俊哥，听他声口是同乡人，又见他眉清目秀，便把干衣服与他换了。问其姓名，并被溺之故，俊哥将父亲出外，家中遇火，奉桂负托，卻家逼债，以致弃家寻亲，中途被溺，母子失散的事，细细述了。待徵听罢，暗想道：“原来甄奉桂倚着我的势，在外恁般胡行。我今回去与他计较则个。”因对俊哥道：“我就是卻乡宦，甄奉桂是我亲家。放债之事，我并不知道，明日到家，与你查问便了。”俊哥含泪称谢。待徵问道：“你今年几岁了？”俊哥道：“十四岁。”待徵又问：“曾读书么？”俊哥道：“经书都已读完，今学做开讲了。”待徵道：“既如此，我今出个题目，你做个破题我看。”便将溺水为题，出题云：“今天下溺矣。”俊哥随口念道：“以其时考之滔滔者，天下是也。”待徵听了，大加称赏，想道：“自家的公子一窍不通，不能入泮，只纳得个民监。难得这孩子倒恁般聪慧。”便把俊哥认为义儿，叫他拜自己为义父。

俊哥十分感激，只是思念自己父母，时常吞声饮泣。待徵就在舟中教他开笔作文。俊哥姿性颖悟，听待徵指教，便点头会意，连做几篇文字，都中待徵之意，待徵一发爱他。带到家中，叫他拜夫人为义母，备言其聪慧异常，他年必成大器。夫人也引冯小桃来拜见了待徵，说知就里。待徵大喜，又说起甄奉桂借势欺人之事。夫人道：“冯小桃也对我说，她家也受了甄奉桂的累。”待徵道：“奉桂如此欺人，不可不警戒他一番！”

夫人道：“闻说他近日在家里患病哩。”正说间，家人来报：甄奉桂患病死了。你道奉桂做财主不多年，为何就死了？原来他患了背疽，此乃五脏之毒，为多食厚味所致；二来也是他忘恩背义，坏了心肝五脏，故得此忌症。

不想误信医生之言，恐毒气攻心，先要把补药托一托，遂多吃了人参，发肠而殁。看官听说：他若不曾掘藏，到底做豆腐，哪里有厚味吃，不到得生此症。纵然生此症，哪里吃得起人参，也不到得为医生所误。况不曾发财时，良心未泯，也不到得忘恩背义，为天理所不容。这等看起来，倒是掘藏误了他了。正是：背恩背德，致生背疾。

背人太甚，背世倏忽。

奉桂既死，待徵替他主持丧事。一候七终，便将甄阿福收拾来家，凡甄家所遗资产，尽数收管了去，以当甄阿福目下延师读书，并将来毕姻之费。只多少划些供膳银两，并薄田数十顷，付与伊氏盘缠。伊氏念丈夫既死，儿子又不

在身边了，家产又被卻家白占了去，悲愤成疾，不够半年，也呜呼尚飨。卻待徵也替她治了几日丧，将他夫妇二枢买地殡葬讫，便连住居的房屋一发收管了。

是年甄阿福已十四岁，与盛家俊哥同庚，待徵请个先生，教他两个读书，就将乳名做了学名。一个叫做甄福，一个叫做盛俊，那甄福资性顽钝，又一向在家疏散惯了，哪里肯就学。

先生见他这般不长进，钻在他肚里不得。每遇主翁来讨学生文字看，盛俊的真笔便看得，甄福却没有真笔可看。先生恐主翁嗔怪，只得替他改削了些，勉强支吾过去。光阴迅速，不觉二年有余。甄福服制已满，免不得要出去考童生了。待徵只道他黑得卷子的，教他姓了卻，叫做卻甄福，与盛俊一同赴考。府县二案，盛俊都取在十名内，却是真才。甄福亏了待徵的荐书，认做嫡男，也侥幸取了。待徵随又写书特致学台，求他作养。

那学台姓丙名官，为人清正，一应荐牒，俱不肯收。待徵的书，竟投不进。到临考时，甄福勉强入场，指望做个传递法儿，倩人代笔。奈学台考规甚严，弄不得手脚，坐在场中一个字也做不出。到酉牌时分，卷子被撤了上去。学台把那些撤上来的卷，逐一检视，看到甄福的卷子，你道怎生模样？但见：薛鼓少文，白花缺字。琴以希声为贵，棋以不着为高。

《论语》每多门人之句，恐破题里圣人两字便要差池；《中庸》不皆孔子之言，怕开讲上夫子以为写来出丑。《大学》“诗云”，知他是“风”是“雅”；《孟子》“王曰”，失记为齐为梁。寻思无计可施，只得半毫不染。想当穷处，“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解到空时，“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好似空参妙理，悟不在字句之中；或嫌落纸成尘，意自存翰墨之表。伏羲以前之《易象》画自何来；获麟以后之《春秋》笔从此绝。

真个点也不曾加，还他屁也没得放。

学台看了大怒，喝骂甄福道：“你既一字做不出，却敢到本道这里来混帐，殊为可恶！”叫一声皂隶：“打”众皂隶齐声吆喝起来，吓得甄福魂飞魄散。亏得旁边一个教官，跪过来禀道：“此童乃兵部主事卻老先生的令郎，念他年纪尚小，乞老大人宽恕。”宗师听说，打便饶了。怒气未息，指着甄福骂道：“你父亲既是乡绅，如何生你这不肖！我晓得你平日必然骗着父亲，你父亲只道你做得出文字，故叫你来考。我今把这白卷送与你父亲看去。”说罢，便差人押着甄福，把原卷封了，并一个名帖送到卻待徵处。一时哄动了兰溪合县的人，都道豆腐的儿子，只该叫他在豆腐缸边玩耍，如何卻乡宦把他认为己子，叫他进起考场来？有好事的便做他几句口号道：墨水不比豆腐汁，磨来磨去磨不出；卷子不比豆腐帐，写来写去写不上；砚池不比豆腐匣，手忙脚乱难了

结；考场不比豆腐店，惊心骇胆不曾见。

卻待徵见了这白卷，气得发昏章第十一，责骂甄福“削我体面”，连先生也被发作了几句。先生便把甄福责了几板，封锁在他书房里，严加督课。不上半月，甄福捉个空，竟私自掇开了门，不知逃向哪里去了。待徵使人各处寻访，再寻不见，只得叹口气罢了。正是：欺心之父，不肖之子。

天道昭昭，从来如此。

又过了半月，学台发案，盛俊取了第一名入泮，准儒士科举应试。待徵十分欢喜，与夫人商议道：“我叫他为子，到底他姓盛，我姓卻，不如招他为婿，倒觉亲切。今甄家这不肖子既没寻处，我欲把冯小桃配与盛浚夫人以为何如？”夫人道：“我看小桃这等才貌，原不是甄福的对头。纵便甄福不逃走，我也要再寻一个配她。相公所言正合我意。”计议已定，待徵就烦先生为媒，择个吉日，要与他两个成婚。盛俊对先生说：“要等乡试过了，然后毕姻。”待徵一发喜他有志气，欣然依允。到得秋闱三场毕后，放榜之时，盛俊中了第五名乡魁。卻家亲友都来庆贺。盛俊赴过鹿鸣宴，待徵即择吉日与他完婚。

正是：

蟾宫方折桂，正好配嫦娥。

大登科之后，又遇小登科。

是年盛俊与冯小桃大家都是十七岁，花烛之后，夫妻恩爱，自不必说。只是喜中有苦，各诉自己心事。盛俊方知小桃是冯氏之女，不是卻待徵所生。小桃道：“我自十三岁时，先到过寡妇家，爹妈原约一两年内便来取我，谁想一去五年，并无音耗。幸得这里恩父恩母收养，今日得配君子。若非这一番移花接木，可不误了我终身大事。正不知我爹娘怎地便放心得下，一定路途有阻，或在京中又遭坎坷，真个生死各天，存亡难料。”

说罢，泪如雨下。盛俊也拭泪道：“你的尊人还是生离，我的尊人怕成死别。我当初舟中遇风，与母亲一同被溺。我便亏这里恩父救了，正不知母亲存亡若何？每一念及，寸心如割。今幸得叨乡荐，正好借会试为由，到京寻访父母，就便访你两尊人消息。”小桃听说，便巴不得丈夫连夜赴京。有一支《玉花肚》的曲儿为证：谓他人父，一般般思家泪多。喜同心配有文鸾，痛各天愧彼慈乌。儿今得便赴皇都，女亦寻亲嘱丈夫。

盛俊一心要去寻亲，才满了月，即起身赴京，兼程趲路。

来到向日覆舟之处，泊住了船，访问母亲消息。那些过往的船上，那里晓得三年以前之事。盛俊又令人沿途访问，并无消耗。

一日，自到岸上东寻西访，恰好步到那宝月庵前，只见一个老妈妈在河边淘了米，手拿着米箩，竟走入庵中。盛俊一眼望去，依稀好像母亲模样，便随

后追将入去。不见了老妈妈，却见个老尼出来迎住，问道：“相公何来？”盛俊且不回她的话，只说道：“方才那老妈妈哪里去了？你只唤她出来，我有话要问她。”老尼道：“她不是这里人，是兰溪来的。三年前覆舟被难，故本庵收留在此。相公要问她怎么？”盛俊听说，忙问道：“她姓什么？”老尼道：“她说丈夫姓盛，本身姓张。”盛俊跌足大叫道：“这等说，正是我母亲了！快请来相见。”老尼听说，连忙跪进去引那老妈妈出来。盛俊一见母亲，抱住大哭。

张氏定睛细看了半晌，也哭起来。说道：“我只道你死了，一向哭得两眼昏花。你若不说，就走到我面前，也不认得了。不想你今日这般长成。一向在何处？今为何到此？”盛俊拜罢，立起身来，将上项事一一说明。张氏满心欢喜，以手加额。尼姑们在旁听了，方知盛俊是上京会试的新科举人，加意殷勤款待。张氏也诉说前事。盛俊称谢老尼收留之德，便叫人取些银两来谢老尼。即日迎请张氏下船，同往京师寻父。正是：从前拆散风波恶，今日团圆天眼开。

盛俊与母亲同至京师，寻寓所歇下了，便使人在京城里各处访问父亲盛好仁消息。只见家人引着一个人来回复道：“此人就是卜完卿的旧仆。今完卿已死，他又投靠别家。若要知我家老相公的信，只问他便知。”盛俊便唤那人近前细问，那人道：“小人向随旧主卜官人往土木口卖货，祸遭兵变，家主被害。小人只逃得性命回来，投靠在本城一个大户安身。五年前盛老相公来时，小人也曾见过。老相公见我主人已死，人财皆失，没处讨银。欲待回乡，又没盘费。幸亏一个嘉兴客人戴友泉，与老相公同省，念乡里之情，他恰好也要回乡，已同老相公一齐归去了。”盛俊道：“既如此，为何我家老相公至今尚未回乡？”那人道：“戴家人还有货物在山东发货，他一路回去，还要在山东讨帐，或者老相公随他在山东有些担搁也未可知。”盛俊听罢，心上略放宽了些。打发那人去了，又令人到李效忠处问冯乐善夫妻的下落。家人回报道：“李千户自正统末年随驾亲征，在土木口遇害。他奶奶已先亡故，又无公子，更没家眷在京。那冯员外的踪迹并无人晓得。”盛俊听了，也无可奈何，且只打点进场会试。三场已过，专候揭晓。

盛俊心中烦闷，跨着个驴儿出城闲行。走到一个古庙前，看门上二个旧金字，乃是“真武庙”。盛俊下驴入庙，在神前礼拜已毕，立起身来，见左边壁上挂着一扇木板，板上写着许多诀。盛俊便去神座上取下一副来，对神祷告。先求问父亲的消息，却得了个阳圣圣之，诀云：功名有成，谋望无差。

若问行人，信已到家。

盛俊见了，想道：“若说信已到家，莫非此时父亲已到家中了？”再问冯

家岳父母消息，却得了三圣之。诀云：家门喜庆，人口团圆。

应不在远，只在目前。

盛俊寻思道：“若说父亲信已到家，或者有之。若说岳父母应在目前，此时一些信也没有，目前却应些什么？”正在那里踌躇猜想，只见一个老者从外面走入庙来，头带一项破巾，身上衣衫也不甚齐整，走到神前纳头便拜，口里唧唧唧不知道说些什么，但依稀听得说出个“冯”字。盛俊心疑，定睛把那老者细看。盛俊幼时曾认得冯乐善，今看此老面庞有些相像，但形容略瘦了些，须髯略白了些。盛俊等他拜毕，便拱手问道：“老丈可是姓冯？可是兰溪人？”那老者惊讶道：“老汉正是姓冯，数年前也曾在此住过。足下何以知之？”盛俊听说，忙上前施礼道：“岳父在上，小婿拜见。”慌得那老者连忙答礼道：“足下莫认错了。天下少什同乡同姓的！”盛俊道：“岳父台号不是乐善吗？”那老者道：“老汉果然是冯乐善，但哪里有足下这一位女婿？”盛俊道：“岳父不认得盛家的俊哥了么？盛好仁就是家父，如何忘记了？”乐善听说，方仔细看着盛俊道：“足下十来岁时，老汉常常见过，如今这般长成了，叫我如何认得？正不知足下因什到此？那岳父之称又从何而来？”盛俊遂把前事细述了一遍。

喜得乐善笑逐颜开，也把自己一向的行藏，说与盛俊知道。

正是：

人口团圆真不爽，目前一半？先灵。

原来冯乐善当日同了妻儿，投奔李效忠不着，进退两难。

还亏他原是北京人，有个远族冯允恭，看同宗面上，收留他三口儿在家里。那冯允恭在前门外开个面店，乐善帮他做买卖，只好糊口度日，哪里有重到兰溪的盘缠？又哪里有取赎女儿的银子？所以逗留在彼，一住五年。夫妇两个时常想着女儿年已及笄，不知被那过寡妇送在什么人家，好生烦恼。是日，乐善因替冯允恭出来讨赎钱，偶在这庙前经过，故进来祷告一番，望神灵保，再得与女儿相见，不想正遇着了女婿。当下盛俊便随他到冯允恭家里，见了允恭，称谢他厚情，请岳母出来拜见了，并见了小舅延哥。是日即先请岳母到自己寓所，与母亲同住，暂留乐善父子在允恭家中。等揭晓过了，看自己中与不中，另作归计。过了几日，春闱放榜，盛俊又高中了第七名会魁，殿试二甲。到得馆选，又考中了庶吉士。

正待告假省亲，不料又有一场忧事。是年正是天顺元年，南宫复位，礼部尚书王文被石亨、徐有贞等诬他迎立外藩，置之重典，有人劾奏郤待徵与王文一党，奉旨：郤待徵解来京，刑部问置，家产籍没。盛俊闻知此信，吃了一惊，只得住在京师，替待徵营谋打点。盛俊的会场大座师是内阁李贤，此时

正当朝用事。盛俊去求他周旋，一面修书遣人星夜至兰溪，致意本县新任的知县，只将卻待徵住居的房屋入官，其余田房产业只说已转卖与盛家，都把盛家的告示去张挂。那新任知县是盛俊同年，在年谊上着实用情。到得卻待徵卸解至京，盛俊又替他在刑部打点，方得从宽问拟。至七月中，方奉圣旨：卻待徵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家产给还。那时盛俊方才安心，上本告假省亲，圣旨准了。正待收拾起程，从山东一路而去，忽然家人到京来报喜信，说太老爷已于五月中到家了。盛俊大喜。

原来盛好仁随了戴友泉到山东，不想山东客行里负了戴友泉的银子，讨帐不清，争闹起来，以致涉讼。恰值店里死了人，竟将假人命图赖友泉，大家在山东各衙门告状，打了这几年官司。

盛好仁自己没盘费，只得等他讼事结了，方才一齐动身。至分路处，友泉自往嘉兴，好仁自回兰溪，此时正是五月中旬。好仁奔到自家门首，只见门面一新，前后左右的房屋都不是旧时光景，大门上用锁锁着。再看那些左邻右舍，都是面生之人，更没一个是旧时熟识，连那冯员外家也不见了。心里好生惊疑，便走上前问一个邻舍道：“向年这里有个盛家，今在哪里去了？”

那邻舍也是新住在此的，不知就里，指着对门一所新改门面的大屋说道：“这便是新迁来的盛翰林家。”好仁道：“什么盛翰林？”那人道：“便是卻乡宦的女婿，如今部乡宦犯了事，他的家眷也借住在里边。”好仁道：“我问的是开柴米油酒店的盛家。”那人道：“这里没有什么开店的盛家。”好仁又问道：“还有个姓甄的，向年也住在此，如今为何也不见了？”

那人道：“闻说这盛翰林住的屋，说是什么甄家的旧居。想是那甄员外死了，卖与他家的。”好仁听罢，一发不明白。正在猜疑，只见那对门大屋里走出两三个青衣人，手中拿着一张告示，竟向那边关锁的屋门首把告示粘贴起来，上写道：翰林院盛示：照得此房原系本宅旧居，向年暂典与处。今已用价取赎，仍归本宅管业。该图毋得混行开报。时示。

好仁看罢，呆了半晌，便扯住一个青衣人问道：“这屋如何被卻家管业了去？今又如何归了你们老爷？”只见那青衣人睁着眼道：“你问他则什？你敢是要认着卻家房产，去报官么？”

我家老爷已与本县大爷说明了，你若去混报，倒要讨打哩！”

好仁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话？我哪晓得什么报官不报官。只是这所房屋，原系我的旧居，如何告示上却说是你家老爷的旧居？又说向曾典与卻家，这是何故？”青衣人道：“一发好笑了。我家老爷的屋，你却来冒认。我且问你姓什名谁？”好仁道：“我也姓盛，叫做盛好仁。五六年前出外去了，今日方归，正不知此屋几时改造的？我的家眷如何不住在里面？”青衣人听了，都吃

一惊，慌忙一齐跪下叩头道：“小的们不知是太老爷，方才冒犯了，伏乞宽恕。”好仁忙扶住道：“你们不要认错了，我不是什么太老爷。我哪有什么翰林儿子？”青衣人道：“原来太老爷还不晓得。”遂把上头事细细禀明。好仁此时如梦初觉，真个喜出望外。青衣人便请好仁到对门大宅里，报与夫人冯氏知道。小桃大喜，便出堂来拜见了公公。那时卻家住居已籍没入官，所以小桃引着卻家眷属，都迁到甄家旧屋里暂祝当下小桃收拾几间厅房，请好仁安歇。好仁遂修书遣人至京，报知儿子。盛俊看了书信，又问了来人备细，欢喜无限。

正是：

果然灵？答无差错，真个行人已到家。

当下盛俊唤了两只大船，一只船内请母亲与岳母及小舅乘坐，一只船内自己与卻待徵、冯乐善乘坐。乐善见了待徵，称谢他将女儿收养婚配之德。因诉说往年甄奉桂倚仗贵戚，欺负穷交，攘取库楼资财，勒盗住房原价许多可笑之处。待徵道：“这些话，不佞已略闻之于令爱，但此皆奉桂与小僮辈串通做下的勾当。就是令婿，亦深受其累。如今天教不佞收养两家儿女，正代为奉桂补过耳。不佞今番归去，当取奉桂名下之物，归与两家，还其故主。”盛俊道：“不肖夫妇俱蒙大人抚养，既为恩父，又为恩岳，与一家骨肉无异，何必如此较量！”待徵道：“不佞近奉严旨，罪几不测。今幸得无恙，皆赖你周旋之力，亦可谓相报之速矣！”盛俊逡巡逊谢。

不一日，待徵到家。此时住房已奉旨给还，便将家眷仍旧迁归。向来所占甄家资产，尽数分授与盛俊夫妇。盛俊便划几处产业与冯乐善，以当库楼中所赖之物。又把冯家旧宅，并甄家住居的屋，仍欲归还乐善，自己要迁到对门旧居中去。乐善见他旧居狭隘，遂把甄家的住房送与盛俊，以当女儿的嫁资。

自此冯家依旧做了财主，盛家比前更添光彩。至于好仁夫妻重会，小桃父母重逢，骨肉团圆，合家喜庆，自不必说。正是：冯家财宝甄家取，甄氏田房卻氏封。

谁识今朝天有眼，卻还归盛盛归冯。

冯乐善前番失火之后，童仆皆散。今重复故业，这班人依旧都来了。老奴冯义亦仍旧来归，又领一个儿子、一个媳妇也来叩头投靠服役。乐善问道：“你一向没儿子的，今日这对男妇从何而来？”冯义道：“这儿子是路上拾的。小人向随刘官人出外做些买卖，偶见这孩子沿途行乞，因此收他为儿，讨了个媳妇。”乐善听说，就收用了，也不在意里。次日，恰好盛俊到冯家来，一见冯义的儿子，不觉吃惊。你道他是何人？

原来就是甄奉桂之子甄福。盛俊想着当初与他同堂读书几年，不料他今日流落至此，好生不忍，便对乐善说知，另拨几间小屋与他夫妇住下，免其服役

。可怜甄奉桂枉自欺心，却遗下这个贱骨头的儿子，这般出丑。当初曾将他许与冯员外做书童，今日果然应了口了。又曾将女儿阿寿许与盛俊，今女儿虽死，那冯小桃原系抵当他儿子婚姻的，今配了盛俊，分明把个媳妇送与他了。正是：向后欺心枉使去，从前誓愿应还来。

盛俊钦假限期已满，将欲起身赴京，因念当时甄家掘藏，原在刘家屋内掘的，今闻刘辉收心做生理，不比从前浪费，便叫冯义去请他来，划一宗小产业与他，以当加绝不产之物。又念戴友泉能恤同里，遣人把银二百两往嘉兴谢了他。然后与家眷一同起身入京。到前覆舟之处，又将百金施与宝月庵，就在庵中追荐了康三老。及到京师，又将银二百两酬谢冯允恭。真个知恩报恩，一些不负。至明年，朝廷有旨，追录前番随征阵亡官员的后人。盛俊知李效忠无子，就将小舅冯延哥姓了外祖的姓，叫做李冯延，报名兵部一体题请，奉旨准袭父爵。冯乐善便也做了封翁，称了太爷。后来盛、冯两家子孙繁衍。可见好人自有福报，恶人枉使欺心。奉劝世人切莫以富欺贫，以贵欺贱。古人云：“一富一贫，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故这段话文，名之曰《正交情》。

卷六明家训

匿新丧逆子生逆儿

惩失配贤舅择贤婿

诗曰：

犁牛马卒角偶然事，恶人安得有良嗣？檐头滴水不争差，父如是兮子如是。

此诗乃宋朝无名氏所作。依他这等说，顽如瞽瞍为什生舜，圣如尧舜为什生不肖的丹朱、商均？凶如伯鲧为什生禹？养志的曾参又何以生不能养志的曾元？不知瞽瞍原是个极古道的人。

假如今日人情恶薄，势利起于家庭，见儿子一旦富贵，便十分欣喜。偏是他全不看富贵在眼里，恁你儿子做了驸马，做了宰相，又即日要做皇帝了，他只是要焚之杀之而后快。直待自己回心转意，方才罢休。此老殊非今人可及，如何说他是顽父？若论丹朱、商均，也都是能顺父命的孝子。诚以近世人情而论，即使一父之子，分授些少家产，尚要争多竞少。偏是他两个的父亲，把天大基业不肯传与儿子，白白地让与别人，他两个并无片言。所以《书经》云：“虞宾在位”是赞丹朱之让；《中庸》云：“子孙保之”，是赞商均之贤。如何说他是不肖？

又如伯鲧也是勤劳王事的良臣。从来治水最是难事，况尧时洪水，尤不易治，非有凿山开道、驱神役鬼的神通，怎生治得？

所以大禹号为神禹。然伯鯀治了九年，神禹也治了八年。伯鯀只以京师为重，故从太原、岳阳治起，神禹却以河源为先，故从积石、龙门治起。

究竟《书经禹贡》上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也不过因鯀之功而修之；《礼记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夏人郊鯀而宗禹。伯鯀载在祀典，如何把他列于四凶之中，与共工、驩兜、有苗一例看？至于曾参养曾皙，曾元养曾参，皆是依着父亲性度。

曾皙春风沂水，童冠与游，是个乐群爱众、性喜阔绰的。

故曾参进酒肉，必请所与，必曰有余。曾参却省身守约，战战兢兢，是个性喜收敛、不要儿子过费的。故曾元进酒肉，不请所与，不曰有余。安见曾参养志，曾元便不是养志者？今人不察，只道好人反生顽子，顽父倒有佳儿，遂疑为善无益，作恶不妨。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孝还生孝、逆还生逆的报应，与众位听。

话说明朝正德年间，南直常州府无锡县，有一个人姓晏名敖，字乐川。其父晏慕云，赘在石家为婿，妻子石氏，只生得晏敖一个。晏敖的外祖石佳贞，家道殷富，曾纳个冠带儒士的札付，自称老爹。只因年老无子，把晏敖当做儿子一般看待，延师读书，巴不得他做个秀才。到得晏敖十八岁时，正要出来考童生，争奈晏慕云夫妇相继而亡，晏敖在新丧之际，不便应考；石佳贞要紧他入泮，竟把他姓了石，改名石敖，认为己子，买嘱廩生，朦胧保结，又替他夤缘贿赂，竟匿丧进了学。到送学之日，居然花红鼓吹，乘马到家。亲友都背地里讥笑，佳贞却在家中设宴庆喜。哪知惹恼了石家一个人，乃是佳贞的族侄石正宗。他怪佳贞不立侄儿为嗣，反把外甥为嗣，便将晏敖匿丧事情具呈学师，要他申宪查究。晏敖着了急，忙叫外祖破些钞，在学师处说明了；又把些财帛买住石正宗，方得无事。是年佳贞即定下一个方家的女儿与晏敖为妻，也就乘丧毕姻，一年之内，便生下一子，取名奇郎。正是：合着孟子两句，笑话被人传说：不能三年之丧，而缙小功之察。

晏敖入泮、毕姻、生子，都在制中。如此灭伦丧理，纵使有文才也算文人无行，不足取了。何况他的文理又甚不济，两年之后，遇着宗师岁考，竟考在末等了。一时好事的把《四书》成句做歇后语，嘲他道：小人之德满腹包，焕乎其有没分毫。

优优大哉人代出，下士一位君自招。

晏敖虽考了末等，幸亏六年未滿，止于降社。到得下次岁考，石佳贞又费些银子，替他央个要紧分上，致意宗师，方得附在三等之末，复了前程。

你道外祖待他如此恩深，若论为人后者为之子，他既背了自己爹娘，合应承奉石家香火了，哪知从来背本忘亲之人，未有能感恩报德的，所谓”自家骨

肉尚如此，何况他人隔一枝。”

他见石佳贞年老，便起个不良之心，想道：“外祖死后，石家族人必要与我争论，不若乘外祖存日，取了些东西，早早开交。”

遂和妻子方氏商议，暗暗窃取外祖赀财，置买了些田产，典下一所房屋，凡一应动用家伙俱已完备。忽然一日，撇了外祖，领了方氏并奇郎，搬去自己住了。石佳贞那时不由不恼，便奔到学里去告了一张忤逆呈子。学师即差学役拘唤晏敖来问，晏敖许了学役的相谢，就央他去学师处祢缝停当，又去陪了外祖的礼。石佳贞到底心慈，见他来陪礼，也就不和他计较了。到得事完之后，学役索谢，晏敖竟拔短不与，学役怀恨在心。过了两年，时值荒旱，县官与学师都到祈雨坛中行香，就于坛前施官粥赈济饥民。此时石佳贞家道已渐消乏，又得了风癲之症，日逐在街坊闲撞。那日戴了一顶破巾，穿了一件破道袍，走到施粥所在，分开众人，大声叫道：“让我石老爹来吃粥。”

不提防知县在坛前瞧见了，回顾学师道：“此人好奇怪，既自称老爹，怎到这里来吃粥？”学师未及回答，学役早跪上前禀道：“此人叫做石佳贞，曾为冠带儒士，故自称老爹。乃是本学生员石敖的父亲。”知县惊讶道：“这一发奇怪了，儿子既是秀才，如何叫父亲出来吃官粥？他儿子如今可还在么？”学役道：“现在。”知县又问道：“那秀才家事何如？”学役道：“他有屋有田，家事丰足。只因与父亲分居已久，故此各不相顾。”知县听罢，勃然变色，对学师道：“这等学生，岂可容他在学里！当申参学宪，立行革黜为是！”学师唯唯领命。这消息早有人传与晏敖知道。

晏敖十分着急，连忙央人去止住学中参文。一面恳求本族几个姓晏的秀才出来，到县里具公呈，备言：“石敖本姓晏，石佳贞乃其外祖，幼虽承嗣，今已归宗。”并将佳贞患病风癲之故说明，又寻个分上去与知县讲了。知县方才批准呈词，免其申参。正是：逃晏归石，逃石归晏。

推班出色，任从其便。

晏敖此番事完之后，所许众族人酬仪虽不曾赖，却都把铜银当做好银哄骗众人。原来晏敖有一件毛病，家中虽富，最喜使铜，又最会倾换铜银，人都叫他做“晏寡铜”。正是：做人既无人气，使银亦无银意。

假锭何异纸钱，阳世如逢鬼魅。

过了半年，石佳贞患病死了。晏敖不唯不替他治丧，并不替他服孝，只恁石正宗料理后事。到开吊时，只将几两铜银，封作奠金送去。正宗怒极，等丧事毕后，便具词告县，说晏敖今日既不为嗣父丧服，当年何不为本生父母守制？因并称前年曾有首他匿丧入泮的呈词在学中可证。这知县已晓得晏敖是可笑的人，看了石正宗状词，即行文到学里去查。那些学役，谁肯替他隐瞒，竟擗

掇学师将石正宗的原首呈送县。知县临审之时，再拘晏家族人来问，这些族人因晏敖前日把铜银骗了他，没一个喜欢的，便都禀说：“晏敖当日制中入泮是有的，但出嗣在先，归宗在后。”知县道：“本生父母死，则曰出嗣；及至嗣父死，又曰归宗。今日既以归宗为是，当正昔年匿丧之罪了。”晏敖再三求宽，知县不理，竟具文申宪。学院依律批断：“仰学除名。”正是：青衿不把真金使。“寡铜”仍作白童身。

自此晏敖与石家断绝往来，却不想晏慕云夫妇的灵柩，向俱权厝在石家的坟堂屋里，今被石正宗发将出来，撇在荒郊。

晏敖没奈何，只得将二柩移往晏家祖坟上。一向晏敖以出嗣石家，自己祖坟的地粮并不纳一厘，都是长房大兄晏子开独任，今欲把两柩葬在祖坟，恐晏子开要他分任坟粮，便只说是权时掩埋，不日将择地迁葬。那晏子开是个好人，更不将坟粮分派与他，恁他拣坟上隙地埋葬两柩。晏敖便自己择了一日，也不相闻族人，也不请地师点穴，只唤几个工匠到坟上来，胡乱指一块空地，叫掘将下去。哪知掘下只二尺来深，便掘着了一片大石。众工匠道：“这里掘不下，须另掘别处。”晏敖吝借工费，竟不肯另掘，便将两柩葬在石上。那石片又高低不等，两柩葬得一高一低，父柩在低处，母柩在高处，好像上马石一般，有几句口号为证：父赘于石，母产于石。生既以石为依，死亦以石为息。

高石葬母，低石葬父。为什妻高于夫？想因入赘之故。

晏子开闻知晏敖这般葬亲之法，十分惊怪，只道他果然迁葬在即，故苟且至此。不想过了年余，绝不说起迁葬，竟委弃两柩于石块之上了。

你道晏敖如此灭弃先人，哪里生得出好儿子来？自然生个不长进之子来报他。那时制中所生的奇郎，已是十三岁了。晏敖刻吝，不肯延师教子，又不自揣，竟亲自去教他。哪知书便教不来，倒教成了他一件本事，你道是什事？原来晏敖平日又有一样所好，最喜的是赌钱，时常约人在家角牌。他平日惯使铜银，偏是欠了赌帐，哪肯把好银来还？常言道：“上行下效”。

奇郎见父亲如此，书便不会读，偏有角牌一事，一看便会。

有一篇口号说得好：

书齐工课，迥异寻常。不习八股，却学八张。达旦通宵，比棘闱之七义，更添一义；斗强赌胜，舍应试之三场，另为一常问其题则喻梁山之君子；标其目则率水浒之大王。插翅虎似负之逐于晋；九尾龟岂藻之居于臧。空没一文，信斯文之已丧于家塾；百千万贯，知一贯之不讲于书堂。所谓尊五美、四赏一百老；未能屏四恶、三剧二婆娘。兼之礼义尽泯，加以忠信俱亡。较彼盗贼，倍觉颠狂。分派坐次，则长或在末席，少或在上位，断金亭之尊卑，不如此之紊乱；轮做庄家，则方与为兄弟，忽与为敌国，蓼儿洼之伯仲，不若是之无

良。算帐每多欺蔽，色样利其遗忘。反不及宛子城之同心而行劫，大异乎金沙滩之公道而分赃。子弟时习之所悦而若此，父师教人之不倦为堪伤！

晏敖之妻方氏，见儿子终日角赌，不肯读书，知道为父的管他不下，再三劝晏敖请个先生在家教他。晏敖被妻子央逼不过，要寻个不费钱省事的先生。恰有族兄晏子鉴，与他同住在一巷之内。那晏子鉴本是个饱学秀才，只因年纪老了，告了衣巾，当年正缺了馆。晏敖便去请他到来，又不肯自出馆谷，独任供膳，却去遍拉邻家小儿来附学，要他们代出束修，轮流供给，自己只出一间馆地，只供一顿早粥。晏子鉴因家居甚近，朝来暮归，夜膳又省了。你道这般省事，那一间馆地也该好些。谁知晏敖把一间齐整书房，倒做了赌友往来角牌之所，却将一间陋室来做馆地，室中窗槛是烂的，地板又是穿的。子鉴见馆地恁般不堪，乃取一幅素笺，题诗八句，粘于壁上。其诗云：山光映晓窗，树色迎朝槛。

早看曙星稀，晚见落霞烂。

名教有乐地，修业不息版。

应将砚磨穿，莫使功间断。

晏敖走来见了此诗，不解其意，只道是训诲学生的话头，哪知附徒中倒有个聪明学生，叫做晏述，即晏子开之子，因子开新迁到这巷中居住，故就把儿子附在晏敖家里，相从晏子鉴读书。此子与奇郎同庚，也只十三岁，却十分聪俊，姿性过人。

看了子鉴所题，便私对奇郎道：“先生嫌你家馆地不好，那八句诗取义都在未一字，合来乃是说‘窗槛稀烂，地板穿断’也。”

奇郎听说，便去说与父亲知道，只说是我自己看出来的。晏敖深喜儿子聪明，次日即唤匠人来把地板略略铺好，烂窗槛也换了。因笑对子鉴说道：“如今窗槛已不稀烂，地板已不穿断，老兄可把壁上诗笺揭落了罢！”子鉴惊问晏敖何以知之，晏敖说是儿子所言。子鉴暗忖道：“不想此儿倒恁般有窍，真个犁牛之子骍且角了。主人虽不足与言，且看他儿子面上，权坐几时。”因此子鉴安心坐定。谁想晏敖刻吝异常，只供这一顿早粥，又不肯多放米粒在内，纯是薄汤。子鉴终朝忍饿，乃戏作一篇《薄粥赋》以诮之。其文曰：浩浩乎白米浑汤，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吹去禹门三级浪，波撼岳阳；吸来平地一声雷，气蒸云梦。

雅称文人之风，可作先生之供。更喜其用非一道，事有兼资。

童子缺茶，借此可消烦渴；馆中乏镜，对之足鉴须眉。一瓢为饮，贫士之乐固然；没米能炊，主人之巧特甚。视太羹而尤奇，比玄酒而更胜。独计是物也，止宜居尤之孝子，以及初起之病夫。水浆少入于口，谷气唯恐其多。又或

时值凶荒，施食道路，吏人侵蚀其粢粮，饥民略沾其雨露；甚或垂仁犴狴，饷彼罪牢，狱卒攘取其粟粒，囚徒但铍其余膏。西席何辜，至比于此！吁嗟徂兮，命之哀矣！

晏述见了这篇文章，回家念与父亲晏子开听了。子开十分嗟讶，量道晏敖不是个请先生的，便邀子鉴到自己家里去坐。

晏敖正怪子鉴嘲笑他，得子开请了去，甚中下怀，落得连这一顿薄粥也省了，倒将儿子奇郎附在子开家里读书。子开独任供膳，并不分派众邻，只教众邻在束修上加厚些。到得清明节近，这些众邻果然各增了些束修送来，只有晏敖只将修金三钱相送。

子鉴拆开看时，却是两块精铜，因暗笑道：“我一向闻他雅绰以‘寡铜’为号，曾央族人到县中具了公呈，后却以铜银谢之。

我因从来足迹不入公门，未尝与闻其事，不曾领教他的铜银。

今日看起来，‘寡铜’之号，诚不虚矣。”便将原银付与奇郎，叫他壁还了父亲。因即出一对，命奇郎对来。其对云：三币金银铜，下币何可乱中币；奇郎迁延半晌，耳红面赤，不能成对。少顷，子鉴偶然下阶闲步了片刻，回身来看时，奇郎已对成了。道是：四诗风雅颂，正诗不妨杂变诗。

子鉴看了，疑惑道：“对却甚好，只怕不是你对的。我一向命你做破承开讲，再不见你当面立就。每每等我起身转动，方才成文。此必有人代笔。”奇郎硬赖道：“这都是我自做的。

有谁代笔？”子鉴道：“既如此，你今就把自己这对句解说与我听，风雅颂三样如何叫做四诗？诗中又如何有正有变？”奇郎通红了脸，回答不出。子鉴要责罚起来，奇郎只得招称是晏述代作的，“一向破承开讲，都是他所为。连前日壁上所题诗笺，也是他猜出教我的。”子鉴听罢，便唤过晏述来，指着奇郎对他说道：“彼固愚顽，不足深责。你既如此聪慧，为何替人代笔，欺诳师长？”晏述逡巡服罪。子鉴沉吟一回，说道：“也罢，我今就将使铜银为题，要用《四书》成语做一篇八股文字，你若做得好时，饶你责罚。”晏述欣然领命，展纸挥毫，顷刻而就。其文曰：善与人同（铜），是人之所恶也。甚矣形色（银色），不可罔也。出内之吝，一介不以与人，则亦已矣，何必同（铜）！

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

岂谓一钩金辨之弗明，可以为美乎？将为君子焉，莫之或欺；小人反是，诈而已矣。何也？君子喻于义，以币交，有所不足，补不足，然后用之，不然，曰未可也。

小人喻于利，悖而出，如不得已，恶可已，则有一焉，无他，曰假之也。

然则有同（铜）乎？曰有。若是其甚与？曰然。

斯人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知之者，行道之人弗受；不知者，斯受之而已矣，比其也，则曰我无事也。斯君子受之，而谁与易之？斯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不知者，可欺以其方；知之者，执之而已矣。当是时也，皆曰之徒也。有司者治之，其为士者笑之。以若所为，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无实不详，不成享也；却之为不恭，岂其然乎？以若所为，于宋馈七十镒，于薛馈五十镒，虽多无益，不能用也；周之则可受，岂谓是与？彼将曰：如用之，其孰能知之？惠而不费，乐莫大焉。君子曰：明辨之，乡人皆恶之；亡而为有，不可得已。而今而后，所藏乎身，多寡同（铜）。如之何则可曰：是不难。

惜乎不能成方员，方员之至（铸）也，夫然后行。

子鉴看毕，大赞遣：“妙妙，通篇用四书成语，皆天造地设，一结尤为绝倒。”遂对子开极称晏述之才，说他后来必成大器。又想：晏敖父子俱无足取，正待要拒绝他。

恰值清明节日，子开买舟扫墓，设酌舟中，邀请子鉴并约晏敖同行。三人到得墓所，只见晏敖父母所葬之处，因两枢高置石上，且当日又草草掩埋，不甚牢固，今为风雨所侵，棺木半露。子鉴见了这般葬法，问知其故，不觉骇然。子开不忍见棺木露出，即呼坟丁挑土来掩好。坟丁依命，掩盖停当，来向晏敖讨些犒赏钱。晏敖只推不曾带得，分文不与，又是子开代出一贯钱与之。子鉴极口催他迁葬，晏敖但唯唯而已。及至归舟之时，偶见岸上有小梅数株，晏敖便叫泊船上岸，身边取出五钱银子，去唤那种树的人来买下了，叫他即日携到家里来种。

子开见了，惊问道：“方才坟丁替你修了墓讨犒赏，你推没钱，如今买梅树便有钱了。却不是爱草木而轻父母么？”子鉴亦心中愤然，因冷笑道：“活梅树可爱，死椿萱不足惜了！”

晏敖听说，也竟不以为意。子鉴归家，作《哀梅赋》一篇以诮之云：哀尔梅花，宜配幽人。昔汉梅福，是尔知音。在唐留赋，则有广平。宋之契友，和靖先生。夫何今日，遇非其伦。灭亲之子，亡慕清芬！观其不孝，知其不贞。以彼况尔，如获与薰。

气味既别，难与同群。尔命不犹，尔生不辰。尔宜收华，尔宜掩英。慎勿吐芳，玷尔香名！

自此子鉴深恶晏敖之为人，与他断绝往来，连奇郎也不要他再来附学了。意中只器重晏述聪慧。又见他父亲子开天性仁孝，凡遇父母忌辰必持斋服孝，竟日不乐。又好行方便，每见晏敖门首有来换铜银的，晏敖不肯认，那些小

经纪人十分嗟怨，子开看不过，常把好银代他换还，或钱方或公数，不知换过了多少。子鉴因想：“如此积善之家，后人必发。”便有心要与晏述联姻。你道子鉴与晏述是同宗伯侄，如何却想联姻？原来子鉴有个甥女祁氏，小字瑞娘，幼失父母，养于舅家。子鉴妻已亡过，家中只有一个乳母郑姬，与瑞娘作伴。那瑞娘年齿正与晏述相当，才貌双美，子鉴久欲择一佳婿配之。今番看得晏述中意，常把晏述的文字袖归与她看。瑞娘亦深服其才，每向乳母郑姬面前称赞。子鉴探知甥女意思，正要遣媒议亲，恰好有个惯来走动的媒姬孙婆到来，子鉴方将把这话对她说。只见那孙婆袖中取出一张红纸来，说道：“有头亲事，要央老相公到馆中晏子开官人处玉成则个！”子鉴接那红纸看时，上写道：禹龙门女，年十四岁。

子鉴看了，问其缘故，孙婆道：“这禹家小娘，小字琼姬，美貌不消说起，只论她的文才，也与你家小姐一般。今老身要说与子开官人的儿子为配。只因他不是禹龙门的亲女，是把侄女认为己女的，子开的夫人嫌她没有亲爹妈，故此不允。今求老相公去说一说，休错过了这头好亲事。”子鉴听罢，暗想道：“禹家以侄女为女，子开的夫人尚不肯与她联姻，何况我家是甥女，这亲事也不消说了。”因便不提瑞娘婚事，只回复孙婆道：“既是他内里边不允，我去说也没用。”言罢，自往馆中去了。

孙婆只不动身，对着瑞娘，盛夸琼姬之才，说个不祝瑞娘心中不以为然，想道：“不信女郎中又有与我一般有才的，且待我试她一试。”便取过一幅花笺，写下十二个字在上，把来封好，付与孙婆道：“我有个诗谜在此，你可拿与禹家小姐看。若猜得出，我便服她。”孙婆应诺，接了笺儿，就到禹家去，把瑞娘的话，述与琼姬听了。原来琼姬一向也久闻瑞娘之名，今闻孙婆之语，忙折笺儿来看，只见那十二个字写得稀奇：风吹架鸟口花亭送游看路春此十二字内藏七言诗四句琼姬也真个天姿敏慧，见了这十二字，只摹拟了片刻，便看了出来。遂于花笺之后，写出那四句诗道：大风吹倒大木架，小鸟口残小草花。

长亭长送游子去，回路回看春日斜。

琼姬写毕，又书数语于后云：“此谜未足为异。昔长亭短景之诗，苏东坡已曾有过。今此诗未免蹈袭。如更有怪怪奇奇新谜，幸乞见示。”写罢，也封付孙婆拿去。孙婆随即送至瑞娘处。瑞娘看了，赞叹道：“果然名不虚传。她道我摹仿东坡，我今再把个新奇的诗谜，叫她猜去。”便又取花笺一幅，只写四个字在上，封付孙婆，央她再送与琼姬。孙婆接来袖了，说道：“待我明日送去。”至明日，真个又把去与琼姬看。琼姬拆开看时，这四字更写得奇：共树夜灯此四字内藏五言诗四句琼姬着罢，又猜个正着。

即于花笺后，写出那四句五言诗，道：

间门月影斜，村树木叶脱。

夜长人不来，灯残火半灭。

琼姬写讫，对孙婆道：“这诗谜委实做得妙，不是她也不能做，不是我也不能猜。”孙婆道：“你既这般猜得快，何不也写些什么去难她一难？”琼姬笑道：“你也说得是。我若不也写几个字去，她只道我但能猜，不能做了。”

”说罢，便也取一幅花笺，也只写四个字在上，连那原笺一齐封好，叫孙婆拿去与瑞娘看。瑞娘先见她猜着了五言诗，已十分钦服，及看她所写的诗谜，却也奇怪：召口木米桥此四字内亦藏五言诗四句瑞娘看了，笑道：“亏她又猜，又会做。我既能做，岂不能猜？”遂亦于花笺后，写出四句道：残照日已无，半明月尚缺。

小楼女何处，断桥人未合。

瑞娘写毕，付与孙婆持去回复了琼姬。自此以后，两个女郎虽未识面，却互相敬爱，胜过亲姊妹一般。

忽一日，孙婆来对瑞娘说道：“可惜禹家这一位小娘，却被不干好事的媒人害了。现今在那里生病哩！”瑞娘惊问其故。

原来禹龙门之妻也姓方，与晏敖之妻正是姊妹。晏敖自被子鉴回了奇郎出学堂来，仍旧自己去教他。奇郎却抄着前日晏述代作的文字，哄骗父亲。晏敖原是看不出好歹的，把儿子的假文字东送西送请教，别人都十分赞赏。因便误认儿子学业大进，向人前夸奖不已。有个青莲庵里的和尚，法名了缘，与晏敖交好，晏敖常到庵里做念佛会。禹龙门也是会中人，因此了缘从中撮合，叫他两襟丈亲上联亲。龙门便与妻子商议，竟把侄女许了奇郎，受了晏家的聘。他也只道奇郎果然聪慧能文，将来必有好日。哪知是真难假，是假难真，奇郎的本相渐露。初时还把假文骗着父亲，后来竟抛弃书本，终日在街坊赌博。晏敖好赌，还是铺了红毯，点了画烛，与有钱使的人在堂中坐着赌的。奇郎却只在村头巷口，与一班无赖小人沿街而赌，踞地而博，十分可笑。这风声渐渐吹入琼姬耳内，你道琼姬如何不要气！那孙婆又因自己不曾做得媒人，常在她面前跌足嗟叹，一发弄得琼姬不茶不饭，自恨父母双亡，被伯父伯母草草联姻，平白地将人断送。气恼不过，遂致疾病缠身。瑞娘闻知这消息，也替她懊恨。常使乳母郑姬去问候，再三宽慰她。哪知心病难医，不够一年，呜呼死了。临终时把自己平日所作诗文，尽都烧毁，不留一字。正是：父亡母丧愁难诉，地久天长恨不穷。

瑞娘闻知琼姬凶信，也哭了一常常言道：“同调相怜，同病相惜。”她想：“自己文才与琼姬不相上下，偏是有才的女郎恁般命薄！”又想：“自己也

是螟蛉之女，没有亲爹妈着急，正不知后来终身若何？”转展思量，几乎也害出病来。因赋曲一套以挽琼姬，其曲云：〔二郎神〕难禁受，恶姻缘，问何人谱就。敢则是月下模糊多错谬。少甚么痴钗笨粉，得和文士为俦。为何偏将贤媛钏，忌才天想来真有。从今后，愿苍苍莫生才女风流！〔前腔〕换头休休，红颜薄命，每多（个）厮，恨不生来愚且丑。只挥毫染翰，便为消福根由。宜入空门离俗垢。生生的将淑女葬送河洲。鸳鸯偶，是前生几时结下冤仇！〔黄莺儿〕诗谜记相酬，痛当时，讖早留。小楼有女今存否？斜阳已收，缺月一钩，半明不是圆时候。鹊桥秋，将人隔断，未得合牵牛。

〔前腔〕无地可言愁，哑吞声，慵启口。有谁知你眉痕皱。

椿庭已休，萱帟弃久，移花莫惜花枝瘦。似萍浮，又遭风浪，灭没在汀洲。

。

〔猫儿堕〕明珠万斛，泣付与东流。绿绮琴无司马奏，《白头吟》向什人投？怀羞，一炬临终，泪抛红豆！〔前腔〕遥思仙佩，疑赴碧云头。恨未生前一握手，神交除往梦中求。悲忧，女伴知音，从今无有。

〔尾声〕天上曾闻赋玉楼，岂修文员缺，欲把裙钗凑。因此上燕冢空余土一縻。

子鉴见了甥女所作之曲，也不觉掉下泪来。瑞娘又把前日共猜诗谜之事，对子鉴说了。子鉴到馆中说与子开知道，大家叹惜。子鉴道：“这般不肖子，替他联什么姻？害别人家的女儿。”子开道：“也是禹龙门不仔细。常言道‘相女配夫’。

为什草草联姻，送了侄女性命。”晏述在旁听了，懊恨自己当初不曾与她联姻，乃私自赋诗二绝以挽之：女郎不合解文章，难许鸱配凤凰。

焚砚临终应自悔，不如顽钝可相忘。

其一天仙女降天关，一夕飞符忽召还。

惆怅人琴归共尽，不留遗笔在人间。其二晏述题罢，放在案头。却被子鉴看见，知他有怜惜才女之意，正要把瑞娘姻事亲自对子开说。恰好晏述闻知瑞娘所猜诗谜，深慕其才，便去告禀母亲陈氏，务要联此佳配。陈氏是极爱晏述的，听了这话，即与丈夫商议，遣孙婆做媒。子鉴亦令乳母郑姬到子开家中来撮合。子开欣然允诺，择日行聘。

是年晏述已十五岁了，到来年十六岁入了泮，十七岁毕姻。

合卺之后，夫妻极其恩爱。过了几日，晏述正坐在书房中看书，只见郑老姬拿着三幅纸，走来说道：“我家小姐说，官人善集《四书》成语为文，又会代人作对。今有几个四书上的谜儿，要官人猜，又有个对儿，也要求官人对。”晏述接那三幅纸来看时，第一幅上写着一个对道：孔子为邦酌四代，虞夏殷

周；晏述看了不假思索，就提起笔来写道：姬公施事兼三王，禹汤文武。

对毕，再取第二幅纸来看，却是六句四书，隐着六个古人。

晏述一一都猜着了，就于每句四书之下，注明古人的姓名：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来俊臣武王伐纣周兴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太公望太甲颠覆汤之典刑长孙无忌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直不疑朋友之交也第五伦晏述猜毕，说道：“六谜俱妙，至末后第五伦一句，尤为巧合。”说罢，再看第三幅纸，只见上写道：国士无双内隐《四书》一句晏述看了，却一时猜想不出，走来走去，在那里踌躇。郑姬却先将那两幅纸去回复瑞娘。少顷，又来传语道：“小姐说前二纸，官人都已中式。何难这一句，只想这句是谁人说的，是说哪一个？便晓得了。”晏述恍然大悟道：“‘国士无双’是萧何说韩信的，正合着《四书》上‘何谓信’一句。我今番猜着了。”便取笔写出，付与郑姬持去。自己也随后步入房来，见了瑞娘，深赞其心思之巧。瑞娘亦深喜晏述资性之捷，互相叹羨。正是：彼此相宜凤与凰，女郎亦足比才郎。

五伦夫妇兼朋友，国士今朝竟有双。

自此晏述所作之文，常把来与瑞娘评阅，俱切中窍要。晏述愈加叹服，把妻子当做师友一般相待。至十八岁秋间去应了乡试，回到家中写出三场文字，送与子鉴看。子鉴称赏，以为必中。再把与瑞娘看时，瑞娘道：“三场都好，但第三篇大结内有一险句，只怕不稳。”及至揭晓之时，晏述中在一百二十七名。原来晏述这卷子，房师也嫌他第三篇大结内有险句碍眼，故取在末卷。不想大主考看到此句，竟不肯中他，欲取笔涂抹。

忽若有人拿住了笔，耳中如闻神语云：“此人仁孝传家，不可不中！”主考惊异，就批中了。当下晏述去谢考，房师、座师对他说知其事。晏述知是父亲积德所致，十分感叹，又深服瑞娘会看文字。正是：俊眼衡文服内子，慈心积德赖尊君。

晏述中举之后，亲戚庆贺热闹了几日。子开得意之时，未免饮酒过度，发起痰火病来。晏述朝夕侍奉汤药，且喜子开病体渐愈。晏述只是放心不下，意欲不去会试。子开再三劝他起身，晏述迫于父命，只得勉强赴京。不想出门后，子开病势又复沉重起来。瑞娘连忙写书寄与晏述，说“功名事小，奉亲事大”，遣人兼程赶去唤他回家。哪知所差的家人将及赶上，忽然中途患病，行动不得，及至病好，赶到京师寓所，已是二月十五日了。场事已毕，晏述出场，方见妻子手书，便不等揭晓，星夜赶归。到得家中，只见门前已高贴喜单报过进士了。子开病体亦已霍然。若非天使家人中途患病，报信羁迟，几乎错过了一个进士。可见：人心宜自尽，天道却无差。

话分两头。不说晏子开一家荣庆，且说晏敖当初把儿子奇郎与禹家联姻时

，其妻方氏取出私蓄的好银六十两，封作财礼送去。后来琼姬既死，晏敖索得原聘银两，方氏仍欲自己收藏，晏敖不肯，方氏立逼着要，晏敖便去依样倾成几个铜锭，捌换了真银。方氏哪里晓得，只道是好银，恐奇郎偷去赌落，把来紧藏在箱中。不想奇郎倒明知母亲所藏之银是假的，真银自在父亲处，因探知父亲把这项银子藏在书房中地板下，他便心生一计，捉个空去母亲箱中偷出假银，安放在父亲藏银之处，把真银偷换出来做了赌本，出门去赌了。方氏不见了箱中银子，明知是儿子偷去，却因溺爱之故，恐声张起来倒惹恼了晏敖，只索忍气吞声的罢了。又过几时，晏敖为积欠历年条银五十余两，县中出牌催捉，公差索要使费，晏敖哪里肯出。公差便立逼完官，晏敖一时无措，只得要取这六十两头来用。那日已是抵暮时候，公差坐着催逼。晏敖忙在书房地板下取出银子，急急地兑准，把剩下的几个锭也带在身边，以便增添。同了公差，奔到县前投纳。他只知道这银子是捌换妻子的，哪知又转被奇郎捌换去了。当初只为要骗妻子，把这些假锭弄得与真锭一般无二。

今日匆忙中哪里看得出，竟把去纳官，却被收吏看出是铜锭，扭上堂去禀官。知县正在堂比较，看了假银，勃然大怒，喝叫扯下去打。只见晏敖身边又掉出一包银子来，知县叫取上来看时，却又是几个铜锭，愈加恼怒。那押催的公差，因怪晏敖没使费与他，便跪下禀道：“这晏敖是惯使铜的，外人都叫他是‘晏寡铜’。”知县听了，指着晏敖大骂。当下把晏敖打了二十板，收禁监中。方氏在家闻知此信，吃惊不小，忙使人去赌场里报与奇郎知道。奇郎明知是自己害了父亲，恐父亲日后要与他计较，便也不归家，竟不知逃向哪里去了。

晏敖在监中既不见儿子来看他，又打听得知县要把他申解上司，说他欺君误课，当从重治罪。一时慌了手脚，只得写出几纸经帐，叫家中急把田房尽数变卖银两来使用。原来晏敖向虽小康，只因父子俱好赌，家道已渐消乏。今番犯了事变卖田房，却被石正宗乘其急迫，用贱价买了，连家中动用的什物，也都贱买了去。说道：“他这些田房什物，当初原是窃取石家赀财置买的，今日合归石家。”当下交了银子，便催促方氏出屋。方氏回说等丈夫归来，方可迁居。此时晏家僮仆已散，方氏只得拿着变卖田房的银子，亲往监中，一来看视丈夫，二来恐丈夫要讨她所藏的六十金来用，因欲要当面说明失去之故，到得监里。晏敖见了妻子，便问：“奇郎何在？”方氏道：“自从你吃官司之后，并不见他回来。”晏敖跌足道：“这畜生哪里去了？我正要问他：我藏的好银子，如何变做铜银？一定是这畜生做下的手脚，害我受累。”方氏道：“你银子藏在哪儿？如何是奇郎弄的手脚？”晏敖道：“你不晓得我银子藏在书房中地板下，明明是好银，如何变了铜？不是这畜生偷换去是谁？”方氏道

：“这也未必是他，你且休错疑了。只是我藏的这六十两，却被他拿了去。若留得在时，今日也好与你凑用。”晏敖惊问道：“你这六十两，几时被他拿去的？”方氏道：“他也不曾问我，不知他几时拿去的。一向怕你要气，故不曾对你说。”晏敖听罢，跌脚叫道：“是了，是了。如此说起来，这假银是我骗你的，不想如今倒骗了自己了。”方氏闻知其故，埋怨丈夫：“当初如何骗我？”晏敖也埋怨她：“既不见了银子，如何护短，不对我说！若早说时，我查究明白，不到得今日惹出祸来。”两下互相埋怨不已。正是：初时我骗妻，后来子骗我。

人道我骗官，哪知我骗我。

当下方氏把变卖下的银子，交与晏敖收了。自己走出监门，正待步回家中，不想天忽下微雨，地上湿滑。方氏是不曾走惯的，勉强挨了几步，走到一条青石桥上，把不住滑，一个脚错，扑通的跌下水去。过往人看见，连忙喊救，及至救起时，已溺死了。正是：溺于水者犹可生，溺于爱者不能出。

尔为溺爱伤其身，非死于水死于溺。

方氏既死，自有地方买棺烧化。晏敖知妻子已死，家破人亡，悲哀成疾。到得使了银子，央了分上，知县从轻释放，扶病出监，已无家可归，只得往青莲庵投奔了缘和尚。了缘念昔日交情，权留他在庵中养玻那时晏敖已一无所有，只剩得日常念佛的一串白玉素珠。这串素珠当初也是把铜银子哄骗来的，晏敖极其珍惜，日日带在臂上。今日不得已，把来送与了缘，为自己医药薪水之费。了缘见是他所爱之物，推辞不受。过了数日，晏敖病势日增，无可救治，奄奄而死。

原来晏敖有事之际，正值晏述赴京，子开病笃，故不相闻问。到得他死时，子开病已少愈，闻知其事，念同宗之谊，遣人买办衣衾棺木，到庵中成殓。临殓时，了缘把这串白玉素珠也放入棺中。殓毕，即权厝于庵后空地之上。又过两三日，忽见奇郎来到庵中，见了了缘和尚，自言一向偶然远出，今闻父死，灵柩权厝此间，乞引去一拜。了缘引他到庵后，奇郎对着父柩哭拜了一番。了缘留他吃了一顿素饭，把他父亲死状说了一遍。因劝他收心改过，奇郎流涕应诺。问起父亲怎生入殓的，了缘细细述与他听了。奇郎一一听在肚里。到晚间，只说要往子开处拜谢，作别而去。是夜四更以后，了缘只听得庵后犬吠之声。次日早起，走到庵后看时，只见晏敖的尸首已抛弃于地，棺木也不见了，有两只黄犬正在那里争食人腿哩！了缘吃了一惊，忙叫起徒弟们来，先把芦掩盖了死尸，一面奔到子开家中去报信，子开大骇，急差家人来看，务要查出偷棺之贼，送官正法。家人来看了，却急切没查那贼处。挨到午牌以后，只见几个公差缚着三个人，来到庵后检看发尸偷棺的事。数中一人，却正是奇郎。

原来奇郎有两个最相知的赌友，一个党歪头，绰号党百老，一个斗矮子，绰号斗空帑，三人都赌剧了，无可奈何。奇郎因想艾亲父死，或者还有些东西遗在青莲庵里，故只托言要拜谒父柩，到庵里来打探。及细问了缘，方晓得父亲一无所遗，只剩一串白玉素珠，已放在棺中去了。那时玉价正贵，他便起了个大逆不道之念，约下斗、党二人，乘夜私至庵后，撬开棺木，窃取了素珠。这斗、党二贼又忒不良，见棺木厚实，便动了心，竟抬出死尸，将棺木扛去，就同着奇郎连夜往近村镇上去卖。却被地方上人看出是偷来的尸棺，随即喝住，扭到本处巡检司去。巡检将三人拷问，供出实情。遂一面申文报县，一面差人押着三人来此相验。这也是晏敖当初暴露父母灵柩之报。一时好事的编成几句口号云：人莫赌剧，赌剧做贼。小偷不已，行劫草泽。宛子为城，蓼儿作窟。昔袭其名，今践其实。然而时迁盗冢，岂发乃翁之棺；李逵食人，犹埋死母之骨。奈何今之学者，学古之盗而弗如；只缘后之肖子，肖前之人而无失。莫怪父尸喂黄犬，谁将亲柩委白石？信乎肯构肯堂，允哉善继善述。不传《孝经》传赌经，纵念《心经》《法华经》，仟悔不来；不入文场入赌场，遂致法场检尸场，相因而及。

巡检把那三人解县，知县复审确实，按律问拟：奇郎剖父棺，弃父尸，大逆不道，比寻常开棺见尸者罪加三等；斗、党二人，亦问死罪。晏子开自着人另买棺木，将晏敖残骸，依旧收殓。晏述归家，闻知此事，十分嗟叹。奇郎自作之孽，晏述也救他不得，只索罢了。但将晏慕云夫妇两柩改葬坟旁隙地，免至倾欹暴露于乱石之上，不在话下。

且说晏述因闻父病，急急归家，不及殿试。哪知是年正德皇帝御驾出游，殿试改期九月，恰好凑了晏述的便。至九月中，晏述殿试三甲，选了知州。三年考满，升任京职。父母妻俱得受封，伯父晏子鉴亦迎接到京，同享荣华。是年，瑞娘生下一个聪明的儿子，却正是禹琼姬转世。你道为何晓得是琼姬转世？

原来禹龙门妻方氏，为联差了侄女的姻事，送了她性命，十分懊悔，不上一年，抱病而亡。龙门见浑家已死，又无子息，竟削了发，做了个在家和尚。时常念经礼忏，追荐亡妻并侄女。

忽一夜，梦见琼姬对他说道：“我本瑶池侍女，偶谪人间，今已仍归仙界，不劳荐度。但念晏敖夫妇曾作诗歌挽我，这段情缘不可不了，即日将托生他家为儿，后日亦当荣贵。”龙门醒来，记着梦中之语，留心打听。过了几日，果然闻得晏述在京中任所，生了一个公子。正是：孝子自当有良嗣，仙娃更复了凡缘。

看官听说，晏敖死无葬地，只为丧心之故；晏子开儿孙荣贵，皆因仁孝所

致。奉劝世人，为仁人孝子，便是做样与儿孙看，即所以教训子孙也。听了这段话文，胜听周公日昃、昔孟母三迁之事，故名之曰《明家训》。

卷七劝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义感神梦赐内官须

诗曰：

黄山黄水志春申，山水千年属楚臣。

只问储君谁为脱，故应消得此名称。

此诗亦前代无名氏所作，是赞美春申君的。战国时有四君名重一时：魏有魏无忌，为信陵君；赵有赵胜，为平原君；齐有田文，为孟尝君；楚有黄歇，为春申君。那春申君曾随楚顷襄王的太子出质于秦。顷襄王病笃，太子欲求归国，秦王拘留之，不肯遣归。春申君乃密令太子易服改妆私自逃回，自己却住在馆驿中待罪。秦王初时大怒，欲杀春申君，既而念太子已走，杀之无益，赦而遣之。顷襄王既死，太子幸早归国，遂得嗣位，是为考烈王。此皆春申君之力。较之蔺相如完璧归赵，其功更大。至今江南奉春申君为土谷之神，香火不绝。其墓在江阴县君山下。谓之君山者，正因春申君之墓在彼故也。江南又有黄山黄水，亦皆后人思念春申君，故即以其姓为山水之名，只论他当时拚着性命脱逃太子一事，便消受得千年香火了。今人不肯为忠义之事，只因借着此身，恐救了别人，害了自己。

又恐天不佐助，谋事不密，自己死而无益，连所救之人，亦不能保。所以，把忠义的念头都放冷了。

今待在下说一个忠肝义胆、感格天神，有两段奇奇怪怪的报应。话说南宋高宗时，北朝金国管下的蓟州丰润县，有个书生姓李名真，字道修，博学多才，年方壮盛，却立志高尚，不求闻达，隐居在家，但以笔墨陶情，诗词寄傲。他闻得往年北兵南下，直取相、等处，连舟渡河，宋人莫敢拒敌，因不胜感悼。

又闻南朝任用奸臣秦桧，力主和议。本国兀太子为岳将军所败，欲引兵北还，忽有一书生叩马而谏，说道：“未有奸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将军性命且未可保，安望成功？”

兀省悟，遂按兵不退。果然岳将军被秦桧召归处死。自此南朝更不能恢复汴京、迎还二帝了。李真因又不胜感悼。遂各赋一诗以叹之，一曰《哀南人》，一曰《悼南事》。其《哀南人》一绝云：八公草木已摧残，此日秦兵奏凯还。

最惜江南诸父老，临风追忆谢东山。

其《悼南事》一绝云：

书生叩马挽元戎，预料南军必丧功。

恨杀奸回误人国，徒令二帝泣西风。

李真把此二诗写在一幅纸上，自己吟讽了两遍，夹在案头一本书内，也不在话下。

哪知有个同窗朋友叫做米家石，此人本是个奸险小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李真心厌之。他却常要到李真家里来，李真不十分睬他。米家石见李真待得他冷淡，心中甚是不悦。一日与李真在朋友公席间会饮，醉后互相嘲谑。李真即将米家石的姓名为题，口占一诗诮之云：元章袖出小山峰，袍笏徒然拜下风。

若教点头浑不解，可怜未得遇生公。

众朋友听了此诗，无不大笑。米家石知道嘲他是顽石，且又当着众友面前讥诮他，十分恼恨。外面却佯为不怒，付之一笑，心里却想要寻些事故，报这一口怨气。一日，乘李真不在家，闯入书斋，翻看案头书集。也是合当有事，恰好捡着那幅《哀南人》、《悼南事》的诗笺，米家石见了，眉头一皱，恶计顿生。想道：“此诗是李真的罪案，我把去出首，足可报我之恨了！”便将诗笺袖过，奔到家中，写起一纸首呈，竟说：“李真私题反诗，其心叵测。”把首呈并诗笺一齐拿到蓟州城中，赴镇守都督尹大肩处首告。那尹大肩乃米家石平时钻刺熟的，是个极贪恶之人，见了首呈并诗笺，即差人至丰润县，把李真提拿到蓟州，监禁狱中，索要贿赂，方免参究。李真一介寒儒，哪有财帛与他。尹大肩索诈不遂，竟具本申奏朝廷。那时朝中是丞相业厄虎当国，见了尹大肩的参本，大怒道：“秦桧是南朝臣子，尚肯心向我朝，替我朝做奸细；李真这厮是本国人，如何倒心向南朝，私题反诗？十分可恶！”便票旨：“将李真就彼处处斩，其家产籍没，妻子入官为奴。出首之人，官给赏银二百两。”这旨意传到蓟州，尹大肩即奉旨施行，一面去狱中绑出李真，赴市曹处决；一面行文至丰润县，着落县官给赏首人，并籍没李真家产，提拿他妻子入官。原来李真之妻江氏，年方二十岁，贤而有识，平日常劝丈夫：“谨慎笔墨，莫作伤时文字。”又常说：“米家石是歹人，该存心相待，不该触恼他。”李真当初却不曾听得这些好话，至临刑之时，想起妻言，追悔无及，仰天大哭。正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非夫人恻，而谁为恻。

却说江氏只生得一子，乳名生哥，才及两月。家中使唤的，只有一个十二岁的丫鬟，并一个苍头，叫做王保。那王保却是个极有忠肝义胆的人，自主人被捉之后，他便随至蓟州城中，等候消息。一闻有提拿家口之信，遂星夜兼程

赶回家，报与主母知道，叫她早为之计，若公差一到，便难做手脚了。江氏闻此凶信，痛哭了一场，抱着生哥对王保说道：“官人既已惨死，我便当自尽，誓不受辱。但放这小孩子不下，你主人只有这点骨血，你若能看主人之面，好生保全了这个孩儿，我死在九泉之下，亦得瞑目矣！”王保流泪领诺。是夜黄昏以后，江氏等丫鬟睡熟，将生哥乳哺饱了，交付与王保。又取了一包银两、几件簪钗，与王保做盘费。自却转身进房，悬梁自缢而死。有诗为证：红粉拚将一命倾，夫兮玉碎妇冰清。

愿随湘瑟声中死，不逐胡笳拍里生。

王保见主母已死，望空哭拜了几拜，抱着生哥，正待要走，却又想道：“我若只这般打扮，恐走不脱，须改头换面，方才没人认得。”想了半晌，生出一计，走入自己房中，将一身衣服都脱下，取出亡妻所存的几件衣来穿了，头上脚下都换了女装。原来王保是个太监脸儿，一些髭须也没有的，换做女人装束，便宛然一个老妪形状了。当下打扮停妥，取了银两并簪钗，抱了幼主，开了后门，连夜逃去。

至次日，县官接了尹大肩的文书，差人来捉拿家属时，只拿得个丫鬟到官。及拘邻舍审问，禀称李真有个两月的孩儿生哥，并家人王保，不知去向。县官一面差人缉捕，一面将丫鬟官卖，申文回报督府。江氏尸首，着落该地方收殓。那时本城有个孝廉花黑，平日与李真并未识面，却因怜李真的文才，又重江氏的贞烈，买棺择地，将江氏殡葬。又遣人往蓟州收殓了李真尸首，取至本县与江氏合葬在一处。正是：不识面中有义士，最相知者是奸人。

且说王保自那夜逃走出门，等到五更，挨出了城，望村僻小路而走，一口气走上一二十里。肚里又饥，口里又渴，生哥又在怀中啼哭，只得且就路旁坐了一回，思量要取些碎银，往村中买点心吃。伸手去腰里摸时，只叫得苦。原来走得慌急，这包银子和几件簪钗，都不知落在哪里了。王保那时抱着生哥大哭，一头哭，一头想道：“莫说盘费没了，即使有了盘费，这两个月的孩子，岂是别样东西可以喂得大的？必须得乳来吃方好。如今却何处去讨？若保全不得这小主人，可不负了主母之托！”寻思无计，立起身来，仰天跪着，祝告道：“皇天可怜，倘我主人不该绝后嗣，伏愿凶中化吉，绝处逢生！”说也奇怪，才一祝罢，便连打几个呕，顿觉满口生津，也不饥也不渴了。少顷，又忿觉胸前一阵酸疼，两乳登时发胀。王保解开衣襟看时，竟高突突的变了两只妇人的乳，乳头上流出浆来。

王保吃了一惊，忙把乳头纳在生哥口中，只听得骨都都的咽，好像呼满壶茶的一般。真个是：口里来不及，鼻里喷而出。

左只吃不完，右只满而溢。

当下喜得王保眉花眼笑，以手加额道：“谢天谢地。今番不但小主人得活，我既有了乳，也再没人认得我是男身了。”

便一头袒着胸，看生哥吃乳，一头拔步前进，只向村镇热闹所在，随路行乞将去，讨得些饭食点了心。看看日已沉西，正没投宿处，远望前面松林内露出一带红墙，像是一所庙宇，便趋步向前。比及走到庙门首，天已昏黑。王保入庙，抱着小主，就拜台上和衣而卧。因身子困倦，一觉直到天明。爬将起来，看那神座上，却有两个神像，座前立着两个牌位，牌上写得分明，却是春秋晋国赵氏家臣程婴、公孙杵臼两个的神位。王保看了，倒身下拜，低声祷告道：“二位尊神是存赵氏孤儿的，我王保今日也抱着主人的孤儿在此，伏望神力护佑！”拜罢起身，抱了生哥，走出庙来。看庙门匾额上，有三个金字，乃是“双忠庙”。王保自此竟把这庙权作栖身之地，夜间至庙中宿歇，日里却出外行乞。

有人问他时，不惟自己装做妇人，连生哥也只说是个女子。

他取程婴存孤之意，只说：“我姓程，叫做程寡妇，女儿叫做存奴，是我丈夫遗腹之女。我今口食不周，不愿再嫁人，又不愿去人家做养娘。故此只在村坊上求乞。”众人听了这话，多有怜他的，施舍他些饭食，倒也不曾忍饿。正是：既把苍头冒妇人，又将赤子做幼女。

等闲不肯到人家，只恐藏头又露尾。

那时官府正行文各乡村缉捕王保及生哥，亏得他已改换女装，又变了两只大乳，因得安然无事。

王保行乞，过了数日。忽一日早起，才走出那双忠庙门，只见一个道人，皂袍麻履，手持羽扇，徐步而来，看着王保说道：“你且慢行，我有话对你说。”王保见那道人生得清奇古怪，童颜鹤发，飘飘然有神仙气象，便立住了脚，问道：“师父要说什么？”道人道：“我看你不是行乞的，这庙中也不是你安身之处。我传你个法儿，教你不消行乞何如？”王保道：“如此甚妙。但不知师父传什法儿与我？”那道人慌不忙，去袖里取出个小小盒儿，递与王保道：“这盒内有丹药一粒，名为银母。你可把此盒贴肉藏好，每朝可得银三分，足够你一日之用。”王保接了，忙跪下拜谢。道人道：“你且休拜，可随我来。”王保便抱了生哥，随着道人，走过半里多路，到一个茅庵门首。门上用锁锁着，道人取钥匙来开了，引王保入内。

说道：“这里名留后村。

此庵是我盖造的，庵中锅灶碗碟、床榻桌椅之类都有。我今将往别处云游，这庵竟让与你安身。七年之后，我再当来相会也。”言讫，转身出庵便走。王保再要问时，那道人步履如飞，转眼间已不见了。王保看那茅庵两旁，右边

却是空地，左边有一带人家。再入庵内细看时，却是两间草房，外面一间排着锅灶，里面一间，设着一张木榻，榻上被褥都备。榻前排列木桌木椅，桌上瓦罐内，还有吃不尽的饭。王保十分欣喜，这一日就不消出外乞食了。当晚有几个邻舍来问道：“这茅庵乃是两月前一个道人来盖造在此的，如何今日却是你来住？”王保道：“便是那师父哀怜我没处栖身，故把这庵儿舍与我住，他自往别处云游去了。”众邻舍听说，也便由他住下。王保过了一夜，次早开那丹盒来看，果然有白银一小块在内。取等子称时，恰重三分。自此每日用度不缺。

光阴荏苒，不觉过了几个年头，生哥已渐长成，不吃乳，只吃粥饭了。却又作怪，才得生哥长大，那银母丹盒内每日又多生银三分，共有六分之数，足供两人用度。王保欣喜无限，便每日节省下一分半分，积少成多，把来做些女衣与生哥穿着，只不替他缠小脚，穿耳朵眼。邻舍问时，王保扯谎道：“前日那道人说他命中有华盖，应该出家的。故不与他缠足穿耳。”

众邻舍信以为然，并不晓得生哥是个男子。每遇岁时伏腊，王保祭祀主人主母，悲号痛哭。邻舍问之，只说是祭奠亡夫与亡夫的前妻。众邻舍都道他有情义，甚敬服他，哪知不是节妇哭夫，却是义仆哭主。

王保又每遇朔望，必引着生哥到双忠庙去拈香。一日，正烧过了香，走出庙门，忽遇前番那个道人。此时生哥已是八岁，恰好是七年之后了。王保一见，慌忙下拜。道人道：“你莫拜，我特来求你施舍。”王保道：“师父休取笑，我母女一向吃的住的，也都是师父施舍的，如何今日倒说要求我施舍？”道人指着生哥，对王保道：“我不要你施舍别的，你只把这孩子舍与我做了徒弟罢。”王保道：“先夫只有这点骨血，怎好叫他出家？”道人道：“你对人扯谎，便道我说他该出家。今日我真个要他出家，你又不肯么？”王保无言可答。道人笑道：“我特来试你，你不肯把这孩子舍与我，正见你的忠心。我今也不要他出家，只要他随我去学些剑术。”王保道：“学剑恐非女孩儿之事。”道人笑道：“你在我面前，也说假话吗？他女子学不得剑，你男人如何有了乳？”王保见说破了他的底蕴，吓得只顾磕头。道人扶了他起来，说道：“我要教这孩子的剑术，将来好为父报仇。目下当随我入山，五年之后再送来还你。”

说罢，袖中取出两个白丸，望空一掷，却变了两把长剑。道人接在手中，就庙门前舞将起来。但见寒光一片，冷气侵人，分明是瑞雪纷飞，霜花乱滚。王保看得眼花。比及寒光散处，道人不见了，连生哥也不见了。王保惊得痴呆了半晌，寻思道：“这道人是个活神仙。我当初遇见他时，他说七年后来相会，今七年之后，准准到来。方才他说五年后送幼主来还我，定非虚言。我只

得且安心等到五年后，看是如何！”当日独自回到庵中。邻舍问他女儿何在，王保道：“适才遇见前年那个道人，领他去教习经典了。约定五年后送来还我。”邻舍道：“游方道人哪有实话？你被他哄了女儿去了！”王保道：“他舍庵与我住的，决不哄我。”众邻舍胡猜乱想，也有说这道人不好的，也有说这道人好的。王保心里明白，更不猜疑。正是：桥边得遇赤松子，圯上休疑黄石公。

自此，王保独处庵中。弹指光阴，看看已及五载。那时北朝正值海陵王为帝，尹大肩升做京营统制，甚见宠幸。米家石求他荐引，也得授皇城大使之职。二人遂逢迎上意，劝海陵广选民间女子以充后宫。海陵准奏，即差二人为采选使，先往蓟州一路选去。凡十三岁以外，十六岁以内者，皆在所眩二人奉了钦差，遂借端索诈民间贿赂，有钱的便免了，没钱的便选将去，不论城市村坊，搜求殆遍。又大张告示道：“圣旨到日，即停止民间嫁娶。”于是，人家有女儿的，无不哭哭啼啼，惊慌无措。王保见了这些光景，心中暗忖：“我家这假女子，亏得那道人先领了去。若还在此，今年恰是十三岁，正在选中，却怎地支吾？”正是：既以男为女，难言女是男。

若非先避去，怎免这箠斃？村坊上忙乱了两三个月，忽有人传说尹、米二人尽皆杀了。

你道为何？原来米家石私自于选到女子中，挑取美貌的留下数人，自己受用。尹大肩闻知，恐怕日后被海陵王察出，连累着他，遂先具密疏奏闻。海陵大怒，即传旨将米家石就所在地方阉割了，逐归原籍。过了几日，忽一夜，尹大肩在公馆中被人杀死，失去首级，榻前粉壁上大书七个血字道：“杀人者米家石也。”手下人报知地方官，以其事奏闻。海陵王怒甚，即将米家石处斩，收他妻子入宫为奴。正是：邪党还为邪党害，恶人自有恶人磨。

王保闻知这消息，私自庆幸道：“且喜我主人两个仇家，都被杀了。真个天理昭昭，果报不爽。”又过月余，闻得朝廷差太监颜权持节到来，停罢选女之事，将选过女子悉还民间。

一时村坊市镇，欢声载道。王保寻思道：“我小主人既躲过这番灾难，此时若归，泰然无事矣！”只是看了腊尽春回，又交过一个年头，屈指算来，生哥已是十四岁了，却不见那道人送来。王保终日盼望。常往双忠庙去拜祝。一日，走至庙中，忽见那道人已同着生哥坐在里面。王保又惊又喜，看生哥时，披发垂肩，已十分长成，依然是女子打扮。王保望着道人磕头礼拜道：“多感仙翁大恩，真个并不失信。”道人指着生哥对王保道：“我教会他剑术，已报了父仇。但目下还出头不得，你可仍保护他到庵中住下。待十日后，有一个姓须的画师，到你茅庵左侧居祝你可叫他到彼学画，将来自有奇遇。须依我言

，不得有误！”言毕，走出庙门，长啸一声，腾空而去。有诗为证：遨游仙界在虚空，来似风兮去似风。

只为忠心如铁石，故能白日致仙翁。

王保见了，望空连拜了数拜。回身抱着生哥问道：“你去了这五六年，一向在哪里？”生哥道：“我在那边也不记年月，但觉不多几时，怎说是五六年？”王保道：“想必是仙家一日，抵得凡间几时了。你且说仙翁领你到什么去处？那仙翁姓什名谁？可细述与我听。”生哥道：“我自从那日看仙翁舞剑，忽见一道白光将我身子裹住，耳边如闻风雨之声，到得白光散了，定睛一看，身子却立在一个石洞里边，洞中石床石椅、笔墨诗书等物都备。仙翁把男衣与我换了，着几个青衣童子伏侍我。

每日与我饮食，又不见他炊煮，不知是哪里来的？仙翁常有朋友往来，都呼之为碧霞真人。这洞也叫做碧霞洞。仙翁先教我读书，后教我学剑。初学剑之时，命我在石崖上奔走跳跃，习得身子轻了，然后把剑法传我，有咒有诀，可以剑里藏身，飞腾上下。

学得纯熟之后，常书符在我臂上，教往某处取某人头来。

我捏诀念咒，往来数百里之外，只须顷刻。记得几日前，命我到一处，杀了一人，取其首级。又命我书七字于壁上，道：‘杀人者米家石也。’仙翁说：‘此人是你杀父之仇，你今杀了此人，父仇已报，可送你回去了。’便教我仍旧改作女装。

我对仙翁说：‘我一向但认得母亲，并不负认得父亲，也并不见母亲说起父亲的事。正不知我父亲怎生死的？我又如何要男人女扮？’仙翁说：‘你只回去问你那母亲，便知端的。’说罢，遂把我送到此间。母亲，如今快把这些事情，说与我知道！”

王保听说，不觉涕泗横流，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说道：“我不是你母亲。你母亲也是死于非命的。”生哥闻言，放声大哭，扯着王保问道：“你快与我说个明白！”王保正待要说，却又住了口。走出庙门四下一望，见没有人，然后再入庙中，对生哥道：“此事声张不得的。你且住了哭，坐定了，待我说来。”

当下生哥试泪而坐，王保站立在旁，把李真夫妇惨死始末，并自己男扮女装，保护幼主一段情由，细细诉出。生哥听罢，哭倒在地。正是：十年遁迹一孤儿，失记分离两月时。

前此犹疑慈侍下，谁知怙恃已双悲。

王保扶起生哥，说道：“今日既已说明，小人不该乔装假母，本当即正主仆之分，但方才仙翁有言，目下不是出头日子，小主人切勿露圭角，还须仍旧

扮做女儿，呼小人为母，以掩众人耳目。”生哥道：“我若无你保护，性命早已休了。多亏你一片忠诚，致使神仙感应。我就拜你为母也不为过。”说罢，便拜将下去。慌得王保连忙叩头道：“不要折杀了小人。自今以后，只要在人前假装母女便了。”当日主仆两个回到庵中，依然母女相呼。

邻舍见了，只道程寡妇的女儿已归，且又恁地长成，大家都替他欢喜。

数日后，隔壁一个旧邻迁移了去，空下两间房屋，果然有个姓须的人领着个儿子来租住了。那姓须的不是别人，却就是太监颜权。原来前日海陵王并没有停罢选女之旨，特命颜权来代尹大肩之任，收取女子到京。哪知颜权是个极慈心极义气的太监，他竟乘此机会，倒矫旨将众女给还民间。因此番自料回朝必然被戮，乃于半路里遣开从人，微服遁走，恰好也走到双忠庙里去宿歇。睡至五更，忽见庙中灯烛辉煌，一个青衣童子走来把颜权按住，口中说道：“我奉神人之命，赐你须髯一部，以避灾难。”一头说，一头把一只金针去颜权额下刺了半晌。

又向袖中取出一把须髯，插在他额下。插毕，童子脱下身上青衣，并脚上鞋袜，放于地上，吩咐道：“这东西你可收着，明日好去救一个人。”颜权忙爬起来，扯住童子问道：“还要我救什么人？”童子更不回言，只用手一推，颜权跌了一跤，猛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伸手去嘴上一摸，果然有三绺须髯，约长尺许，须根里尚觉有些酸痒，好生奇异。直至天明，又真见有一件青衣并鞋袜在地上，一发惊怪。起身拜谢了神明，就地上取了青衣并鞋袜，走出庙门，料道嘴上有了须没人认得他是太监了，大着胆向前行去。走不上数步，忽闻路旁有啼哭之声，颜权看时，却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子，坐在地下啼哭，虽则敝衣乱发，丰姿却甚不凡。颜权问其来历，女子初时不肯说。

颜权用好言再三慰问，女子方才说道：“我乃蓟州玉田县人氏。

父亲廉国光，官为谏议大夫，因直言忤旨，身被刑戮，家产籍没。近又有旨收妻女入宫。幸我母亲向已亡过。我被统制尹大肩拘捉，与所选民间女子一齐封置公馆。今众女奉旨放回，各有父母领去，唯我无家可归，流落在此，所以啼哭。”颜权听罢，想起昨夜梦中之言，又想廉谏议的忠节可敬，又想起自己原籍也是玉田县人，正与此女同乡，我当设法救她。当下便算出一条计策，领着这女仍回身至双忠庙里。先把自己的来历低声诉与她听了，因对她说道：“我和你都是避罪之人，我昨梦神人教我今日救一个人，想就是你了。我今欲救你，你当认我为义父。但你既是罪人之女，未经赦免，出头不得。昨夜神人赐我男人衣履一副，想要教你女扮男装，方保无虞。你今就改扮了男子，与我同行何如？”那女听说，忙起身拜谢。颜权叫她拜了神像，把青衣鞋袜与她换了。问她叫什名字，今年几岁了？女子道：“我小字冶娘，年方十三岁。

”颜权道：“我今呼你为儿，把冶娘去了两点，改名台官罢。”冶娘欢喜领诺。

正是：

那边两两男装女，此处双双雌化雄。

一样稀奇古怪事，变难相反幻相同。

颜权携着这假男儿，想道：“客店里不是安身处，要在村坊上租两间房屋居住。”恰好寻着那庵旁空屋住下。他因自己生了须，便托言姓须。只说从玉田县携儿到此，投奔亲戚不着，回乡不得，只得在此权祝身边虽带有些银两，不敢浪用，要寻个长久度日之计。冶娘便道：“义父不须忧虑。我幼时书也读过，针指也习过，还学得一件技艺是丹青，常画些山水花草，至于传神写像，也都会得。我今就卖画为活也好。”颜权道：“如此甚妙！”便入城去买了些纸笔并颜色之类，先叫冶娘画些山水花草，果然画得好。又叫她画自己一个有须的形像，却又酷肖。颜权大喜，便挂起传神卖书的招牌。外人闻留后村须家，有个十三岁的小儿善于丹青，便都来求他的画。但若有人要请她到家去，冶娘即托故不去，只坐在家中卖画，取些笔资度日，甚不寂寞。

王保住在间壁，见那须客人的孩儿善画，因记起仙翁之言，便来拜望颜权，要将生哥送过去，求他孩儿指教丹青。颜权只道生哥真是女郎，想道：“我的假子也是女身，女郎与女郎相处有何妨碍！”遂慨然应允。王保心里也道：“生哥原是男身，便与他家孩儿亲近也不妨事。”自此早去暮回，冶娘与生哥姊弟相称，两下甚是情投意合。那时海陵王闻颜权矫旨放回众女，十分震怒，书影图形的缉捕颜权，又欲遣官重选女子入京。幸得有人出使南朝回来，盛称南朝子女胜于北地。海陵王遂有兴兵南下之意，故把重选女子之事停搁了。因此生哥虽假扮女郎，却安然无恙。一日，生哥至冶娘处学画，恰值颜权他出。冶娘闲话之间，对生哥说道：“姐姐姿性敏捷，丹青之道，略加指点，便都晓得。如今姐姐的画已与小弟不相上下，将来必然胜我十倍。恁般颖悟，不识幼时也曾读书否？”生哥道：“也颇知一二。然我辈女流，读书原非所重。若贤弟少年才隽，必然精于词翰，何不以文章求仕进，乃仅以丹青自见乎？”冶娘道：“君子藏器待时，此时岂吾辈仕进之日。恐文章不足以取功名，适足以取祸患耳！”生哥听了这句话，想起自己父亲亦以诗文小故被奸人陷害，触动了一腔悲愤，不觉悚然而起，对冶娘道：“我幼遇异人，学得一件本事，多时不曾试演。今日演一个与贤弟看。”说罢，向袖中取出一个白丸，走到庭前，望空一掷，化成一把长剑。生哥接剑在手，就庭前舞将起来。初时犹见个人影在白光里，后来但见白光，不见人影，及至舞完，依然一个白丸在手，并不知剑在哪里。冶娘惊得呆了，说道：“不想姐姐有这般本事，真是女中丈夫。

若教改换男妆，秦木兰当拜下风矣！”因遂题诗一首以赠之，云：剑锓簇芙蓉，寒光射碧空。

霜飞如舞雪，电走似驱风。

腾跃出还没，往来西复东。

隐娘今再见，不数薛家红。

冶娘把这诗写在一幅纸上，与生哥看。生哥十分叹赏，因笑道：“我说贤弟高才，必精于词翰，但你方才道我像丈夫气概，我今看你这字体柔妍，倒像女子的笔墨。我也有俚言奉赠。”

因即于纸后，题《西江月》词云：

体学夫人字美，文兼幼妇词芳。纤纤柔翰谱瑶章，不似儿郎笔仗。雅称君家花貌，依稀冶女风光。若教易服作宫装，奉引昭容堪况。

冶娘看毕，见词中之意，险些儿道破她是女子，不觉面色微红，笑说道：“姐姐如何把女子来比我？我看姐姐倒全无女子气象，如今不要叫你姐姐，竟叫了你哥哥罢。”因又题一绝以戏之云：羡尔英雄大丈夫，应教弟弟唤哥哥。

他年姊丈相逢处，也作埧簾伯仲呼。

生哥看了，笑道：“你若呼我为哥哥，我也呼你为妹妹。”

因亦口占一绝以答之云：

爱你才郎似女郎，几疑书室是闺房。

他年弟妇相逢处，伉俪应同姊妹行。

当下大家戏谑了一回，生哥自归家去了，他只道须家的台官是男人女相，冶娘也只道程家的存奴是女人男相，两下都不知是假的。

一日，正当清明节日，生哥那日不到冶娘家来，自与王保在家中祭奠亡亲。有一曲《江儿水》，单道生哥那日祭奠亡亲的痛苦：闭户谋祀，孤儿泪涌潮。从前未识爹名号，向来错把娘亲叫。穷民如我真无告，若没个苍头相保，纵遇春秋，一陌纸钱谁讨？那日，冶娘也对颜权说，要祭奠父母灵魂。颜权买些纸钱及祭品安放在家，自己往双忠庙里烧香去了。冶娘闭上了门，独自一个在室中祭奠先灵，吞声饮泣。也有一曲《江儿水》，说那冶娘此时的痛苦：幼女私设祭，吞声泪暗流。纸牌不设魂来否？望空默祝灵间否？改装易服亲知否？伯道可怜无后。愿把裙钗，权当儿郎消受。冶娘终是女子家，不敢高声痛哭，静悄悄地祭奠完了，只听得隔壁生哥家里哀号之声。冶娘向壁缝里张时，原来他家还在那里设祭。只见那存奴跪在前面，他的母亲程寡妇倒跪在后面，叩头流涕，存奴哭倒于地。他的母亲去扶他，口中喃喃地劝个不祝冶娘听得不甚分明，只听得他叫：“小官人”三字。

又见存奴祭毕而起，却望上作了个揖。冶娘看了，好生惊疑。想道：“他们这般光景，甚是跷蹊。我一向疑存奴像个男子，莫非也与我一般是改头换面乔装扮的？待我明日试他一试。”

当晚无话。

次日，生哥又到冶娘家来。冶娘等颜权出去了，以言挑生哥道：“姐姐如此聪明，必然精于女工，为何再不见你拈针刺绣，织锦运机，把薛夜来、苏若兰的本事做与小弟一看？”生哥道：“我因幼孤，母亲娇养，不曾学得组绣之事。”冶娘笑道：“如何题诗舞剑却偏学了？我知你女工必妙，若遇着个女郎，定然把组绣之事做将出来。今在小弟面前，故只把男子的伎俩来夸示我耳。”生哥道：“丹青与组绣，正复相类，莫非吾弟倒善于组绣么？”冶娘道：“我非女子，哪知组绣？你是女子，倒俨然习男子之事，却反把女工问起我来？”生哥笑道：“你道自己不是女子么？只怕女子中倒没有你这个伶俐人物。”

冶娘也笑道：“姐姐本是女子，却倒像个男子，也还怕男子中倒没有你这样倜傥人才。”因指着纸上所书画红拂私奔的图像，对生哥说道：“姐姐若学红拂改换男装，莫说夜里私奔，就是日里私奔，也没人认得你是女子！”生哥笑道：“你叫我私奔哪个？我若做了红拂，除非把你当个李靖。”冶娘见他说得入港，便又指着画上鸳鸯对生哥道：“我和你姊弟相称，就如雁行一般，恐雁行不若鸳鸯为亲切，姐姐虽长我一岁，倘蒙不弃，待我对爹爹说了，结为夫妇何如？”生哥听罢，低头不语了半晌，忽然两眼流泪。冶娘惊问道：“姐姐为何烦恼，莫非怪我语言唐突么？”生哥拭泪答道：“我的行藏，无人能识。既蒙吾弟如此错爱，我今只得实说了。”便去桌上取过一幅纸来，援笔题诗一绝云：改装易服本非真，为乏桃源可避秦。

若欲与君为伉俪，愿天真化女人身。

冶娘见诗，大惊道：“难道你真个不是女子是男子么？你快把自己的来历实说与我知！”生哥便悄悄把上项事细述了一遍，叮嘱道：“吾弟切勿泄漏！”冶娘甚是惊异，因笑道：“我一向戏将姐姐比哥哥，不想真个是哥哥了。”生哥道：“我向只因假装女子，不好与吾弟十分亲近。今既说明，当与你把臂促膝，为联床接席之欢。”说罢，便走过来与冶娘并坐，又伸手去扯她的臂。

慌得冶娘通红了脸，连忙起身，逡巡避开。生哥笑道：“贤弟虽貌似女子，又不是真正女子，如何做出这般羞涩之态？”

冶娘便道：“你道我不是女子，真是男子么？你既不瞒我，我又何忍瞒你？”便也取过纸笔，和诗一绝云：姊不真兮弟岂真？亦缘无地可逃秦。

君如欲与为兄弟，愿我真为男子身。

生哥看了诗，也失惊道：“不信你倒是女子。你也快把你的来历说与我听！”冶娘遂也将前事述了一遍。生哥亦摇首称奇，因说道：“我与你一个女装男，一个男装女，恰好会在一处。正是天缘凑合，应该作配。你方才说雁行不若鸳鸯，自今以后不必为兄弟，直当为夫妇了。”冶娘道：“兄果有此心，当告知我养父，明明配合，不可造次。”正说间，颜权回家来了。生哥亦即辞归，把这段话告知王保。这边冶娘也把生哥的话，对颜权说了。大家叹异。

次日，王保来见颜权，商议联姻。颜权慨然应允。在众邻面前，只说程家要台官为婿，须家要存奴为媳。央邻舍里边一个老婆婆做了媒妁，择下吉日，先迎生哥过门。王保把屋后墙壁打通了，两家合为一家。邻舍中有几个轻薄的，胡猜乱想。

有的道：“十四五岁的儿女，一向原不该教她做一处。今日替她联了姻，倒也稳便。若不然，他们日后竟自己结亲起来，就不雅了。”有的道：“程寡妇初时要女儿出家，如何今日又许了须家的台官？想必这妈妈先与须客人相好了，如今两亲家也恰好配了一对。”王保由他们猜想，只不理他。时光迅速，早又过了两年。生哥已是十七岁，冶娘已是十六岁了，颜权便替他择吉毕姻。拜堂时，生哥仍旧女装，冶娘仍旧男装，新郎倒是高髻云鬟，娘子倒是青袍花帽，真个好笑。但见：红罗盖却粉郎头，皂靴套上娇娘足。作揖的是新妇，万福的是官人。只道长女配其少男，哪知巽却是震，艮却是兑；只道阳爻合乎阴象，谁识乾反是地，坤反是天。白日里唱随，公然颠倒粉去；黑夜间夫妇，暗地校正转来。没鸡巴的公公，倒娶了有鸡巴的子舍；有阳物的妈妈，倒招了个没阳物的东床。

只恐新郎的乳渐高，正与假婆婆一般作怪；还怕新娘的须欲出，又与假爹爹一样蹊跷。麋边鹿，鹿边麋，未识孰麋孰鹿；凤求凰，凰求凤，不知谁凤谁凰。

一场幻事是新闻，这段奇缘真笑柄！是夜颜权便受了二人之拜，掌礼的要请王保出来受礼，王保哪里敢，只推腹痛先去睡了。生哥与冶娘毕姻之后，夫妻恩爱，自不必说。但恨阴阳反做，不能改装易服，出姓复名。

哪知事有凑巧，既因学画生出这段姻缘，又因买画引出一段际遇。你道有何际遇？原来那时孝廉花黑已中过进士，选过翰林，却因与丞相业厄虎不睦，致仕家居。他的夫人蓝氏要画一幅行乐图，闻得留后村须家的媳妇程存奴善能传神，特遣人抬着轿儿来请，要邀到府中去面画。冶娘劝生哥休去。生哥因念花黑有收葬他父母大恩，今日不忍违他夫人之命，遂应召而往。那夫人只道生哥真是个女子，直请至内堂相见。叙礼毕，吃了茶点，便取出一方白绢，教

生哥写照。生哥把夫人再细看了一回，援笔描画起来。顷刻间画成一个小像，真乃酷肖。夫人看了欢喜，唤众女使们来看，都道像得紧。夫人大喜，十分赞叹。因又对生哥道：“我先母蓝太太的真容，被我兄弟们遗失了，今欲再画一幅，争奈难于摹仿。我今说个规模与你，就烦你一画。若画得像时，更当重谢。”生哥领诺。夫人指着自已面庞，说那一处与我先母相同，那一处与我先母略异。生哥依她所言，恁空画出一个真容。却也奇怪，竟画得俨然如生。

夫人看了，拍掌称奇。一头赞，一头再看，越看越像，便如重见了母亲一般，不觉呜咽涕泣起来。生哥在傍见夫人涕泣，也不觉泪流满面。夫人怪问道：“我哭是因想念先母，你哭却是为何？”生哥拭泪答道：“妾幼丧二亲，都不曾认得容貌。今见夫人补画令先慈之像，因想妾身枉会传神，偏无二亲可画，故不禁泪落耳！”说罢，又流泪不止。正是：孤儿触景泪偏多，尔有母兮我独无。

纵使传神异样巧，二亲形像怎临模

夫人听说，问道：“我闻小娘子的母亲尚在，如何说幼丧二亲？”生哥忙转口道：“夫人听错了。妾自说幼丧父亲。”

夫人道：“我如何会听错？你方才明明说幼丧二亲。莫非你不是程寡妇亲生的？可实对我说！”生哥暗想：“花公是个有情义的人，我今就对他夫人实说来历，料也不妨。”因叉手向前说道：“夫人在上，当初我父亲蒙花老爷厚恩，今日在夫人面前怎敢隐瞒？但须恕我死罪，方才敢说！”夫人道：“又奇怪了！我与你家素不相识，我家当初有何恩？你今日又有何罪？”

生哥道：“乞夫人屏退左右，容我细禀！”夫人便叫女使们退避一边。生哥先说自己男扮女装，本不当直入内室，因不敢违夫人之命，勉强进来，罪该万死。然后从头至尾，把改装避难的缘故，细细告陈，并将妻子治娘的始末根由一发说了。夫人听罢，十分惊异。便请花黑进来对他说知其事，叫与生哥相见，花黑亦甚惊异。

正叹诧间，家人传禀说：“报人在外，报老爷原官起用了。”

原来此时海陵王因御驾南征，中途遇害。丞相业厄虎护驾在彼，亦为乱军所杀。朝中更立世宗为帝。这朝人主极是贤明，凡前日触忤了海陵王、业厄虎被杀的官员，尽皆恤赠，录其后人；其余被黜被逐的，都起复原官。因此花黑亦以原官起用。当下花黑闻此恩命，便对生哥道：“当今新主贤明，褒录海陵时受害贤臣的后人，廉谏议亦当在褒录之例。你今既为廉公之婿，廉公无子可录，女婿可当半子。至于令先尊题诗被戮一事，我当特疏奏白其冤。你不惟可脱罪，还可受封。”生哥谢道：“昔年既蒙恩相收葬先人骸骨，今日又肯如此周全，此恩此德，天高地厚。”说罢，倒身下拜。正是：得蒙君子垂青眼，免

使穷人陷黑冤。

生哥拜谢了花公夫妇，回到家中，说知其事。冶娘与颜权、王保俱各惊喜。花黑即日起身赴京。陛见时，即上疏白李真之冤，说：“他所题二诗，一是叹南朝无人，一是叹南朝未尝无人，只为奸臣所误，并无一语侵犯本朝。却被奸贪小人，朋谋陷害，非辜受戮，深为可悯。其妻江氏，洁身死节，尤宜矜恤。

况今其子生哥，现配先臣廉国光之女，国光无子，当收录伊婿，以酬其忠。”因又将王保感天赐乳，颜权梦神赐须之事，一一奏闻。世宗览奏，降旨：“赐生哥名存廉，授翰林待诏。封冶娘为孺人。王保忠义可嘉，授太仆丞。太监颜权召还京师，授为六宫都提点。”命下之后，生哥与冶娘方才改正衣装。一个大乳的苍头，一个长须的内相，也都复了本来面目。一时传作奇谈。正是：前此阴阳都是假，今朝男女尽归真。

众人受了恩命，各各打点赴京。生哥独上一疏道：“臣向因患难之中，未曾为父母守制。今欲补尽居丧之礼，庐墓三年，然后就职。”天子嘉其孝思，即准所奏。生哥遂同冶娘披麻执杖，至父母墓所，备下三牲祭品，望冢前拜奠。想起二亲俱死于非命，生前未曾识面，死后有缺祭扫，直至今日方得到土堆边一拜，哀从中来，伏地痛哭，哭得路旁观者，无不凄惶。有一曲《红衲袄》为证：徒向着土堆前列酒觥，恨不曾写真容留作记。纵则向梦儿中能相会，痛杀我昧平生怎认伊？想当初两月间无知识，到如今十年余空泪垂。除非是起死回生，一双双学丁令还灵也，现原身使我知。

王保闻得生哥夫妇都在墓所，便也于未赴任之前，备着祭礼，到墓前来设祭。那时王保冠带在身，及到墓前，即呼从人：“取青衣小帽过来，与我换了。”生哥问道：“这是何故？”

王保哭道：“我王保当初受主母之托，保护幼主。今日特来此复命。若顶冠束带，叫墓中人哪里认得？”生哥听说，不觉大哭。王保换了衣帽，向冢前叩头哭告道：“主人主母在上，小人王保昔年在苏州城中时，因急欲归报主母消息，未及收残主人尸首。及至主母死后，小人又急忙保护幼主，避罪而逃，也不及收殓尸首，又不及至墓前一拜。今日天幸，得遇恩赦，小人才得到此。

向蒙皇天赐乳，仙翁庇，我主仆二人得以存活。今幸大仇已报，小主人已谐婚配，又得了官职。未识主人主母知道否？

倘阴灵不远，伏乞照鉴！”一头拜，一头说，一头哭。从人见之，尽皆下泪。也有一曲《红衲袄》为证：想当初托孤儿在两月时，今日里纵生逢怕也难识。我若再换冠袍来行礼，教你墓中人怎认予？几年间变男身为乳姬，只这领

旧青衣岂是易着的。痛从前春去秋来，不能够一拜坟头也，禁不住洒西风血泪垂。

王保祭毕，才换了冠带，恰值颜权也来吊奠。王保等他奠罢，一同别了生哥夫妇，再备祭品，同颜权到双忠庙去拜祭了一番。颜权又将庙宇重修，神像再塑，然后与王保一齐赴京。

生哥自与冶娘庐墓。又闻朝廷有旨，着玉田县官为廉国光立庙，岁时致祭。生哥遂同冶娘到彼处拜祭了，复回墓所。三年服满，然后起身赴京，谢恩到任。

在京未久，忽闻塘报，赵州临城县有妖妇牛氏结连山寇作乱，势甚猖獗。你道那妖妇是谁？原来就是尹大肩之妻。尹大肩原系临城人，他存日恃着海陵王宠幸，作恶多端。近来被人告发，世宗有旨籍没其家。不想他妻子牛氏，颇知妖术，遂与其子尹彪，逃入太行山中，啸聚山贼作乱，自称“通圣娘娘”。

地方官遣兵追捕，反为所败。生哥闻知此事，激起一片雄心，说道：“此是我仇人的妻子，我正当手刃之！”遂上疏自请剿贼。天子准奏，命以翰林待诏兼行军千户，领兵三千前往临城，讨平妖寇。生哥奉旨，星夜督师前进。牛氏统领贼众，据着个险峻的高岭，立下营寨。方待要用妖法来迎敌，哪知生哥自有碧霞真人所传的剑术在身，便不等交锋，先自飞腾上岭，挥剑斩了牛氏并尹彪首级，然后驱兵直捣贼巢。贼众无主，逃者逃，降者降，寇氛悉平，奏凯回朝。天子嘉其功绩，升为中书右丞兼枢密副使，并追赠其父李真与其母江氏。

生哥感泣谢恩，归到私署。是夜即得一梦，梦见一个金幞绯衣的官长，一个凤冠霞帔的夫人，对生哥说道：“我二人是你父母。上帝怜我二人，一以文章被祸，一以节烈捐躯，已脱鬼录，俱得为神。不但受人主之恩，又膺天帝之宠。你可善自宽解，不消哀念我二人了！”生哥醒来，记着梦中所见父母的形貌，画出两个真容，去唤王保来看。王保见了，吃了一惊，说道：“与主人主母生前容貌，一般无二。”生哥大喜，便把来装裱好了，供养在家庙中。正是：忠贞既可格天地，仁孝犹能致鬼神。

王保做了三年官，即弃了官职，要去寻访碧霞真人，入山修道。竟拜别了生哥夫妇，仍旧怀了这粒银母灵丹，飘然而去。

生哥思念其忠，也画他一个小像，立于李真之侧，一样岁时展祭。又画碧霞真人之像，供养于旧日茅庵中，亦以王保配享。后来花黑出使海上，遇见王保童颜鹤发，于水面上飞身游行。归来述与生哥听了，知其已得成仙。颜权出入宫中，人都呼他为须太监，极蒙天子宠眷，寿至九十七而终。冶娘替他服丧守孝，也把他的真容来供养。这是两人忠义之报。

看官听说，人若存了一片忠心、一团义气，不愁天不佐助，神不（交力）灵。试看奴仆、宦竖尚然如此，何况士大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以这段话文，名曰《劝匪躬》。

卷八醒败类

两决疑假儿再反真

三灭相真金亦是假

诗曰：

无相之中相忽生，非非是是几回争。

到头有相归无相，笑杀贪人梦未醒。

此四句乃惺禅师所作偈语，奉劝世人凡事休要着相。大抵若相的人，都为着贪嗔痴三字。贪嗔总谓之痴，嗔痴总由于贪。

贪人之财是贪，贪天之福亦是贪。贪而不得，因而生嗔。

嗔人是痴，嗔天尤痴。究竟有定者不可冒，无定者不可执。知其有定，贪他做什么？知其无定，又贪他做什么？如今待在下说一段醒贪的话文，与众位听！话说后五代周世宗时，河南归德府城中有一个人，姓纪名衍祚，家道小康，年近四十，未有子嗣。浑家强氏，性甚嫉妬，不容丈夫蓄妾。只有一个婢子，名唤宜男，年已十六，颇有几分姿色。强氏恐丈夫看上了她，不许她梳好头，裹小脚。又提防严密，一毫也不肯放空。纪衍祚有个侄儿叫做纪望洪，正是他的亡兄纪衍祀所生。此人幼为父母娇养，不事生理，终日嫖赌，十分无赖。父母死了，做叔父的一发管他不下。其妻陈氏，有些衣饰之类，也都被他荡尽了。亏得他丈人陈仁甫收拾女儿回去，养在家里。纪衍祚见侄儿这般不肖，料道做不得种，便把立侄为嗣的念头灰冷了。哪知望洪见叔父无子，私心覬觐他的家产，只道叔父不看顾他，屡次来要长要短。及至衍祚资助他些东西，又随手而尽，填不满他的欲壑，诛求无厌。强氏因对丈夫说道：“只为你没有儿子，故常受侄儿的气。我前年为欲求子，曾许下开封府大相国寺的香愿，不曾还得。我今要同你去完此香愿，你道何如？”

衍祚道：“入寺烧香，原非妇人所宜。况又远出，殊为不便。

你若要求子，只在家中供养佛像，朝夕顶礼便了！”强氏听了这话，便要丈夫供起佛像来。不要木雕泥塑，定要将铜来铸，又要放些金子在内，铸一尊渗金的铜佛，以为恭敬。衍祚依她言语，将好铜十余斤，再加黄金数两在内，寻一个高手的铸铜匠人叫做容三，唤他到家铸就一尊渗金铜的佛像，其好似纯金的一般光彩夺目。强氏把来供在一间洁净房内，终日焚香礼拜，祈求子嗣。

看看将及一年，并没有生子的消息。衍祚老妻子不能有孕，心里便暗暗看

中了宜男这丫头。她虽不梳头，不缠脚，然只要她的下头，哪管她的上头；只要她的坐脚，哪管她的走脚。常言道：“只有千人做贼，没有千人防贼。”任你浑家拘管得紧，衍祚却等强氏夜间睡着了，私去与宜男勾搭。正是：任你河东吼狮子，哪知座下走青鸾。

从来惧内的半夜里私偷丫鬟，其举足动步，都有个名号：初时伏在枕上听妻子的鼻息，叫做“老狐听冰”；及听得妻子睡熟，从被窝中轻轻脱身而出，叫做“金蝉脱壳”；黑暗里坐在床沿上，把两脚在地上摸鞋子，叫做“沧浪濯足”；行走时恐暗中触着了物件，把两手托在前面而行，叫做“伯牙抚琴”；到得丫鬟卧所，扭扭捏捏，大家不敢做声，叫做“哑子相打”；恐妻子醒来知觉，疾忙了事，叫做“蜻蜓点水”；回到妻子床上，依着轻轻钻入被窝，叫做“金蛇归穴”。

闲话休提，且说纪祚衍虽然偷得宜男，却是惊心动魄，不能舒畅。正想要觅个空儿，与她偷一个畅快的，恰好遇着个机会。原来强氏因持斋奉佛，有个尼姑常来走动。那尼姑俗家姓毕，法名五空，其庵院与城南隆兴寺相近，因与寺中一个和尚相熟。这隆兴寺中有两个住持：一名静修，一名惠普。静修深明禅理，不喜热闹，常闭关静坐。惠普却弄虚头，讲经说法，笑虚男女，特托五空往大家富户说化女人布施作缘。因此五空也来劝强氏去听经。是时正值二月二十九日，观音大士诞辰，寺中加倍热闹。强氏打点要去随喜。衍祚本不要妻子入寺烧香的，却因有宜男在心，正好乘强氏出外去了，做些勾当，便不阻当。只预先一日，私嘱宜男，教她推说腹痛，睡倒了。至次日，强氏见宜男抱病，不能跟随，便只带家人喜祥夫妇跟去，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小厮兴儿，与宜男看家。衍祚初时也随着妻子一同入寺，及到法堂，男东女西，分开坐下，等候慧普登座讲经。衍祚便捉空从人丛里闪将归来，与宜男欢会一番，了其心愿。但见：老婆入寺，为看清净道场；丈夫归家，也是极乐世界。

一个化比丘身，对世尊五体投地；一个现欢喜相，把丫鬟两脚朝天。从前黑夜中，匆忙勾当，只片时雨散云收；如今白日里，仔细端详，好一歇枝摇叶摆。向怪作恶的龟山水母，并不放半点儿松；何幸好善的狮子吼佛，也落下一些儿空。仗彼观音力，勾住了罗刹夜叉；多赖普门息，作成了高唐巫峡。一向妻子坐绣房持咒，倒像替丈夫诵了怕婆经；今日老荆入佛寺听经，恰似代侍儿念了和合咒。全亏我佛开方便，果然菩萨会慈悲。衍祚了事之后，唤过小厮兴儿来，吩咐道：“大娘归时，切不可说我曾来家！”吩咐毕，悄地仍到寺前，恰好接着强氏轿子，一同回来。强氏并不晓得丈夫方才的勾当。

哪知宜男此会已得了身孕，过了月余，但觉眉低眼慢。强氏见得有些跷蹊，便将宜男拷问起来。宜男只得吐出实情。强氏十分恼怒，与丈夫厮闹。衍祚

惧怕妻子，始初不敢招承，后被逼问不过，只得承认了。强氏捶台拍桌，大哭大骂，要把宜男卖出去。正是：夫人会吃醋，吃醋枉吃素。

自己不慈悲，空拜慈悲父。

强氏自此每日辱骂宜男，准准地闹了一两个月。一日走进佛堂烧香，却对着这尊铜佛像，狠狠地数说道：“佛也是不灵的。我这般求你，你倒把身孕与这贱碑，却不枉受我这几时香火了！”一头拜，一头只顾把佛来埋怨。

却也作怪，强氏那日说了这几句，到明日再进佛堂烧香时，供桌上早不见了这尊铜佛。强氏吃了一惊，料必被人盗去。家中只有喜祥夫妇并兴儿、宜男四个人，强氏却要把这盗佛的罪名坐在宜男身上，好打发她出去。宜男哪里肯招承，强氏正待要拷打宜男，却早有人来报铜佛的下落了。那报事的乃是本城富户毕员外的家人，叫做吉福。原来这尊铜佛在毕员外家里。

你道是哪个盗去的？却就是喜祥这厮盗去的。他闻得主母对着佛像口出怨言，是夜便悄地将铜佛偷了，明早拿到毕员外家去卖了十两银子。这毕员外叫做毕思复，为人最是贪财。尼姑五空就是他的嫡堂姑娘，他常听得姑娘说：“纪家有个渗金的铜佛，铸得十分精美。”今恰遇喜祥盗将来卖与他，他便把贱价得了。家人吉福知道是喜祥偷来卖的，要分他一两银子，喜祥不肯，吉福怀恨，因此到纪家报信。及至纪衍祚问他盗佛的是谁？

吉福却又不肯实说。衍祚也八分猜是喜祥，只因喜祥是妻子的从嫁家人，妻子任之为心腹，每事护短，故不敢十分盘问。只将五钱银子，与吉福做了赏钱。再将银十两，就差喜祥到毕家去赎。吉福又私嘱喜祥道：“我在你主人面前不曾说你出来，你见了我主人，也切不可说是我来报信的。”喜祥应诺。见了毕思复，只说家中追究得紧，故此将银来赎。毕思复正贪这尊渗金铜佛买得便宜，不舍得与他赎去。心生一计，只推银色不足，要他去增补，却私与吉福商量，连夜唤那铸佛匠人容三到家，许他重赏，教他这样铸成一尊纯铜佛像，要与渗金的一般无二。

纪家补银来赎时，又推员外不在家，一连捺迟了好几日，直等容三铸假像来搠换了，然后与他赎去。那真的却把来自己供养。

正是：

贪金暗把奸谋使，奉佛全无好善心。

衍祚得了佛像，并不知是假的，依前供在佛堂中。

强氏见佛已赎还，那盗佛的罪名，加不得在宜男身上了，却只是容她不得，终日寻闹，非打即骂。衍祚看了这般光景，料道宜男难以容身，私与喜祥计议，要挽一个人来讨她去暗地养在外宅。哪知喜祥这奴才倒把主人的话，一五一十都对主母说了。强氏大怒，问喜祥道：“这老无耻恁般做作，叫我怎生对

付他？”喜祥献计道：“主母要卖这丫头，不可卖与小家，恐主人要去赎；须卖与豪门贵宅，赎不得的去处，方杜绝了主人的念头。”强氏听计，便教嘱咐媒婆，寻个售主。过了几日，尼姑五空闻知这消息，特来做媒，要说与侄儿毕思复为妾。原来毕思复也是中年无子，他的妻子单氏极是贤淑，见丈夫无子，要替他纳个偏房。五空因此来说合。强氏巴不得宜男离眼，身价多少也不论，但恐丈夫私自去赎了。五空道：“这不消虑得。”

我家侄儿曾做过本城呼延府尉的干儿，今在你官人面前，只说是呼延府里讨去便了。”强氏尚在犹豫，五空晓得强氏极听喜祥言语的，便私许了喜祥二两银子，喜祥遂一力撺掇主母允了。

乘衍祚下乡收麦不在家中，强氏竟收了毕家银十六两，叫他即日把轿来抬了宜男去。喜祥又恐宜男不肯去，却哄她道：“主人怕大娘不容你，特挽五空师父来说合，讨你出去，私自另祝”宜男信以为然，恁他们簇拥上轿，抬往毕家去了。衍祚归家，不见了宜男，问喜祥时，只说呼延府中讨去了。衍祚不胜懊恨，又惧怕老婆，不敢说什么，唯有仰天长叹而已！正是：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不说衍祚思念宜男，无计可施。且说宜男到了毕家，方知主母把她卖了，放声大哭，欲待寻死，又惜着自己的身孕。正没奈何，不想吉福打听得宜男是有孕的，便对主人备言其故，说道，“主人被五空师太哄了！”毕思复即请过五空来，把这话问他。五空道：“并没此事，是谁说的？”思复道：“是吉福说的。”五空道：“他因不曾得后手，故造此谤言，你休听他！”

思复将信将疑，又把这话对浑家说，叫她去盘问宜男。此时宜男正哭哭啼啼，不愿住在毕家，竟对单氏实言其事，说道：“我自二月里得了胎，到如今五月中旬，已有了足三个月身孕。”

今虽被主母卖到这里，此身决不受辱。伏乞方便，退还原主则个！”单氏将此言对丈夫说知。思复道：“我真个被五空姑娘哄了。今当退还纪家，索取原价。”单氏道：“他家大娘既不相容，今若退还，少不得又要卖到别家去。不如做好事收用了她罢！”思复道：“若要留她，须赎些堕胎药来与她吃了，出空肚子，方好重新受胎。”单氏沉吟道：“这使不得。一来堕胎是极罪过，你自己正要求子，如何先堕别人的胎？二来堕胎药最利害，我闻怀孕过了两月，急切难堕，倘药猛了些，送了她的命，不是要处，三来就堕了胎，万一服过冷药，下次不服受胎，岂不误事？不若待她产过了，那时是熟肚，受胎甚便，回来还有个算计。你一向艰于得子，她今到我家，若七个月之后就产了，那所产的男女便不要留；倘或过了十个月方产，便可算是我家的骨血，留他接续香烟，有何不可？”思复听了，点头道：“也说得是。”便把宜男改名子姐

，叫她在房里歇下。

宜男是夜恐思复去缠她，将衣带通缚了死结，和衣而卧。至黄昏以后，思复睡在浑家床上，忽然腹痛起来，连起身泻了几次。

到明日，神思困倦，起身不得。延医看视，医人道：“不但腹疾，又兼风寒，须小心调理。”单氏只疑丈夫夜间起身时，已曾用过宜男，或者害了阴症。哪知思复并不曾动弹，只因连起作泻，冒了些风，故两病交攻，直将息了两三个月，方才稍可，尚未能痊愈。宜男因此幸得不受点污，日日去佛堂中拜佛，愿求腹中之孕至十三个月方产，便好替旧主人留下一点骨血。这也是她不忘旧主的一片好心。有诗为证：侍儿含泪适他门，不望新恩忆旧恩。

况复留香原有种，忍同萍草去无根。

单氏见宜男日日礼佛，便指着佛像对她说道：“这尊铜佛，原是你旧主人家里来的。”宜男道：“我正疑惑这尊佛与我主人家里的一般，原来就是这一尊。但当日被人偷来卖在这里，我家随即赎归，如何今日还在？”单氏便把吉祥偷卖，吉福商量捌换的话一一说了。宜男嗟叹道：“我始初只道我主人佛便赎了去，人却不能赎去。谁知佛与我也是一般，只有来的日，没有去的日。

”因也把吉福报信讨赏钱的话，对单氏说了。单氏随即唤吉福来骂道：“你这不干好事的狗才，家主前日买了铜佛，你如何便去纪家报信？你既去报信，骗了纪家的赏钱，如何又撺掇主人捌换他的真佛？我若把你报信的事对家主说知，怕不责罚你一场！今恐他病中惹气，权且隐过，饶你这狗才！”

当下吉福被单氏骂得垂首无言，心里却又起个不良之念，想道：“既说我不干好事，我索性再走个道儿。”便私往铜匠容三家里去，与他商量，要他再依样铸一尊铜佛，把来捌换那尊渗金的来熔化了，将金子分用。容三应允，便连夜铸造起来。他已铸过这佛两次，心里甚熟，不消看样，恁空铸就一尊，却是分毫无二。吉福大喜，遂悄地拿去，偷换了那尊渗金的真佛，到容家来熔化，指望分取其中的金子。不想这尊佛却甚作怪，下了火一日，竟熔不动分毫。两个无计奈何，商量了一回，只得把这尊佛拿到呼延府里去当银十两，大家分了。正是：偷又逢偷，诈又逢诈。

行之于上，效之于下。

单氏与宜男并不知佛像被人偷换去，只顾烧香礼拜，宜男便祷求心事，单氏却祈保丈夫病体。谁想思复身子恰才好些，又撞出两件烦恼的事来，重复增玻你道为何？原来思复平昔极是势利，有两副衣妆、两副面孔：见穷亲戚，便穿了旧衣，攒眉皱目，对他愁穷；见富贵客，便换了好衣，胁肩谄笑，奔走奉承。他有个嫡堂兄弟毕思恒，乃亡叔毕应雨之子，为人本分，开个生药铺，只是本少利微，思复却并不肯假借分毫。那纪望洪的丈人陈仁甫，就是思复的母

舅，家贫无子，只生一女，又嫁女婿不着，自养在家，思复也并不肯看顾他。只去趋奉本城一个显宦呼延仰。那呼延仰官为太尉，给假在家，思复拜在他门下，认为干儿，馈送甚丰，门上都贴着呼延府里的报单。

三年前有个秀才毕东厘，向与毕思恒相知，因特写个宗弟帖儿，到思复家里来拜望。思复道是穷秀才，与他缠不得的，竟璧还原帖，写个眷侍教生的名帖答了他。毕东厘好生不悦。不想今年应试中了进士，归家候眩恰值呼延仰被人劾奏，说他私铸铜钱，奉旨着该地方官察报。思复恐累及了他，忙把门上所贴呼延府里的报单都揭落了。瞒着兄弟毕思恒，私去拜见毕东厘，要认了族兄，求他庇护。毕东厘想起前情，再三作难。思复送银二百两，方买得一张新进士的报单，贴在门上。不隔几时，呼延仰铸钱一事，已得弥缝无恙。毕东厘却被人劾奏，说试官与他有亲，徇私中式，奉旨着该部查勘。东厘要到部里去打点，缺少些使费，特央人到思复处告借百金。思复分毫不与，说道：“我前日已有二百金在他处，如今叫他除了一百两，只先还我一百两罢。”东厘大怒，遂与思复绝交。又过几时，东厘查勘无恙，依然是个新进士。本府新到任的金判卞芳胤，正是东厘的同年。

思复却为遣吉福出去讨债，逼死了一个病人，被他家将人命事告在金判台下。思复病体初痊，恐尸亲到家啰唆，只得权避于毕思恒家中，就央思恒致意东厘，求他去卞公处说分上。

东厘记着前恨，诈银五百两，方才替他完事。

思复受了这场气，闷闷而归，正没好心绪，又值尼姑五空来向他讨银子。原来五空当初曾将银百两，托付思复盘利，今见他为了官司，恐银子耗费了，后来没处讨，故特来取索。思复焦躁道：“哪见得我就还不起了，却这般着急？出家人要紧银子做什么？况姑娘的银子，侄儿也拿得的。我今竟赖了不还，却待怎么？”五空听说，嚷将起来道：“你怎说这般欺心的话？”

姑娘的银子好赖，出家人的银子，倒没得到你赖哩！”当下嚷闹了一回，单氏再三劝开。五空暗想：“我当初不把银子借与穷侄思恒，特把来付与富侄思复。只道万无一失，谁知今日富的倒这般欺心，却不反被思恒非笑么？”心中十分愤怒。她平日也常到呼延府里走动的，因把这话告诉了太尉的小夫人，方待要央她府里的人去讨。恰好思复又犯了一件事，正落在呼延太尉手里：时值秋尽冬初，思复到庄上养病，就便收租，有个顽佃叫做陶良，积欠租米不还，思复把他锁在庄里。哪知陶良的妻子却与吉福有私，吉福竟私开了锁，放走陶良，倒叫他妻子来庄里讨人；又指引她去投了呼延太尉。呼延仰正因前日有事之际，思复便撇却了干爷，心甚不乐。今日思复为了事，他便乘机包揽，也索要五百金，方保无虞。思复只得变卖些产业，凑得五百两奉送。又被

太尉于中除去一百两，还了五空，只算收得四百两。思复没奈何，只得把庄房也典了，再凑百金，送与太尉，方才罢休。思复气得发昏，扶病归家，又跌了一跤，中了风，成了个瘫痪之疾，卧床不起。可怜一个财主，弄得贫病交并。

当初向亲戚愁穷，今番却真个穷了。有诗为证：贫者言贫为求援，富者言贫为拒人。

一是真兮一是假，谁知弄假却成真。

思复卧病了四五个月，不觉又是来年季春时候，宜男方产下一个孩儿。自旧岁二月中受胎，至是年三月中生育，算来此孕果然是十二个月方产的了。单氏不知就里，只道她旧年五月中进门，至今生产恰好十月满足，好生欢喜。对丈夫道：“这是我家的子息无疑了。”思复在枕上摇头道：“这不是我生的。

我自从纳妾之夜，便患病起来，一向并未和她沾身。这孩子与我一些相干也没有。”单氏低言道：“你今抱此不起之疾，眼见得不能够养儿子的。你看如今周朝皇帝，也是姓柴的顶受姓郭的基业，何况我庶民之家，便将差就错，亦有何碍？”思复沉吟道：“且再商量。”又过了月余，为家中少银用度，只得将这尊铜佛去熔化，指望取出金子来用。不想熔将起来竟是纯铜，全无半点金子在内。思复惊讶，唤过宜男来问时，宜男道：“我当初亲见旧主人将黄金数两放入里边铸就的，如何没有？”

思复只疑当日捌换的时节拿错了，再叫吉福来询问。吉福道：“并不曾拿错。”单氏胡猜乱想，对丈夫道：“多应是神佛有灵，不容你捌换那尊真的，竟自己归到纪家去了。”思复听说，心里惊疑，愈觉神思恍惚。忽又闻呼延仰被人首告他交通辽国，奉旨提解来京，从重问罪，家产籍没入官。思复因曾做过他的干儿，恐祸及其身，吃这一惊不小，病体一发沉重起来。看看一命悬丝，因请母舅陈仁甫与兄弟毕思恒来，嘱托后事。指着宜男对二人道：“此人进门之后，我并不曾近她，今所生之子，实非吾子。我一向拜假父、认假兄，究竟何用？今又留这假子做什么？我死之后，可叫纪家来领了他母子二人去。我今只存下薄田数十亩，料娘子是妇人家，怎当得粮役之累？我死后，也求母舅作主，寻个好头脑，叫她转嫁了罢。所遗薄田并脚下住房，都交付与思恒贤弟收管。我一向虽不曾照顾得贤弟，乞念手足之情，代我料理粮役，我死瞑目矣！”说罢，便奄然而逝。正是：人当将死言必善，鸟到临终鸣也哀。

单氏哭得死去活来，仁甫与思恒再三解劝。单氏含泪道：“丈夫叫把宜男母子送还纪家，这还可听。至若叫我转嫁，此是他的乱命，我宁死不从！”思恒道：“嫂嫂若有志守节，这是极争气的事。凡家中事体，我自替你支持便了。”当日殡殓之后，单氏便将一应文书帐目交付思恒。又将自己钗簪之类，叫他估价变卖，营运度日。思恒便亲到乡间踏勘田亩，一向被吉福移熟为荒、作

弊减额的，都重新较正。又将变卖簪钗的银两，赎了几亩好田。单氏得他帮助，安心守节。只有宜男母子，未得了当。与思恒商议，要依丈夫遗命，退还原主。思恒道：“须得原媒去说。”单氏道：“原媒是五空师太。她因素银惹气之后，再不上门。如今怎又去央她？不若陈舅公与纪家有亲，就烦他去说罢。”思恒道：“如此却好。”单氏便请陈仁甫来，央他到纪衍祚家去说知其事，叫他快来领了宜男母子二人去。

正是：

不许旁枝附连理，谁知落叶又归根。

话分两头。且说纪衍祚自宜男去后，终日长吁短叹，与强氏夫妻情分渐觉冷淡了。纵然她屡发雷霆，怎当得冻住云雨。

强氏气恼不过，害出病来。病中怨恨奉佛无效，遂破素开荤。

病势日甚一日，医、祷莫救。不上半年，呜乎哀哉了。临终时还怨恨神佛无灵，吩咐衍祚将这尊铜佛熔化了，不要供养。有一曲《黄莺儿》单说那强氏平日奉佛，临终恨佛的可笑处：奉佛已多年，到今朝忽改前，心肠本与佛相反。香儿枉拈，烛儿枉燃，平生真性临终见。听伊言，声声恨佛，誓不往西天。

强氏死后，衍祚不肯从她乱命，仍将佛像供奉。又每七延僧礼忏，超及阴魂。七终之后，便有媒婆来说亲，也有劝他续弦的，也有劝他纳妾的。衍祚只是放宜男不下，想着：“这三个月身孕，不知如何下落了？”时常到呼延府前打听消息。原来呼延仰有妾倪氏，小字鸾姨，当呼延仰被逮之时，她乘闹里取了些资财，逃归母家。恰好毕东厘要娶妾，便娶了她去。衍祚打听差讹，把倪鸾认做宜男，只道她做了毕进士的小夫人，十分懊恨。不想陈仁甫来对他说了宜男母子之事，衍祚将信将疑。仁甫道：“我感亲翁平日间看顾小女之德，故特来报知。

你若不信，可就同到毕家去看。”衍祚便随着仁甫，到了毕家。

仁甫唤宜男出来相见。宜男见了旧主，泪流满面。衍祚见宜男手中抱着个孩儿，梳头缠脚，打扮齐整，比前出落得十分好了，又喜又悲。再抱过那孩子来看，只见左足上有一个骈指，衍祚大喜。原来衍祚自己左足上，也有个骈指。当下脱出来与众人看了，都道：“这孩子是他养的无疑！”次日，衍祚即取原价十六两送去，分外再加十两，酬谢大娘单氏保全之德。是夜便迎接宜男母子回家，两下恩情，十分欢畅。正是：去而复来，离而复遇。

后主却是前夫，新宠却是旧婢。

继父即是亲爹，假儿即是真嗣。这场会合稀奇，真个出其不意。宜男是夜把上项事一一细述。衍祚方知盗佛的是喜祥，与主母商量，瞒着主人卖宜男的也是喜祥，心中大怒。次日即唤喜祥来责骂了一场，把他夫妇逐出不用。另收

个家人叫做来宁，此人甚是小心谨慎，其妻也甚老成得用。又雇一个养娘，专一保抱孩儿。把孩儿唤名还郎，取去而复还之意。

哪知侄儿纪望洪闻了这消息，想道：“叔父一向无子，他家私少不得是我的。如何今日忽然有起儿子来？此明系毕家之种，怎做得纪家之儿？”便走到衍祚家中来发话，衍祚只不理他。望洪忿怒，竟将非种乱宗事，具呈本府金判卞公案下。衍祚闻知，也进了诉词，引毕家母舅陈仁甫为证。卞公拘齐一千人来审问，衍祚将十三个月产儿的事说了一遍。卞公再问陈仁甫时，也是一般言语。望洪只是争执不服，卞公命将还郎抱来，与衍祚当堂滴血，以辨真伪。说也奇怪，衍祚一点血滴入水盆内，凝在盆底下，先取别个小儿的滴下去，并不调和，及至还郎那点血滴下盆时，只见衍祚这点血冒将起来，裹住了还郎的血并成一块，堂上堂下众人见了，都道两人的是父子，更无疑惑。正是：是假难真，是真难假。

一天疑案，涣然冰解。

卞公审明了纪家父子，知纪望洪所告是虚，骂了几句，即时逐出。望洪好生羞愤，心里想要别寻事故，中伤叔父。过了年余，适值朝廷因钱法大坏，要另选好铜铸钱，降下圣旨：“凡寺院中有铜铸的佛像，都要熔来应用。民家若有铜佛像，官府给价收之，私藏者有罪。”当时朝臣有奉佛的，上疏说佛像不宜熔毁。周世宗御笔批答道：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即为奉佛。彼铜像岂所谓佛耶？

且朕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此旨一下，谁敢道个不字。看官，你道朝廷要铸新钱，自当收取旧钱的铜来用，何至毁及佛像？原来那时钱法坏极，这些旧钱纯是铅沙私铸，并没些铜气在内、所以毫无用处。有一篇讥笑低钱的文字说得好：号曰青蚨，呼云赤亥，虽有其名，全无其实。百兮不满寸，千兮不满尺。亲如兄兮用不通，母权子兮行不得。杜甫一钱看不来，刘宠大钱拣不出。孔褒见此可无论，和峤对此可无癖。

卜式输之宁足奇，崔烈入之何足惜。呼卢刘毅未以豪，日费何曾仍是嗇。十万腰缠轻若无，鹤跨扬州不费力。追念大公九府时，岂料凌夷至今日。

当下官府奉旨出示，晓谕民间，凡有铜佛像在家者，亲自赍赴官司领价。私藏不报者，即以抗旨论。纪望洪见了这告示，想起叔父有一尊铜佛在家，便又到金判卞公处，首告他抗旨私藏铜佛。卞公即差人拘纪衍祚到官询问，衍祚禀道：“铜佛是有的，但有金子在内，不是纯铜的。又且神灵显应，恐怕熔毁不得。故不敢报官。”卞公道：“怎见得神灵显应？”衍祚将毕家换去重来的一段话说了。卞公笑道：“不信铜铸的佛能自去自来。若果能如此，也不被人

偷了。可快取来熔化，熔出金子来，你自领去。”说罢，便着原差同衍祚去熔了来回话。衍祚不敢违命，只得同着公差将佛像去熔起来，却并不见有一些金子在内。衍祚惊得木呆。公差即押着衍祚，赍了所熔的铜，当堂禀复。卞公道：“我说佛像岂有自去自来之理，这都是你支吾之词。”衍祚叩头道：“毕家明明拗换，后来熔化时，却不见有金子。此是实情。”卞公沉吟道：“如此看来，一定毕家以假换真之后，又有人偷换他真的去了。”因问：“当时铸佛的铜匠是谁？”衍祚说出容三名字。卞公道：“只唤容三来问，便晓得那真的下落了！”当晚便差人拘唤容三。次日早堂奴手到，卞公再三究问，容三料赖不过，只提招出实情。说道：“此皆毕家吉福指使。”卞公道：“这佛若当在呼延府中，已经籍没入官，不可追究。今只拿吉福来，问他个欺盗之罪便了！”

说罢，正要出差拘提吉福，恰好毕家把叛奴盗逃的事来呈告。

原来吉福被毕思恒查出以前许多弊端，料道难以安身，竟于数日前私往乡间，冒讨了一船租米，不知逃往哪里去了。故此毕思恒遣家属来递状，恳求缉捕。卞公看了状词，一面出差缉捕，一面吩咐将容三押赴铸钱局里当官，不许放归，待缉获吉福面质明白，然后发落。衍祚给与铜价，释放宁家。

纪望洪本要中伤叔父，哪知卞公并不曾难为他，一发羞恼。

因又起个凶恶念头，思量要去拐盗那还郎，早晚常到衍祚门首往来窥伺。一日，衍祚替亡妻强氏举殡，宜男也同到墓所送葬，只叫来宁夫妇随去，将还郎交付养娘收管，与小厮兴儿一同看家。那时还郎已三岁了，当宜男早起出门时，他正睡熟，及至清晨醒来，不见了母亲，只管啼哭，定要兴儿抱去寻觅。

养娘骗他不住，只得叫兴儿抱他去门前玩耍。兴儿与他耍了一回，听得养娘在内叫道：“兴儿，你把小官人来与我抱了。你自上邻家取火。”兴儿应了一声，却待抱还郎进去，还郎哪里肯？兴儿只得把他放在门槛上，空身入内，到厨下去寻取引火的纸板。谁知纪望洪那时也假意要来送殡，起早地走来，却见还郎独自一个坐在门前，便起歹念，哄他道：“你要寻哪个？”

我抱你去寻。”那小孩子不知好歹，竟被他抱在怀里，一道烟走了。说时迟，那时快，望洪抱了还郎，穿街过巷，一霎时跑出城外。正走之间，劈面遇着了喜祥，叫道：“大舍，你抱这小官人到哪里去？”望洪知喜祥被叔叔责逐，必然不喜欢主人的，便立住了，把心话对他说知。喜祥道：“你来得正好。我自被逐之后，便去投靠了毕东厘老爷。他的小夫人鸾姨另居在庄上，离此只一二十里远近。前年那小夫人怀孕将产，恰遇毕爷选了京官，赴京去了。小夫人产了一女，却只说是男，使我到京中报喜。毕爷住在京师二年有余，目下大夫人死了，要接取小夫到京同祝小夫人急欲寻个两三岁的孩儿，假充公子去骗

主人，正苦没寻处。你若把这孩子卖与她，倒可得几两身价，我们两个同分何如？”望洪喜道：“如此最妙。”便与喜祥到饭店中吃了饭，抱着还郎一同奔至庄上。喜祥抱还郎与鸾姨看，鸾姨见还郎眉清目秀，年纪又与自己女儿相同，十分中意，便将十两银子买了。喜祥与望洪各分了五两，望洪自回家去讠。

鸾姨把所生女儿，命喜祥抱去寄养在庄后开腐店的王小四家，与他十两银子，吩咐他好生抚育，待过几时，设法领回。小四领诺。鸾姨自带了假公子，与喜祥夫妇起身赴京，不在话下。

且说那日纪家的养娘见兴儿空身入来，忙走出去看时，还郎已不见在门前了。慌得养娘急走到街上叫唤，并不见答应。

忙呼兴儿到两边邻舍家寻问，奈此时天色尚早，邻舍开门的还少。

有几家开门的，都说不曾见。养娘与兴儿互相埋怨，河头井里，都去张得到，更没一些影儿。慌乱了一日，到得夜间，衍祚与宜男归家，听说不见了还郎，跌脚捶胸，一齐痛哭起来。

正是：

璧去复归诚有幸，珠还再失待如何。

衍祚写着招子，各处粘贴，哪里有半分消息，眼见得寻不着的了。自叹命中无子，勉强不得。宜男因哀念孩儿，时常患玻看看又过了三四年，更不见再产一男半女。

衍祚因想起亡妻强氏，当初曾许下开封府大相国寺香愿不曾还得，或因这缘故，子息难招，便发心要去还愿。择下吉日，吩咐养娘与来宁妻子，好生伏侍宜男，看管家里，自己却带了来宁，起身往开封府去。在路行了几日，忽一夜，投一个客店歇宿，觉得卧榻上草褥之下累累有物，黑暗中伸手去摸时，摸出一个包儿，像有银两在内，便把来藏过。至天明打开一看，果然是一包银子。里面写道白银十五两，共九锭五件，银包面上有个小红印儿，乃是“毕二房记”四字。衍祚看了，想道：“这客人失落了这东西，不知怎样着忙？幸喜是我拾了，须索还他。”当日便不起身，住在店中等了一日，却不见失银的人来。衍祚暗想：“我若只顾住在此呆等，误了我烧香的事，如何是好？”沉吟一回，心生一计，把那包银子封好交付店主人，说道：“这包银两是一个姓毕的舍亲暂寄我处，约在此间店里还他的。今不见他来，或者他已曾来过，因不见我，又往近边那里去了。即日少不得就要转来。但我却等他不及，只得把这银子转寄贵店，我自去了。他来问时，烦你替我交还他，幸勿有误！”店主人指着门前招牌道：“我这里有名的张家老客店，凡过往客官有什东西寄顿在此，再不差误的。”衍祚大喜，便另自取银三钱，送与店主人，作寄银的酬仪。又叮嘱道：“须记舍亲姓毕，房分排行第二，不要认错了别人。”店主人接了

银子，满口应承。衍祚临行，又再三叮咛而别。

不则一日，来至开封府。那所在是帝王建都之处，好不热闹。衍祚下了寓所。到次日，那往大相国寺进过了香，在寺中随喜了半晌。回寓吃了午饭，叫来宁随着，带了些银两在身边，到街市上闲行，看些景致，买些土宜。闲步之间，偶然走入一条小巷里，见一个人家，掩着一扇小门，门前挂个招牌，上写道：“侯家小班寓”，只听得里面有许多小孩子歌唱之声。衍祚立住脚听了一回，歌声歇处，却闻得一个孩子啼哭甚哀，又闻有人大声叱喝。衍祚正听间，只见对门一个老者扶杖而立，口中喃喃他说道：“可怜这孩子也是好人家出来的，若遇个做好事的人收了他去，倒是一场阴德。”衍祚听说，便向老者拱拱手，问其缘故。老者道：“有个刑部员外毕老爷，讳东厘，是归德府人。他有个小夫人倪氏，叫做鸾姨，生下个公子，毕爷爱如珍宝。不想近日毕爷病故，鸾姨也死了。他家里大叔说这公子是抱来的，不是亲生之子。因此他家的大公子毕献夫竟自扶柩回乡，把这小孩子丢在京中。恰遇这对门教戏的侯师父，收养在家，要他学戏，他不肯学，所以啼哭。”衍祚闻言，惻然道：“我也是归德府人，与毕东厘同乡。待我收留了这孩子去罢。”老者道：“客官当真么？这是一件好事体。”衍祚道：“就烦老丈替我去说一说！”老者便扶着杖，走过大门，唤那姓侯的出来，对他说知其意。那人道：“这孩子既不肯学戏，我留他也没用。但我已白养了他三五个月了。”衍祚道：“这不难，我自算饭钱还你。”便向身边取出白银三两奉送。那人接了银子，欢天喜地，就去引出那孩子来，交与衍祚领去。衍祚又将几钱银子谢了那老者。然后叫来宁领着孩子，回到寓所，替他梳洗了一番。仔细看他的面庞，却与还郎的面仿佛相似。

问他年纪，说是八岁，算来还郎若在，也是八岁了。衍祚甚是惊疑。再细问他亲生父母是何人？孩子道：“我幼时失散，不记得了。只听得有人说，我是三岁时被人在归德府城中偷出去的。”衍祚听说，一发惊讶。

便去脱他的左足来看，却一样有骍指在上，不觉又惊又喜，抱着孩子哭道：“你就是我亲儿还郎了。你认得我父亲么？”

遂把以前失散的缘故对他说了。还郎才晓得衍祚就是自己的亲父。正是：再经失散悲何限，重得团圆喜倍常。

衍祚得了还郎，欢喜无限，即起身，赶回家中，说与宜男知道。宜男喜出望外，捧着还郎，相抱而泣。一向宜男为思念孩儿，常常患病，今既得还郎之后，身子渐渐好了。倒是还郎因在侯家受了些瞅唧，饥饱不时，又长途跋涉而归，身子有病，延医调治，才得痊愈。医生又写下个药方，教衍祚合一料丸药与他吃。衍祚依言，便往毕思恒店里去买药。原来思恒与衍祚虽存识面，却

不相熟，当下看了药帐，该价银二两。衍祚称银与他，却称错了，称了三两。思恒忙取出一两来奉还。衍祚谢道：“难得你这样好人。”思恒笑道：“我今还你这一两银子，何足为奇！我前日曾带十五两银子出去卖药，却遗失在一个客店里。两日后才去寻，以为必落他人之手。不想遇着个好人，竟把来寄与店主人，送还了我。可惜不曾晓得那人的姓名！”衍祚便道：“可是张家老客店里么？所失之银可是九锭五件么？银包上可是有”毕二房记’一个小红印的么？”思恒失惊道：“老丈如何晓得？莫非还银的就是老丈么？”衍祚笑道：“然也！”思恒忙跳出柜来，恭身施礼，叫伙计看了店，自己陪衍祚到里面堂中坐下，置酒相款。因问衍祚有几位令郎，衍祚道：“只有一子，年方八岁。”因把向来多蒙令嫂保全，后来失而复遇的话说了一遍。”思恒道：“此皆老丈盛德之报。”

因问令郎曾有姻事否？衍祚道：“还未！”思恒道：“小弟有一女，恰好也是八岁。意欲与令郎联姻，未识尊意若何？”衍祚道：“既蒙不弃，何敢推却。”思恒大喜。当下两人尽欢而别。衍祚回家，对宜男说知其事。宜男想起单氏恩义，也要与毕家联一脉亲，便叫衍祚去央陈仁甫为媒，择日下聘，两家行礼，俱颇丰盛。

却又动了纪望洪觊觎之心，走到陈仁甫家来说道：“我叔父一向所认的还郎，已不见了，合当立我为嗣。如何又到外边去寻个来历不明之子为子，岳父又替他做媒定亲？”仁甫素怪女婿无赖，由他自说，便不理他。望洪怀愤，又要到官司告理。

原来金判卞芳胤，向已去任，今又恰好升了本府太守。望洪又到他台下告状。卞公道：“此事我前已断过，如何又告？”望洪诉出上项情由，卞公即拘衍祚来审。衍祚备言还郎三岁失去，八岁复遇的缘故。卞公道：“有何凭据？”衍祚道：“有脚上骍指可证。”望洪便道：“天下有骍指的人也多，那见得毕刑部的假子就是叔父的亲儿？”卞公对衍祚道：“你前番以滴血辨出父子，如今可再与他滴血便了。”当下衍祚与还郎又复当堂滴起血来，却与第一次滴血一般无二。卞公道：“你二人是父子无疑了。但不知你的儿子，怎生到了毕刑部家里去。这个缘故，也须根究明白。毕刑部是我同年，待我请他的公子来问，即知端的。”便吩咐衍祚等一千人且暂退门外，待请毕公子来问了再审。卞公退堂，随即差人持名帖到毕乡宦家，请他公子毕献夫来会话。此时毕公子才扶柩归来，在家守制，忽闻卞公相请，不敢迟延，即刻来到府中。卞公邀入后堂，相见叙坐，寒温已毕，问起他所弃的幼弟，何由知是假的，有何凭据。毕公子遂将鸾姨以男易女的事，细述一遍，说道：“此皆家奴喜祥经手做的事，后来原是此奴说出，所以治年侄知其备细。只不知此儿是哪家的。”卞公

道：“如今喜祥何在？待我唤他来问。”毕公子道：“此奴近日因盗了先君遗下的一尊佛像，被治年侄追究了出来，现今送在捕衙羁候着。公祖年伯要他时，去提来就是。”卞公便问是何佛像，毕公子说出这尊佛像的来历。真个事有凑巧，原来他家的佛像，就是纪衍祚家那尊渗金的铜佛。当初吉福与容三当在呼延府中，却是倪氏鸾姨把来供在内室。后来嫁到毕东厘家，遂带了这尊佛去。鸾姨死后，这尊佛在毕公子处。喜祥又要偷他到别处去利市，不想才偷到手，却被同辈的家人知觉了，报知家主。毕公子大怒，即时追出佛像，把他送官究治，羁候发落。

当下毕公子说出缘故，卞公笑道：“原来这尊佛却在足下处。”便也把前年审问铜佛的事说了。毕公子道：“治年侄正待把这佛来纳官助铸。今承公祖年伯见谕，即当送来。”言罢，起身告辞而去。卞公即差人到捕衙，立提喜祥到来，与衍祚、望洪等一千人同审。望洪一见了喜祥，惊得呆了。卞公唤过喜祥来问道：“你旧主人之子，何由假充了新主人之儿？”喜祥初时不肯说出，后来动起刑法，只得招出纪望洪偷来同卖的缘由。卞公喝问望洪：“此事有的么？”望洪料赖不过，只得招承。卞公大怒道：“你两人一个以兄卖弟，一个以奴卖主，灭叔之侄，背主之奴，情理难容！”便将望洪重责三十，喜祥重责五十。责毕，又问喜祥道：“你既受小主母之托，暗地以男易女，后来为何又对公子说知？”喜祥道：“当初小主母原许小人重赏的，后来竟没有赏。

小主母与先老爷又都死了，因便将此事说出，指望公子赏赐。”卞公笑道：“你这奴才，总是贪心无厌。”因又问道：“你小主母把女儿寄在外边，那女儿却是毕老爷亲生的小姐，可曾教公子取回么？”喜祥道：“小主母所生小姐，寄养在腐店王小四家。公子曾差个人去取，那王小四已迁往宁陵县去了。

及自小人到宁陵县寻着他问时，不想那小姐已于一年前患病死了。”卞公道：“你这话还恐是假的。你旧主人的儿子可以盗卖得，只怕新主母的女儿也被你盗卖了。你可从实说来，真个死也未死？”喜祥道：“其实死了，并非说谎。”卞公摇头道：“难以准信，待我明日拘唤王小四来面问。”说罢，命将喜祥与纪望洪俱收监，听候复审定罪。衍祚叩谢出衙，只见毕思恒同陈仁甫都在府前探望。衍祚对他述卞公审问的言语，说到王小四家寄女一事，只见毕思恒跌足失惊道：“这等说起来，我的女儿就是毕乡宦的小姐了！”衍祚闻言，惊问其故。思恒道：“实不相瞒，我这小女乃是螟蛉之女。我因往宁陵县收买药材，有个开腐店的王小四，同着个人，也说姓毕，领着个女儿，说是那姓毕的所生，一向过继在王小四处。今因她母亲死了，她父亲要卖她到别处去。我见此女眉清目秀，故把十二两银子买回来的。”衍祚听说，便道：“既如此，不消等王小四来问，只须亲翁进去一对便明。”此时卞公尚未退堂，衍祚同

着思恒，上堂禀知此事。卞公随即唤转喜样来质对。思恒一见喜祥，说道：“当初卖女的正是此人。据他说姓毕，又说这女儿是他所生的。哪知他却是毕家的奴子，盗卖主人的女儿！”

喜祥那时抵赖不过，卞公转怒道：“恶奴两番卖主，罪不容于死了！”喝令将喜祥再重打一百棍，立时毙之杖下。纪望洪问边远充军。发落已毕，至次日，毕公子拿着那尊铜佛，又来候见。卞公收了铜佛，请他入后堂来，对他说道：“令弟虽是假的，既为令先尊所钟爱，还该看尊人面上，善处才是。如何辄便抛弃，太已甚了。令妹未死，却轻信逆奴之言，任其私自盗卖，更不留心详察，恐于孝道有亏。今毕思恒收养令妹为女，恰好又与足下的假弟作配。弟虽是假，妹夫却是真。可将银三百两送与令妹作妆奁，以赎前过。”毕公子听罢，逡巡惭谢，连声应诺。辞了卞公，便具名帖到纪衍祚与毕思恒两家去拜候，真个将银三百两送作妆奁。人皆服卞公的明断。正是：有儿既已明真伪，失女还能辨死生。

卞公既审了两家儿女之事，却将那尊渗金铜佛，唤铜匠容三来认，问他可是原佛。容三道：“正是原铸的佛一尊。”卞公道：“你前日说这尊佛熔化不得，今可当堂熔与我看。”容三依命，就堂安炉举火，熔将起来。真个奇怪，任你怎样烧他，只是分毫不动。卞公见了，咄咄称奇，吩咐不消熔化了，且放过一边。因对容三道：“佛便在此了，只是吉福尚未拿获。据你招称是吉福指使，又被他分了一半银子去，如今没有对证，难以定案。”容三未及回言，只听得府门外高声叫屈，卞公喝问是谁？快拿进来。一霎时，公差押着两个人来跪于堂下，二人未及禀事，只见容三指着内中一人连声喊道：“这个就是吉福。”原来吉福一向逃往虞城县，与陶良夫妇同住，改了姓名，投充了本县差役。后竟自恃衙门情熟，白占了陶良的妻子，赶逐陶良出去。陶良怀恨，料道在本县告他不过，等他奉差出外，在府城外伺候着他，结扭到府前来叫喊。当下卞公先推问偷佛一事，吉福一口招承。陶良又首他目下强占妻子，前日放他逃走，指引他妻子将假人命诈害主人，又拐去租米若干，种种罪状。卞公把吉福打了五十，也问边远充军。陶良昔日同谋，今方出首，也打二十，问了徒罪。其妻官卖。容三罚役已久，只杖二十，免罪释放。吉福去充军，来到半路，棒疮发作，呜呼死了。此亦是欺主之报。有一篇劝戒家奴的歌儿说得好：靠人家的，心肠休变。试问你头顶谁的屋？口吃谁的饭？

主人自去纳房税，完田粮，你只白白地住，白白地啖，还要时常嗟怨。怨道没什么摸，没什么赚，独不思“消灾经”也须念一念。怎的为公便懒，为私便剑有等没良心的，贪求无厌。

投了兴头的乡宦，便私扎囤，私诈人，十分大胆。假告示儿金惯，假图书

儿用惯，到得事发难瞒，拚着一顿板，再去过别船。

若还靠了膏粱子弟，市井富翁，又看他不上眼，公然背叛。管店的将货物偷，管当的把金珠换，管田的落租米，管屋的漏房钱，买办的无实价，收债的开虚欠。成交易，后手多，送人情，抽一半。及至主人有难，并不肯效些肝胆，反去做国贼，替别人通线，趁匆忙把资财诓骗。直待骨髓吸干，方才树倒猢猻散。

不知主人与你有什冤仇，这般样将他谋算？如此伤天理，总为着贪，岂知头上那亮亮的难遮掩。几曾见会竞钱的大叔发迹了多年？几曾见花手心的管家得免了灾患？倒不如守着老实，学司马的家奴，万古流传；行着好心，似阿季般义气，千秋称叹。

闲话休提。且说卞公既发落了吉福等一起人犯，即令人请了这尊渗金铜佛，亲自打轿，送到隆兴寺里来供养。此时隆兴寺里，只有静修和尚做住持，那讲经的惠普和尚已不在寺中了。

因有人说他与尼姑五空有染，五空产病而死，惠普惧罪，不知逃往哪里去了。正是：本谓五空空五蕴，谁知一孕竟难空。

只因惠普慈悲普，却令尼姑沐惠风。

当下卞公到了寺中，静修出来接见了。卞公指着那尊铜佛，对静修道：“这尊佛熔化不得，想佛家有灵，要借此感化朝廷。

今可权供在此，待我具疏奏闻，候旨定夺。”静修合掌禀道：“相公不消题疏。既有圣旨毁佛铸钱，那佛像本是幻形，岂有销熔不得之理，待贫僧熔与相公看。”卞公听说，将信将疑，即命左右安置炉火，看静修熔佛。静修令侍者将这尊佛放入炉内，一面举火，一面合掌宣偈道：佛本虚无，何有色相？假金固是假形，真金岂是真像？咄！

真真假假累翻多，从此捐除空碍障。

静修宣偈方毕，只见那铜佛登时熔化已荆卞公十分叹诧，因问道：“请问吾师，如何此像一向熔化不得，今日便熔了？”

静修道：“向因真假未明，故留以为质。今日真假既明，不必更留形迹矣。”卞公点头称善。便教将熔下来的铜付钱局应用，内中金子给还原主纪衍祚。吩咐毕，即打轿回衙。衍祚要将这金子舍与静修，静修辞谢道：“我出家人要金子何用？你只把这金去做些好事，便胜如舍与老僧了。大凡佛心不可无，佛相不可着。只因你将金铸佛，生出无数葛藤。自今以后，须知佛在心头，不必着相。”衍祚再拜领教。回到家中，果然把这金子去做了许多好事。后来纪望洪遇赦而归，抱病身故，衍祚收埋了他的骸骨。

又养老了侄妇陈氏。还郎毕姻之后，连生二子，衍祚将一子承继在望洪名

下，使哥哥纪衍祀的宗祧不至断绝。毕思恒亦将自己一子承继与嫂嫂单氏，报她不从乱命，一片贞心。又教单氏迎养陈仁甫于家中，终其天年。自此纪衍祚、毕思恒两家，俱各子孙繁盛，亦有贵显者，此是后话。当时好事的，单把辨人辨佛之事，编成几句道：于水验人，于火验佛。验佛验金，验人验血。验血不分，验金不灭。佛有三尊，子唯一孽。究竟幻形，化在转睫。存不终存，合岂终合。人相我相，总为虚设。众生寿者，镜花水月。

奈何世人，迷而不达。

看官听说：人有定形，佛无定相。形是无形，无相是相。

认起真来，假难混真；看得假时，真亦是假。试看讼假儿，盗假儿，卖假儿，买假儿，弃假儿，与夫铸金佛，怨金佛，偷金佛，换金佛，首金佛，如是种种，总为贪心所使。究竟妒妾之妻，欺夫之妾，灭叔之侄，弃弟之兄，背主之奴，以至忽是忽非之干爷，忽亲忽疏之远族，倚势取财之贵客，趋炎行诈之富翁，不守清规之僧尼，同谋分贿之佃户工匠，枉使贪心，有何用处？不若不贪的倒得便宜。诗云：“大风有遂，贪人败类。”

故这段话文，名之曰《醒败类》。